

南京中國史學
目叢書

六藝後論

衍署



南京中國史學會叢書

一、中國文化史 柳詒徵著 二册 五元

二、中國通史綱要 繆鳳林著 第一册二元
第二册二元六角

三、日本論叢 繆鳳林編著 二册二元二册

四、通史敘例 陳鼎忠合著 一册七角
會運乾

五、六藝後論 陳鼎忠著 一册一元二角

六、中國史論叢 繆鳳林編 第一册一元
(印刷中)

以上皆南京鍾山書局印行

七、蒲壽庚攷 陳裕菁譯 一册一元六角

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二十三年二月出版

六藝後論 一册

定價一元二角

版權所
翻印必究

著作者 陳鼎忠

校刊者 繆鳳林

印刷者 南京美吉印刷社

發行所 南京鍾山書局

南京中國史學會叢書

序

太史公孟子荀卿列傳。於孟子荀卿之箸書。皆明著其當時之環境。於孟子則曰。當是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於荀卿則曰。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箸書數萬言而卒。而又附著當時箸書者曰。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駟騶爽之徒。各箸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又曰。自如淳于髡以下。齊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云云。夫於孟荀則或曰退或曰嫉。而於當時之諸子則或曰以干世主或曰尊寵。然則孟荀之書。乃以之匡時救世。而當時之諸子乃將以之求寵。其相去不亦遠哉。然而至今孟荀之書。黍半具在。而當世之紛紛以求寵者。乃反泯焉無存。人之箸書。傳與不傳。固有幸有不幸。而亦貴夫卓然有以自樹立。不因循者哉。今之箸書言學者。亦紛紛盛矣。而要以新奇趨時。

尙者爲衆。是以人尙龜學。家究金文。擎一字之形。則古代明堂之制。儼如日擊。詰一字之謹。則秦近君三萬言之說。猶恨其少。漢宋之爭不已。進而爲今古文之爭。今古文之爭不已。進而爲僞經之辯。僞經之辯不已。進而有僞堯舜僞禹湯之說。近且老子屈原。亦無其人矣。浸假不將孔子孟子而僞之乎。不將劉邦項羽而無之乎。古人譏數典忘祖。今人乃數典疑祖矣。又進而數典無祖矣。或者又尊墨子爲聖人。而譏孔子爲國愿。高談諸子而芻狗六經。凡此之徒。蓋難指數。皆足譁世取寵。高門大屋矣。於此之時。乃有人焉發憤箸書。召學者而告之曰。六經不可廢也。古文尙書。尙不可疑。況堯舜乎。龜文出於奸人之手。國尙可賣。況龜文不可以僞乎。今江湖賣卜之流。務求敏捷。所書多僞體別字。藉令龜文雖真。出殷商亦不足以爲典要。其書務求匡昔儒之六弊。揀近人之四失。其言辯而博。其辭精而奧。淺學所不能卒讀。辟儒或病其逆耳。斯豈非卓然有以自信。不阿於世俗者之所爲乎。於乎。此吾家益陽天倪先生所箸之六藝後論是矣。其苦心孤詣。豈特遠紹高密。袞袞辭維聖學。其時則孟荀之時。其心則孟荀之心矣。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北流陳柱敬序。

自序

昔先聖發藏石室。籀繹寶書。溯繇邈於皇初。網散失於窮裔。蓋非獨以藩屏華胄。實欲衣被垓埏。故纂述六藝。同文同倫。大義微言。若揭日月。自梁木萎。頽卮言日出。辨生末學。覺起同門。於是外則六家紛馳。內則八儒異趣。罔惜道術之裂。不察古人之全。夫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明於本數。係於末度。莫備於經。秦黥城且不能燔。孔壁之藏。漢溺儒冠。不能廢。繇蕞之肄。斯文未喪。天意較然。自江都伸一統之議。茂陵黜百家之言。然後燭火熄於大明。聲教迄於絕域。宣元之代。進而彌文。經立博士者十。四士習矩步者三。千聖學重輝。此其嚆矢。爾後學者。或主家法。則有今古之分立。或主通學。則有許鄭之兼綜。或主立異。則有二王之別傳。或主伸釋。則有孔賈之義疏。或主窮理。則有朱學之守正。或主談空。則有王學之披猖。爰迄清初。經儒篤學好古。考詁据逸。發疑正讀。兩漢師說。微而復明。然物盛則衰。說窮則遁。繼此以降。雖審音辨形。信有發明。而標目炫奇。得不償失。提要經部總敘。列舉六弊。衡量前修。可云切至。余校論近今。復有四失。其間短長。可得而言。自

姚考僞書。閻攻孔傳。自云灼見。實爲憲言。崔述考信。罔有忌憚。莊劉妬真。彌肆狂辭。後生因利緣。以馳逐。司馬溫公論風俗。劄子云。新進後生。口傳耳剽。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識篇數。已謂周官爲戰國之書。讀詩未識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爲章句之學。讀春秋未識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今則甫聞經名。卽爭今古。未親簡冊。便語僞真。肆口謾詆。百倍曩初。吠影吠聲。俄徧天下。是曰盲瞽。述而不作。無取受命之符。信而好古。甯有改制之義。末學擬宣聖於瞿曇。齊四術於十字。謂事皆創作。道匪憲章。於是託古之說。由春秋而及尙書制法之談。推王制以至儀禮。其始欲以尊聖。其繼乃以滅經。猖狂黃吻。土苴琬琰。匪但疑堯舜爲一人。直欲等夏商於大素。是曰眚祥。冢墓之文。沿於晉代。金石之錄。著自宋人。遜清諸子。踵事增華。雕琢殘軀。揚摹餌餅。家藏影本。戶侈拓文。夫閻師傅錄。豈敵秘閣之儲。冶匠范甯。有斯籀之學。卽非贗器。亦屬駢枝。今則唐鈔而外來。墜簡於流沙。周銅以前。出甲骨。於洹水。欲藉以刊禮堂之定本。黜淩長之古文。飾智驚愚。是曰窮奇。格致誠正之術。大學首抉其微。學問思辨之功。中庸明立其目。導源者千聖。會極者尼山。故言學則文章。與性道兼行。成材則德音偕政。學俱備。乃或者謂智周。

萬物爲玄談。以結集羣經爲至詣。於是大成之元聖。遂夷於七略之國師。論雖賢於傳燈。識實同於窺管。是曰溝沓。凡茲四失。俱足亂經。而反道敗常。前二爲烈。若非辨章絕業。何由盪滌。侵氛。自記述經解以還。總論羣經者。官書有石渠議奏。白虎通德論。私家則劉向有五經通義及要義。曹褒張遐。均有五經通義。劉輔有五經通論。許慎有五經異義。而高密鄭公。擷擇羣言爲六藝論。總論以綱全經。分論以明各學。最爲士林津梁。今行世者。獨白虎通義。餘皆不傳。僅時時見諸別籍。夫索隱行怪。當世有述而譁衆取寵。儒者不爲是用。紹述高密。辨惑鈎元。雖崕嶮難擬。泰山而細流。實資江海。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乎。

六藝後論目錄

陳序

自序

卷上

開宗明義 一

載籍原始 二

宣聖訂修 三

及門紹述 四

漢儒傳授 五

建學設科 六

今古爭議 七

六藝後論 目錄

識緯流行 八

古學大著 九

通學代興 十

承制定經 十一

魏晉易制 十二

南北異學 十三

音學大明 十四

注義畫一 十五

卷下

宋學變古 十六

朱學窮理 十七

心學末流 十八

清儒復古 十九

改制駁議 二十

孔傳定讞 二一 此篇另印

異文炫奇 二三

研經方術 二三

儒效引義 二四

六藝後論卷上

益陽陳鼎忠天倪甫述

開宗明義

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蓋以吾國之興年逾億萬。一言一事之微。皆莫能究其原起。古聞之昔。昔聞之先民。固不能定其爲何世矣。余幼聞鄉閭之俚語。見兒童之戲具。以爲凡近。迨考之各筆記志乘。乃知多見於唐宋之時。其所始不得而詳也。長理清儒經詁。見其於宮室之圖。衣服之制。禮文度數之節。朗若列眉。服其考訂之精。推求其源。則多襲宋儒之說。而諱其名。而宋儒又受之於前人也。瀛海棣通。異族制度學說。輸入內地。而以故籍徵之。則其制固封建之餘習。其說亦多中古之譌言。今人目爲新奇可喜者。前人之所謂熟爛而可厭者也。玉檢金泥。久成灰燼。山崖屋壁。莫覓遺文。三古之書。存於漢者。千不逮一。以漢徵之於今。亦百不存一。後起之英。未見往籍。有所論述。自詡新知。余以隋志證之七錄。以七錄證之七略。其新著之書。與前之亡佚者。名目

性質多相符合。謂之續補則可。謂之創造則謬。乃知老彭之述而不作者。蓋以守藏之黃耆。遍讀金縢石室之書。實見其釐然大備。無可再作也。六籍之道宏矣。下走卑陋。無能爲役。惟平生之所兢兢自守者有三要義。一曰信古。二曰尊經。三曰述聖。謹述於左。

疑古者曰。山經標名伯益。而有漢時郡國內經。撰自岐伯。而有秦時言語。其他古籍亦然。是皆後人僞託也。周秦諸子多引黃帝顓頊之言。其文不雅馴。必非故訓也。應之曰。凡屬

古書。皆有後人增補。其曉然可見者爲真。其毫無間隙者反近於僞。今以其中有增補者。遂並其真者而疑之。則史記有褚少孫所補。亦可云非史公作耶。補書自署名、自少孫始、以前有此例、不得以

未署名爲辭、且往日雕印未行。書之流佈不廣。而諸子所引五帝之言。多相符合。知其必有所

受矣。愚以爲諸子之引軒頊者。固出於軒頊。其不引軒頊者。亦出於軒頊。譬之唐宋諸子。

其引孔孟者。固出孔孟。其不引孔孟者。亦出孔孟。蓋周秦諸子之於軒頊。與唐宋諸子之

於孔孟。其揆一也。余少時最服周秦諸子、以爲學雖不同、皆有聖人之才、及細閱之、惟老子詞約義該、不引證據、誠能遍讀古籍、求出公例、其餘皆前後錯雜、瑕瑜互見、始知諸

子皆普通人、不能自造學說、其精者皆古聖之言、莊子云。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古之

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鉏尹文聞其風而說之。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

風而說之。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說之。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說之。云聞而悅之。則非其自剏矣。道術之上冠以古而不名。蓋歷年。繇邈雖莊周不能知其世次矣。至言不雅馴。則上古之書固然。不能以孔孟範。軒頊也。使皆雅馴。孔子刪書。不始堯舜矣。更以詩徵之。十五國之地相距甚遠。而其詞句多同。同時之人必不相襲。蓋周詩詞句多取夏殷。如唐宋人之學六朝。時取六朝詞句入詩。故不期而合也。日新潮頃刻流布全國、由交通便而印刷行、人心若狂、古時無是、考呂氏春秋音初篇塗山女作候人兮猗。孔甲作破斧歌。有

娥二佚女作燕燕往飛。而毛詩有候人破斧燕燕等篇。則知三百篇名皆爲古譜。周人按譜而爲之。如今人之填詞然。如雨無正全篇、不見雨無正字、尤爲切證、呂氏言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蓋二南之節奏、皆從此出也、

準是而言。欲求吾國文化之源。固巧歷所不能計也。夸毗者流。依附西人。西人古無歷史。故探索混茫代。以掘地石骨銅鐵之期。由此而出。據其一端。非無偶合。而泛觀元會。則背戾滋繁。章氏信史言之綦詳。今迷信西人之臆測。毀棄故府之策書。證因頑石乞靈。枯骨其蔽一也。交通之廣。後盛於前。土宇版章。以次漸拓。依理推測。詎不謂然。而按諸實蹟。則未可概論。淺人必援部落兼并之例。執爲神皋啓疆之漸。謂堯典南交。非必越裳。禹

貢黑水不流。南海則何以漢拓西域而晉後僅存。江左唐極朔漠而宋末至保海航。三代華族

以前、時盛時衰、領土廣狹、至不齊一、與後世等、

考之內地多前通而後塞。

如四川之地、虞夏時為梁州、商周復成化外、故爾雅職方無梁州名、而蜀記有蓋叢

魚鳧等神話、宋章惇所平荆南諸蠻、四周皆文物鉅縣、惟中彈丸之地、獨為異類、蓋唐末政令不行、點者雄長其地、遂至於此、貴州之水族、雲南之蒙氏、亦同此例、

求之西史亦

古合而今分。

如馬其頓羅馬等國、古連跨三洲、今分為多數國、與古分後合之說正相反、

不識朝菌之晦朔妄論冥靈之春秋其

蔽二也。人類演進誠有往例。然在物質為多。在哲理為少。即論物質亦或遞相消長。互有

得失。

說詳章氏信史下

至於文野殊趨彼此異致。同土即有區分。異洲猶難比數。

如苗族先於漢族、而終古不進化

、不能因苗族未進、謂漢族亦未進、

今以希臘文化起於晚周。遂謂子商以上華人亦猿狉無文。是稚子而非者。老舉暴富以例世家。縱可夷神州於三島。豈宜等新陸於大秦。其蔽三也。因西歐文明起於晚周

、遂謂周以前中國之文化、皆係偽造、不如據同洲之日本文化、始於李唐時、謂中國李唐以前之歷史、俱係偽造、且新大陸之美國、歷史不過二百年、亦可據此為歐洲二百年以前文化、皆係偽造矣、某

氏言歷史、以詩為主、謂毛詩所無者皆偽、不知毛詩三百篇之於周、猶唐詩三百首之於唐、唐詩三百首無高祖太宗、亦可據此謂唐無是人耶、其陋若是、洵可歎也、吁欲為類彼之

螟蛉先為毀室之鷓鴣不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即謂他人父亦將莫我顧矣

惑經者曰周官晚出林孝存譏其瀆亂何劭公詆為陰謀易之繫辭永叔疑焉至明梅鷲

攻古文尙書清閻百詩加以疏證孔書之偽幾成定讞是經不盡真也疑古惑經劉知幾

首先發難。爾後蘇軾譏書之盾。征顧命。王安石詆春秋爲斷爛朝報。元王柏且有書疑詩疑矣。是經不盡可信也。應之曰。楊子雲云。羣言淆亂。必折諸聖。聖人之所以述經者。卽爲折衷羣言之故。今反以羣言淆經。可乎。子玄未窺碩意。子瞻未諳禮制。指譏顧命燭火之熒。無傷大明。安石忌孫莘老之書而爲是言。原非本意。王柏小兒。乃敢議經。唾天適以自污矣。至疑經中有僞。雖意與此殊。而失亦相等。如說卦三篇。隋志云得於河內女子。義誠未醇。歐陽子乃並疑繫辭過矣。林碩之說。鄭君已辭而闕之。今不復辨官禮之與國策。文辭高下。旣隔天淵。體例流別。亦如冰炭。辨方分職。有何陰謀。誚爲戰國之書。直同戲論。若謂漢儒所作。則西漢言禮。首推叔孫。綿叢所肄。止及朝儀。其他經儒欲草一明堂封禪之制。而不能就。烏有餘力以造周禮一也。彼作僞者。六官已造。其五何獨憚於冬官。且獻王固購以千金矣。挾策而往。輦金而歸。豈不甚快而欲造考工記以補之。考工之難。過於冬官。旣乏籛金之樂。而有辨器之苦。人非至愚。孰肯爲是。二也。清儒汪容甫周官徵文云。逸周書職方解。卽夏官職方職文。據序在穆王之世。云王化雖弛。天命方永。四夷八蠻。攸尊王政。作職方證一。藝文志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

大宗伯之大司樂章。證二。大戴禮朝事。載秋官典瑞。大行人。小行人。司儀。四職文。證三。禮記燕義。夏官諸子職文。證四。諸庶字通內則食齊視春時以下。天官食醫職文。春宜膏豚膳羔。獾以下。庖人職文。牛夜鳴則瘡以下。內饗職文。證五。詩生民傳。嘗之日蒞卜來歲之芟以下。春官肆師職文。證六。凡此諸職。官世守之以食其業。周衰官失其守。而師儒傳之。繫之於六藝。傳習甚明。陳澧於汪氏六條之外。又得四條。一禮記雜記下贊大行曰云云。鄭注云。贊大行者。書說大行人之禮者名也。孔疏云。周禮有大行人篇。舊作記之前。有人說書贊明大行人之事。謂之贊大行。二郊特牲縮酌用茅明酌也。疏云。此一節記人總釋周禮司尊彝沛二齊及鬱鬯之事。三攷工記賈疏云。此記錄衆工。本擬亡篇六十而作。四大司馬中冬教大閱。羣吏聽誓於陳前。鄭注云。月令季秋。天子教於田獵。以習五戎。司徒搢扑北面以誓之。此大閱禮。實正歲之中冬。而說季秋之政。於周爲中冬。爲月令者失之矣。賈疏云。呂不韋以爲此經中冬。爲周之中冬。當夏之季秋。是失之矣。據此四條。周禮若非周室典制。作禮記者何必贊之釋之。作攷工記者何必擬之。且呂不韋作月令。本於周禮而猶有失。則周禮必遠在呂不韋之前。此皆足徵周禮是周典制。三也。其制度間與諸書不

協者。鄭樵云。孫處言周禮之作。在周公六年居攝之後。書成歸豐。而實未嘗行也。蓋周公之爲周禮。亦猶唐之顯慶開元禮。唐人預爲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實未嘗行也。惟其未經行。故僅述大略。待其臨事而損益之。故建都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子合。設官之職。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凡此皆預爲之。未經行也。愚則以爲匪但未行。而書實亦未完。蓋周公攝政。必因革殷制。草具臨時之法。其後欲整齊畫一。更爲一制。冬官未成。而公薨。漢代購之不得者。非民間故匿之原無此篇也。然由此愈可證其非僞矣。古文尙書出於孔壁。而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承詔作傳。雖未立學宮。然其傳固未嘗絕。漢書儒林傳云。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又倪寬亦安國弟子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名譚庸生授清河胡常。常授虢徐敖。敖授王璜。平陵塗惲。惲授河南桑欽。此其授於外者也。按安國初受經於伏生。今古文俱通。古文未立學宮。其爲博士時所授者止於今文。至爲諫大夫。始以古文私授都尉朝等。以未立學。故傳古文者多不顯。胡常爲博士。以明穀梁春秋故。至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爲國師。璜惲等始皆顯云。後漢書孔僖傳云。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尙書。按安國生邛。邛生仲驩。家語世敍云。仲驩子立。善詩書。與劉歆友善。嘗以清議貶師丹。歆欲立古文。爲丹等所距。故立以清議貶之。連叢子又載僖子季彥云。先聖遺訓。壁出古文。臨淮傳義。

可爲妙矣。而不在科策之例。世人固莫識其奇矣。賴吾家世世獨修之。與傳言合。此其傳於家者也。魏晉之際。皇甫謐鄭冲傳之。未知其所受虞書題篇正義。引晉書云。非今行世晉書晉太保

公鄭冲。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卽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汝南郡守子梅賾。字仲真。又爲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夫以帝王經世之典。宣聖刊定之書。外遭焚燬。內經蟬蠹。掇拾補苴。僅存其半。而又一罹巫蠱之厄。運再遘博士之排擯。至終漢之世。湮沒不彰。可云酷矣。幸而梅仲真上其書。孔穎達疏其義。遂以大行於世。稍知經術者。應如何保存護惜。而宋以下。陋儒復從而詆擊之。吳械首發難端。朱子弗能辨。而附和之。吳澄梅鶯歸有光。郝敬羅敦仁。父子之徒。淺陋不學。以妄飾愚。射日答天。亦固其所。然井底蛙鳴。聞者猶寡。迨清閭若璩。強挾朱子之勢。簧鼓天下。顧亭林朱錫鬯黃太冲。初雖不信。久亦漸爲所惑。後生紛靡。莫知適從。姚際恆錢煌程延祚。惠棟江聲王鳴盛。段玉裁孫星衍。劉逢祿龔自珍。宋翔鳳陳喬樞。丁晏魏源。諸人紛然而起。拾百詩之唾。餘蔑三古之彝訓。見他書文義。與經同者。則曰作僞者。剿襲其詞。文義稍異者。又曰故歧。出之以泯其迹。取塾師評文之態。訶詆典謨。用酷吏鍛鍊之。

法。誣。陷。聖。哲。江。藩。至。謂。不。知。古。文。之。僞。者。不。入。漢。學。小。人。之。無。忌。憚。至。是。極。矣。然。乾。坤。不。

熄。經。終。不。燬。朱。子。固。晚。覺。其。非。陳。季。立。亦。明。斥。其。妄。清。儒。如。陸。隴。其。方。苞。齊。召。南。趙。佑。王。

植。翁。方。綱。趙。翼。張。九。鐔。林。春。溥。陶。銳。等。咸。能。力。持。正。議。以。挫。邪。鋒。但。未。能。窮。流。溯。源。峻。其。

墉。郭。阮元輯經解、雖收尙書後案尙書集注音疏等書、然實不信僞古文說、其。傑。然。衛。經。成。為。專。箸。者。首。推。蕭。山。毛。奇。齡。古。文。尙。

書。冤。辭。八卷踵。是。而。興。者。會。稽。茹。敦。和。有。尙。書。未。定。稿。二卷巴。西。王。劼。有。尙。書。後。案。駁。正。二卷丹。

徒。張。崇。蘭。有。古。文。尙。書。私。議。三卷丹。徒。謝。庭。蘭。有。古。文。尙。書。辨。八卷黃。岡。洪。良。品。有。古。文。尙。書。

辨。惑。十八卷及。析。疑。一卷商。是。卷。一卷剩。言。一卷三。書。三書均冠古文尙書字江。夏。吳。光。耀。有。古。文。尙。書。正。辭。三十卷

宏。農。張。諧。之。有。古。文。尙。書。辨。惑。二十二卷、據倫明續書樓讀書記、言未見者、又有江賓谷尙書私學、周松藹訂閣、梁九川尙書條辨三書、根。據。經。

傳。句。櫛。字。比。邪。說。詖。辭。破。除。無。遺。而。光。耀。良。品。尤。能。批。卻。導。窾。諫。然。理。解。積。年。翳。障。一。掃。

而。空。遺。經。大。明。如。日。中。天。矣。諸家學說、略見孔書定讞篇、此。外。如。崔。述。考。信。錄。時。有。悖。語。康。氏。僞。經。考。

專。肆。狂。狃。惟。庸。故。妄。等。諸。自。檜。以。下。可。也。

傳。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逾。焉。今。之。非。聖。無。法。者。一。朝。成。市。悠。悠。之。口。祇。以。自。絕。固。非。君。

子。所。屑。斥。矣。其。近。理。者。復。有。二。說。章。學。誠。原。道。云。自。有。天。地。而。至。虞。夏。商。周。跡。既。多。而。窮。

變通久之理亦大備。周公以天縱生知之聖。適當積古流傳道法大備之時。是以經綸制作。集千古之大成。創制顯庸之聖。千古所同。集大成者周公所獨。若孔子則不過學周公而已。周公之外無所謂學。蓋緣唐初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之意。而爲此言。其校讎通義。次原道以宗劉。章太炎氏亦云。孔子沒。名實足以相抗者。漢之劉歆。又云、書布天下功由仲尼、其後獨有而已。二章論雖少異。而其謂孔子之功。不過整齊故事。則一此一說也。自莊存與劉逢祿

倡公羊之學。素王改制。遂爲學子所豔稱。吾湘皮錫瑞氏起而張之。謂王制爲改制之書。六經皆孔子所作。孔子以前不得有經。猶之李耳既出。始著五千之言。瞿曇未生。不傳七佛之論。踵其事而增華。則有附益讖緯。旁證夷裔。而以孔子爲教主者矣。此又一說也。夫作者效實。述者儲能。方其儲能。卽爲效實。靜翕動闢。互爲因果。非有等差。嚴言之卽巢燧。羲軒皆有所因。述而非作。寬言之則九家者流皆有所明。亦作而非僅述。六籍之始。統紀不明。義例未一。迨尼山修訂。成一家言。傳諸名山。布之天下。始煥然大明。前章泥於述而不作之言。而不知述卽爲作。蔽於官學之說。而不知私學愈於官。此其所以失也。後章云。自老聃寫書徵藏。以貽孔氏。然後竹帛下庶人。六籍既定。諸書復稍稍出。金匱間。民以昭

蘇不爲徒役。九流自此作。世卿自此墮。朝命不擅威於肉食。國史不聚殲於故府。故直諸夏覆亡。雖無與立。而必有與斃也。不曰賢於堯舜奚可哉。其申明私學之善。識過前章遠矣。然孔子之道。固不外夫六經。若其開物成務。彰往而察來。範圍天地而不過。放之四海而皆準者。實有精義入神之妙。用參贊化育之功。能識大識小。存乎其人。徒玩章句而以部次綴緝。尊孔氏是猶未免於藩鬪之測。天井蛙之語海也。西裔所云宗教。吾國上古誠有之。自重黎分職。絕地天通。九黎巫風。斬焉不續。後若墨子之敬天明鬼。稍具此儀。孟子推其流弊。斥爲禽獸。是宗教固儒家所能絕。惡者今乃欲以此誣孔子乎。請略言之。夫宗教儀式。雖家自爲方。而共同者亦有數端。一教所由創。直受於天。或稱單生之兒。或云主祀之僕。神靈首出。前無所因。侈談瑞異。以神其事。其尤黠者。則等視人天。自詡獨尊。如是我聞。主一無適。二詭設天堂。廣闢淨土。誘人以來世之福。永生之樂。三建立法嗣。統一徒衆。總持教權。橫行天下。若吾宣聖。誕降緯書。所紀洵多祥符。而經傳所明。絕無怪異。其爲道也。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非由自創。其稱天也。取以證道。而非用爲救主。其教人也。始於格致。終於治平。獨善兼善。修己治人。而非藉以求生。天之福。免輪迴之苦。雖兩楹夢奠。游

夏之倫欲立有若近似法嗣然終格於曾子議不得行今試舉六經所言與創世記涅槃經相較稍識字者皆能判別彼利用孔教之徒自欺欺人其情固可睹矣或曰孔子既非宗教然則與希臘七賢同乎曰東西二土民族不同歷史迥異西方民智相若雖有賢哲絕無聖人其文化循序漸進有跡可尋學術旁嬾不成直系中國不然含生雖同度量絕異泰山邱垤未足以喻神聖挺生修道立教師表萬世曲成不遺一系相承蔚爲宗國固不可以常理論也吁世衰道微邪說並作荒經蔑古浸至非聖剝廬之懼怛於心然碩果不食終必反下倘風雨君子惠然肯來則匪獨斯文之幸亦神明之胄所倚以託命也

載籍原始

春秋元命苞云天地開闢至春秋獲麟之歲凡二百二十六萬七千年分爲十紀九頭紀、二五龍紀、三攝提紀、四合維紀、五運通紀、六鉞命紀、七循蜚紀、八因提紀、九禪通紀、十疏佗紀夫十紀而得二百餘萬年則一紀當得二十餘萬年而據丹壺書所稱歷世多者不過數十如因提紀六十八世、禪通紀八十八世是非其實矣蓋元命苞之所謂紀猶釋氏之所謂劫釋氏言過去四劫、今賢三劫一劫云者民族文化自爲起訖與他劫絕不相通

橫言之如八大行星然
人民禽獸莫能相通

邵氏皇極經世謂之一元元紀、劫三其實一也。一大劫間。又分無數小

劫。循環往復。周而復始。譬之歲時。小劫猶一晝夜也。大劫猶一寒暑也。如中國義皇以前、文

劫之前、在本準此爲例。循元命之意。黜丹壺之謬。周、屬疏佗紀、按黃帝文化、實源於史皇、何能

別爲二紀、今斷自史皇氏始、訖於文化消滅之日、同屬疏佗紀。則載籍之始。有可言焉。中國自史皇作圖。即有初文。蒼頡有二、

一爲黃帝左史、世本言史皇作圖、圖卽象形指事單文、在伏羲前、丹壺書列於禪通紀之首、所云蒼頡一

世、卽史皇蒼頡也、後黃帝左史、紹述其業、亦因其號爲蒼頡、世本言蒼頡作文字、荀子好書者衆矣

、而蒼頡獨傳者一也、卽左史蒼頡也、說文序謂黃帝史蒼頡始造書契、非、秦李斯作蒼頡、則蒼頡又爲字書之通名矣、伏羲畫卦稍具哲理、易傳言庖羲氏作八卦

萬物之情、其爲最高哲理可知、宋楊萬里乃謂八卦爲初形文字、近今據之、以擬巴比倫楔形文字、謬極、神農教稼穡。修城郭。盡變畋漁游牧之制。

始易野而文。歷八世至黃帝紀。尸子神農傳七十世、春秋命歷序及通鑑外而制度大備。弓矢舟車

宮室衣裳之屬。增華加厲。勿俟論矣。其精者如造南針。以定準。望釐六書。以統文字。取嶮

竹以正律呂。爲內經。以究息脈。作渾儀。以齊歷象。鑄貨幣。以利交易。凡所以察百官而治

萬民者。無乎勿具。拔山通道。方行天下。東至海。西至崆峒。南至江。北逐鞏。粥。華族版圖之畫

野分州。經土設井。取乾坤之象。垂衣裳之治。此文明之第一期也。自少昊以逮顓頊。更數

十世劣能自振。史記謂黃帝少昊顓頊帝嚳堯舜相繼、按左傳言高陽氏才子八人、高辛氏才子八人、世濟其美、以至於堯、則非相承可知、命歷序言黃帝傳十世、少昊傳八世、顓頊傳

二十世、或云十世、帝嚳傳堯舜有作、創制顯庸、繼以大禹、三聖同揆、建學明倫、緝禮裁樂、

內立九官庶績畢舉、外奠九州府事、聿修巍巍成功、煥有文章。此文明之第二期也。孔子稱堯

煥乎其有文章、又言周郁郁乎文、知唐虞文明、與周正等、夏商不得擬、夏啓嗣位、文德浸衰、商湯革新、僅堪守府、繇延千載、闕焉

寡聞、爰逮文王公旦始宏作述、布在方策、郁郁彬彬。此文明之第三期也。此三期者、文物

聲名不相上下、而後儒論世、輒謂後盛於前、斯何故歟。蓋前之二期、文藏史、歲未有好古

之聖、與爲傳、佈簡帛、蠹壞不可復識。荀子所謂文久而絕、法度久而滅也。就其散見百家

者言之、伏羲有十言之教。左傳定四年正義引易云、伏義作十言之教、炎帝有禁、羣書治要六韜虎韜、管子

有文、漢食貨志、開元占經、同、有經、博物志引有頌、莊子天運引有頌、黃帝之辭、見於萬機論

者一、其臣再嫁六韜。一者階於、應同篇芒芒味味、去私篇聲禁重、闔道篇帝無常

子新書。二政語道若川谷之水、列子二力牧云、至道不可以情求、又告天志、於伯高有問、管子黃帝問、

北門成有答。莊子北門成、問於黃帝、於顯頊有誨、呂氏春秋序意、嘗得黃帝、其別有銘、一巾幾銘、見路史疏、

帝作巾機之法、即此、一金人銘、見說苑敬慎篇、嚴可均云、此銘舊無撰人名、觀太公陰謀太公金匱、知即黃帝六銘之一、金匱僅載銘首二十餘字、今取說苑以足之、有戒、一意林引

、武王問五帝之戒、太公曰黃帝云、一路史疏乞紀、黃帝用作戒於丹書云云、韓非子揚權引末五語、有占、御覽八百七十二引、春秋考異郵、黃帝將興

類聚、引作有法、黃帝用兵要法、八二十一、二十二均引黃帝兵法、有訣、五行大義第五篇、引黃帝用兵

要訣、御覽三百三十八、引出軍訣、此外尚有數條、莊子黃帝問廣成子一條、見大隗一條、知問黃帝一條、秦一雜子

黃帝召天老一條、則史記所謂搢紳難言者也、顓頊之道、傳夫尙父、大戴禮、武王踐阼、召師尙父而問

曰、在丹書、嚴可均曰、昔帝各本作黃帝、今從聚珍本、學記疏云、檢大戴惟云帝顓頊之道、無黃字、其法述於淮南、齊俗訓、顓頊之法、婦人不辟

誼新書述顓頊及帝嚳之言各二、其論至精、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一條、功莫美於去惡一條、帝

條、堯舜之言、述於賈子者各一、堯曰吾存心於先古、舜曰緣道者之辭而與爲道一條、德莫高於博愛人

伐宗賸胥敖一條、又荀子一人情如何一條、尸子一事天云云、呂氏春秋上農篇、又兩述后稷

別記堯讓許由之辭、荀子一人情如何一條、尸子一事天云云、呂氏春秋上農篇、又兩述后稷

教農之辭也、上農篇、所以務耕織者以爲本教、堯刻壁東沈於洛之詞、有戒、問訓、引

戰戰兢兢云、其民有謠、列子載康、有歌、擊壤之歌、舜有南風之操、見尸祠田之辭、文心雕龍祝盟篇

鸞軒之詠、見尙書大傳、舜倡卿雲一章、八伯進明、文采益斐然矣、呂氏春秋以普天之下、禹之政語

見於賈子、賈誼新書修政篇引、民無食也一條、禁令著於周書、禹之禁、其別有箴、周書文傳、引夏箴凡二、中不

年之食一條、又引開望土廣無守一條、嚴可均據北堂書鈔編於夏箴後、有銘嚮子夏禹為銘於奠簋、有祠六沚之文尙書大傳引、其衰也帝相有源

水之咏釋史引、古琴疏亦夏聲之遺也、湯之興也有解網之祝賈誼新書七、桑林之禱墨子兼愛下荀子大略篇於見諸

侯有誓周書殷祝湯即天子位與諸侯誓云云於嫁妹有辭困學紀聞一京房引湯嫁妹之辭、有如日似火之論賈子湯曰學聖王之道者條、有藥

食藥言之訓賈子湯曰藥食嘗於三條、而與伊尹問答尤多、如五味三材之辨呂氏春秋本味篇、素王九主之事

見史記、九主名見劉向別錄、視水如形之喻史記治身畜寶之理若何、伊尹答云云、以因地正四方之獻

周書湯問伊尹諸侯來獻云云、以事宗名百官之務說苑湯問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一條、相去何如一條、所以立此者若何一條、尹答以事宗不失云云、又列

子有湯問夏革之言、恐係寓言不錄、所語至博、五十一篇之佚文漢志道家伊尹五十一篇得此可知其略、以上所述、單言片

義皆為瓌寶、斷自湯止、以後不著、不勝著也、紀事之文不著、以其為後人所撰也、載於經

傳者、不著、佚經亦然、人所共習也、晚出之書不採、以其偽也如三墳之類、此外若伏羲網罟之

歌夏侯玄辨樂論、駕辨之曲楚辭大招篇、葛天之八闋呂氏春秋神農之豐年、黃帝鋼鼓之曲釋史引歸藏、渡

江之歌水經注、明台之議文心雕龍議對篇引管子、祝邪之文文心雕龍詛盟篇、龍袞之頌夏侯玄辨樂論、引見御覽五百七十一、又文心雕龍云、肇於

黃世竹彈之謠、吳越春秋、古孝子彈歌、帝嚳之九招呂氏春秋、帝嚳命咸墨作為聲歌九招六列之英、舜臣之八謠尙書

進八謠、元祀八伯、啓之九辨九歌楚辭注、九辨九歌啓所作也、與夫呂氏春秋所述之東南北三音燕燕往飛、始為北音、候人

兮猗、始為南音、破斧歌始為東音、則名存而辭亡矣。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左傳左氏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今不可考。其名之僅存者有李法、漢書胡建傳引丹書、尙父所傳顓頊之道見前夏訓、左傳襄四年夏、夏箴、周書文傳引夏箴、夏訓有之大訓、顧命大訓、荀子圖法、呂氏春秋、太史終古考圖法、商、太史向摯考圖法、周、開望、周書文傳引開望、孔連山、桓譚新論、連山八萬言、歸藏、新論歸藏四千三百言、其篇目可考者本、神農本草、神農本草、神農本草、神農本草望、晁曰、開望古書名、連山、山八萬言、歸藏、有啓箴、鄭母經、齊母經、本箴等名、本、神農本草、神農本草、神農本草、神農本草望、於隋志、漢志不載、然漢書平帝紀樓護傳、均列本草名、則為古書無疑、禹本紀引、夏殷春秋、史通云、汲冢瑣語、記太其見於漢志者、伏義書一、神農書六、黃帝時三十六、顓頊二、唐虞二、夏商各三、通古之書六、古封禪書、古以來年紀、帝王諸侯世譜、古來帝王世譜、夏殷周魯歷、今存者有內經素問陰符經握奇經山海經等書、其中誠多偽撰、然偽之云者、必先有其書、而後佚、好事者因造、是以售欺、不然亦必根本占訓、參以己意、則亦未嘗無一二真者、存至墨子釋經、爰有經說、其本經決非自創、斯尤古經之最可據者也、按墨子學本夏禹、經上下多言、聲律準矩之事、恐係禹所作、夫七十二代之遺文、其藏於名山、副在史、歲者固非可以數計、故墨子稱周公朝讀書百篇、幾歷剝蝕、以至周季、尼山發篋、猶得三千二百四十篇、書缺有間矣、其軼見於他說者、應自不虛、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者道也。

宣聖訂修

古之圖書。總於國史。史官既博。極羣書故。周知興廢。國有亡徵。有載書先遁。以免俱燼。夏之衰。太史終古。考圖法。奔商。商之衰。太史向擊。考圖法。奔周。改代不改。史故。史籍相承。勿替。而一王受命。又必崇封三恪。俾統承先王存其故物。其愛惜文獻至矣。然皆藏諸故府。而未播諸民間。以數千年剝蝕之餘。重以流離轉徙。損失必多。而守府之胄。又往往不能自振。安望其史無闕。文足備徵考哉。其見採錄而授於國學者。謂之四術。大抵所取至約。觀左傳所記博物君子。不過數人。偶有異聞。必詢之史。則未獲睹祕府者。固難語夫淹通矣。孔子生周之衰。睹王道微缺。禮樂崩壞。深懼家絃戶誦之朝。復返於汙尊。抔飲之列也。古史不存、則愚人必謂周以前無文化、於是求書於周。史記世家、魯南宮敬叔言於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行年五十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天道篇、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閉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按孔子適周、水經注以爲年十七、則請魯君與乘之敬叔尙未生、莊子謂爲五十一、則爲定公九年、是時孔子爲中都宰、無暇適周、據曾子問孔子從老子助葬遇日食、是歲並無日食、江永謂爲昭公二十四年、孔子年三十五、是年五月初日食、按本年二月、孟僖子卒、敬叔居喪、不應適周、二十五年、昭公奔齊、以後無由復請命於魯君、竊謂適周當在二十一年、是時孔子年三十

一、敬叔蓋請命僖子求於魯君也、天道篇所云徵藏史、名不可通、藏書尤不可解、一老子年長於孔子、孔子成書在暮年、老子未必尙存、二書成卽傳授、無須再藏、若云預知有秦火而藏之、則周亡後書歸於秦、被焚尤速、竊謂徵藏史之徵字、當在藏書上、云孔子西徵藏書於周室、子路曰由開周之藏史云云、徵考也、猶杞不徵之徵、孔子所讀之書、皆當時傳習之本、恐有脫誤、欲得中祕本校其是非也、下云夫子欲藏書者、欲得其藏書也、刊定而訓釋之、傳諸其徒、而布之天下。

一傳述。周禮儀禮是也。皇氏云。禮有三起。禮理起於太乙。禮事起於燧皇。禮名起於皇帝。

虞禮修五禮。修之云者。非其所自創也。馬融云。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孔疏云。典朕三舜典

類於上帝。則吉禮也。百姓如喪考妣。凶禮也。羣后四朝。賓禮也。舜征有苗。軍禮也。嬪於虞。

嘉禮也。證以皋繇謨。五禮有庸之語。是舜時禮制大備。其命伯夷云。典朕三禮者。蓋古重

神祀。從其重者言之也。三禮卽祀天神地祇人鬼之禮。官名秩宗。故以祭爲重。夏忠商質。代有因革。至周曲爲之防。事

爲之制。其日益繁。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注謂經禮爲周禮。曲禮爲儀禮。孔疏羅列

二禮別名。至於五六。蓋單舉通謂之禮。對舉則隨時立名。孔疏、周禮見於經籍、其名異者有七處、孝經說云經禮三百一也、禮

器云經禮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說云禮經三百四也、禮說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爲周禮六也、漢書藝文志、周官經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舉

其大數而云三百也、又儀禮之別、亦有七處而有五名、一則孝經說春秋說中庸、並云威儀三千、二則禮器下云曲禮三千、三則禮說云動儀三千、四則謂爲儀禮、五則漢書藝文志謂儀禮爲古禮經、凡此七處

並承三千之下、故知是儀禮也、按周官儀禮之名、皆後人所加、古無是名、通謂之禮、對舉則臨時立名、故名不劃一、又據疏周禮亦止六名、謂有七名、非、中華以禮立國故一

切法律政治。通可名禮。此廣義而周官爲之綱。故稱周禮。左傳仲孫湫謂魯猶秉周禮。卜

偃曰。周禮未改。史克言先君周公制周禮。克引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

曰。周禮盡在魯矣。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周矣、易象春秋而謂之周禮、不可解

者、蒙上文而省句、按文當作見易象與魯春秋周禮曰、盡在魯矣、言此三書盡在魯矣、不復出三書

法與盡在狄矣同、魯司鐸火。子服景伯命宰人出禮書。卽此書也。周禮統六官。而六官又

各有專書。如儀禮則春官之掌也。司馬法則夏官之掌也。刑書贊大行。則秋官之掌也。考

工記則冬官之掌也。其他如冢宰所主之典法職賦。六典八法八則八柄八統司徒所掌土地

之圖。人民之數。亦必各有冊籍。今不可考。周用文治。故抗曲於經。儀禮與考工記司馬法、同

與周禮并稱者、以周偏重禮之故、賈疏云。周禮儀禮。發源於一。理有始終。分爲二部。并是周公攝政致泰

平之書。又云。周禮言周不言儀者。取別夏殷。儀禮言儀不言周者。欲見兼有異代之法。疏本

此篇有醜用殷、士喪禮有商祝夏祝、是兼夏殷、威儀三千。非魯所能備。故孟僖子使二子學於孔子。而孔子又乘

敬叔之車。適周而問於老聃也。觀曾子問記老子言四條、知孔子所問者皆儀禮之事、世家云。凡單稱世家者、皆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追跡

三代之禮。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董仲舒曰、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一而所尙同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

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按中庸云。非天子不議禮。孔子有德無位。故於禮但傳述而訓釋之。不敢改制。曰禮記自孔氏。則謂孔子作禮經者。誣矣。

一編校。尙書是也。尙書緯璇機鈴云。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尙書。十八篇爲中候。據此則刪去者三千一百二十篇矣。夫大訓寶貴同符。弘璧信好。元聖寧忍。妄芟蓋歷世。繇邈簡編。爛絕玉檢。文字代各殊。形問可推擇。難明條貫。得書雖多。可讀蓋寡。故定著百篇。其稍可理者。又輯爲佚書四代。蓋皆有之以無傳。習遂致放。失周書七十一篇。其僅存者也。漢志周書七十一篇。劉向曰周時詰誓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世家言序書傳。是孔子序書兼錄其傳。班固云。書之所

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迄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宋林光朝則謂序乃歷代史官相傳。以爲書之總目。按序文爾雅。前後一律。非出衆史。灼然可知。且遷固書未徧敘羣篇。曾是望人。而勿解此。至書之有傳。則寶與經相輔而行。其來甚古。章炳麟云。故莫先於太誓。單襄公論孫周曰。吾聞之太誓。故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說曰。故故事也。書春秋者。記事之籍。是以有故事。太誓有故。猶春秋有傳。馬季長以書傳引

太誓者。今悉無有。誠知所引在故。則可與理惑也。諸故事亦通言傳。墨翟說武王將事泰山。此蓋書之經也。次引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尙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惟予一人。此則書之傳也。又說以尙賢爲政之本者。此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傳曰。求聖賢哲人以裨輔而身。次引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此距年者。則湯誓之傳也。其引甘誓爲禹誓。文亦增多。明其在傳中。孟子對湯放桀。武王伐紂之間。卽曰於傳有之。傳者書傳。及諸完廩浚井。仇餉之事。皆能明徵其狀。非書傳何所據依焉。又云。婁敬引泰誓。有伏生所不著者。敬猶習書傳。得徵其故。要之書傳素多族類。自孔子時已有數種。孔安國所以無記錄者。以其故傳具在。遭巫蠱未施行。非獨逸書二十四篇亡佚。雖書傳亦蠹蝕。按尙書闕略無年次。不能成爲史。意當日必有傳以詳其所略。世本年紀之書。蓋從此出。而古經殘文不能成篇者。錄書之時。亦或存其義於傳。觀禮記中有殘經餘文。則知書之傳亦有此。故云書傳自孔氏。自書殘而傳亡。古史遂無有能明之者矣。伏生大傳。爲尙書所無者。必古傳文。但與史學無甚裨。

一訂正。詩樂是也。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詩之初起。固全爲樂歌也。孝經緯云。伏羲之樂曰立基。神農之樂曰下謀。祝融之樂曰屬續。有樂必有詩。詩固遠起於羲

皇之前矣。網罟歌篇辨曲見前篇、其後又有無樂之詩。如詞原以合樂、元明以後詞不可盡入樂而曲與、廣之至於箴銘繇誦。繇

詞、誦如與人之誦等類、其流益繁。故史記稱古詩三千餘篇。及周太史錄詩以作於周者為限。而樂

正所掌。又以可被之絃歌者為節。於是什不存一。毛傳言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

舜之。子衿傳。墨子稱誦詩三百。絃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蓋教國子者止有此數。史公

謂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非也。其曰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合於韶武之音

則是也。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蓋訂詩與正樂并行矣。

一贊釋。周易是也。六藝論云。易者陰陽之象。天地之所變化。政教之所生。自人皇初起。人

皇即燧皇。淳于浚云。包羲因燧皇之圖而作八卦。見三國志。是易起於包犧之前也。易大傳言

宓犧氏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又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因而重之。爻在

其中。剛柔相推。變在其中。淮南要略亦云。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伏羲為之六十

四變。是伏羲畫卦之後。即自重為六十四也。重卦有四說、王輔嗣以為伏羲、鄭玄之徒、以為神農、孫盛以為夏禹、史遷等以為文王、按輔嗣

說是。有卦無辭。是繁然者。且莫知所謂。杜子春云。連山宓犧。是宓犧重卦之後。即作連山

繇辭也。乾鑿度。垂皇策者犧。是作辭之後。即用以占筮也。至連山取義。說者不一。淳于浚

謂連山似山出雲。氣連天地。固屬望文生義。皇甫謐謂其卦以純艮為首。山上山下。是名連山。亦猶未審。何則。天統首乾。地統首坤。其理固然。人統首艮。於義安取。據干寶周易注。羅泌路史發揮。說卦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實為連山之次。陳搏邵雍、以為文王後天八卦、別造一乾一兌二之式、為伏羲先天八卦、不知以乾為首、始自文王、古時無是、帝即伏羲。言伏羲所列之次如此。帝字自為一句、疏謂帝為生物之主、按下文萬物出於震、則是生物之主、與萬物同時并出矣、說非、震為長男。主持匕鬯。為人統之。宗故始於震。伏羲以木德王、蓋以其德為卦首、終則有始。而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名連山。厥後神農述連山之業。而夏人修之。皇甫謐謂夏人因炎帝曰連山、不知炎帝又本於伏羲、黃帝創歸藏之文。而商人演之。杜子春曰、歸藏黃帝、賈公彥曰、殷人因黃帝易曰歸藏、連山傳世久而演繹者衆。故其文繁。歸藏較近。故其文簡。桓譚所謂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也。及文王厄於羑里。思危慮深。別制繇辭。與古相嬗。周公繼之。大易以成。孔穎達云、周易繫辭凡有二說、一謂卦辭爻辭、並文王作、鄭學之徒、並同此說、一謂驗爻辭多是文王後事、如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又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數為周公之德。皆其證據。至三聖不數周公者。父統子業故也。然當時祇與連山歸藏。掌於太卜。用備占筮。非有當於性道也。迨孔子索隱探賾。綴以十翼。孔穎達云、十翼上象、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鄭學之徒、並同此說、範圍不過。曲成不遺。由是易始與天地準矣。

一曰著作。春秋是也。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者。編年之通名。

也。墨子明鬼篇。所引有周燕宋齊四國春秋。又言吾見百國春秋。史通引墨子佚文國語晉羊舌肸習於春秋。楚申叔時言教太子以春秋。明晉楚之史。共名皆為春秋。其別名乃為乘、禘、杝。故曰晉之乘。楚之禘。魯之杝。一也。董仲舒云。周道衰廢。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閔因云。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

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

前已證明。孔子年方三十一。修春秋尚非其時。以後又無再適周之事。閔說為當。左丘明當在子夏等十四人之中。九月書成。蓋自是而百家之春秋

廢矣。陳壽祺曰。不修春秋曰。兩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諸侯之策曰。孫

林父寧殖出其君。孔子書之曰。衛侯衍出奔齊。晉侯召王。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

書曰。天王狩於河陽。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卒曰孟子卒。孔子書孟子卒。而不書夫

人吳。此其增損改易之驗也。晉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齊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魯春秋

記晉喪曰。弑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孔子於春秋無異辭。此循舊不改之驗也。世家云。

孔子在位。聽訟之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

能贊一詞。蓋夫子有言。載之空言。不如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故作春秋以當一王之法。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要在撥亂世反之正。固非諸史所敢擬也。

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蓋孔子編訂六經。用以垂教。而發其歸趣。如此。莊子又言其本義云。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太史談申之云。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紀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生。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淮南子亦云。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爲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譏辨義者。春秋之旨也。以上皆述孔子通論六經。惟揚雄法言云。說天者莫辨乎易。說事者莫辨乎書。說體者莫辨乎禮。說志者莫辨乎詩。說義者莫辨乎春秋。獨不言樂。蓋樂亡。而其名漸隱矣。此外有以五常分配諸經者。如七略云。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

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智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需而備。而易爲之原。白虎通則云。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書信。與七略頗異。要之經於五常。兼綜並貫。強爲分析。原自兩非。而白虎通去春秋。其失尤甚。又劭懿辰云。樂寓詩禮之中。名爲六藝。實止五經。欲知樂之大原。觀三百篇可。欲知樂之大用。觀十七篇可。初非別有樂經也。先儒惜樂經之亡。不知四術有樂。六經無樂。六經之名。特自四術加以易春秋而名之耳。按樂雖無經。而禮經有二。則無害於其稱六矣。

附論經名

釋名曰。經徑也。典常也。言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文心雕龍曰。三極彝訓。其書曰經。經也者。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此主引伸義言也。說文云。經織也。章炳麟本之。謂經者綴絲聯屬之稱。異於百名以下用版者。亦猶浮屠書稱修多羅。修多羅者直譯爲線。譯意爲經。蓋彼以貝葉成書。故用線聯貫。此以竹簡成書。亦編絲綴屬。此主本義言。

也。按經字見於經傳。無有用本義者。易拂經。書寧失不經。詩匪大猷是經。左傳政有經矣。禮王之大經也。孝經天之經也。孟子反經而已矣。注皆訓爲常。經名起於晚周。當不追用本義如術者。邑中道。王制謂詩書禮樂爲四術。必用本義。謂四者皆邑中道可乎。要以引伸義爲當。

管子戒篇曰。澤其四經。尹知章注。四經謂詩書禮樂。此言經之最古者。其次則禮記經解。又其次則莊子。天道篇稱十二經、天運篇稱六經、漢書揚雄傳。諸儒或譏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

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此以經爲聖作。主德言也。近世章學誠氏以經皆官書。不宜以庶士僭擬。故深非揚雄王通。此以經爲帝製。主位言也。祇認勅撰御纂爲經說者謂國

語稱挾經秉枹。兵書爲經。論衡謝短篇。五經題篇。皆以事義別之。至禮與律獨經也。法律爲經。管子書有經言區言。教令爲經。律歷志序包犧以來帝王代禪。號曰世經。譜牒爲經。是經不必聖制。墨子書有經上下。賈誼書有容經。桑欽有水經。韓非爲內儲外儲。先次凡目。亦揭署經。是經不必官書。按東周之時。誠有以律書兵書爲經者。故莊子天道篇有十二經之目。至孔子修訂始正六經之名。而十二經之號廢。莊子云孔子纘十二經者、在未修訂之時、

則謂經爲聖製。可至水經容經之屬。乃後人慕經之名而襲用之。不得據此謂經非三極彙訓也。

及門紹述

史記世家云。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儒林傳云。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蓋自私學。旣建教統。下移。古者君師合一、教統於官、創私學而立師統、自孔子始、百派分波。流演遂廣。有文字以來。於斯爲盛矣。漢書儒林傳云。自魯商瞿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注姓橋名庇字子庸、他皆。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注馯姓也。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田何子襄。此易學傳授之大略也。史記弟子列傳、商瞿魯人、字子木、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暨、暨傳淳

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與此不同、釋文引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

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此詩學傳授之大略也。釋文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

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據前說則子夏四傳至大毛公、據後說則六傳至大毛公、按毛公去子夏時甚遠、六傳爲允、後漢徐防云。詩書禮樂。定自孔

子。章句發明。始於子夏。宋洪邁曰。子夏於諸經獨有書。於易則有傳。於詩則有序。於禮有

儀禮喪服一篇。於春秋受諸孔子。而傳於公羊穀梁。今按易傳似非子夏作。唐開元時、詔

易傳、劉知幾云、漢志易有十三家、無子夏作傳者、至梁阮氏七錄、始有子夏傳六卷、或云韓嬰作、或云丁寬作、是先儒不以爲卜子作也、此外議者甚多、不具列、家語云。漆雕開

習尙書。既無傳授。難據爲實。具哀然成書。以次列於經者。春秋有三傳。禮有記別行。有論

語。有孝經。有爾雅。儒家有孟子。列述如左。

史記云。孔子西觀周室。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

浹。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抑損之文。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

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劉歆亦謂左

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是傳春秋者。左丘明也。自唐以後。異議紛起。趙匡陸淳。謂

丘明爲夫子以前賢人。如史佚遲任之流。焚書之後。學者見傳及國語。俱題左氏。遂引以

爲丘明。劉敞頗襲其說。王安石列十一事。鄭樵舉八證。均以左氏爲六國時人。馬貴與亦云。左傳末記智伯反喪於韓魏。在獲麟後二十八年。去孔子沒亦二十六年。不應年少後亡。又其書稱虞不臘矣。及秦庶長。皆戰國後制。此以左氏非丘明也。朱子謂左氏乃左史倚相之後。故其書說楚事爲詳。郝仲輿又謂傳出三晉辭人。故其說往往右晉。項安世又謂爲魏人、此疑左氏非魯人也。葉少蘊云。古有左氏左丘氏。太史公稱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今春秋作左氏。而國語爲左丘氏。則不得爲一家。此又分左氏左丘氏爲二人也。按臘卽大腊。始於伊耆氏。但秦人祭期與古稍異而已。不更庶長。故秦官名商君時誰有之。而其官非商君所創。猶之漢有司徒司馬司空。而此官非漢時始有。以此爲辭。誠爲謬論。若謂傳末所記。後於孔子。疑非同時。則子夏全戰國時爲魏文侯師。二十六年夫何足異。若以曾爲孔子所稱。不應其年反少。則顏淵亦屢荷褒嘉。年果長於孔子乎。嚴氏公羊大師也。所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正義引沈氏說。則經之與傳同時並作。共爲一書。桓譚新論云。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裏。相持而行。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得也。太平御覽學部而謂邱明爲六國人可乎。左史右史。

列國皆有之。不獨楚爲然。若云以官爲姓。則當爲左史氏。不當氏左。若以載事詳略。定作
者里居。尤爲戲論。且左傳詳者非但楚國、黃楚望謂左傳載晉楚之事多予晉而抑楚尤足證其非楚
人。至以辭多右晉。定爲晉人。則春秋褒美桓文。孔子爲齊人。耶。抑晉人。耶。太史公稱魯君
子左丘明。漢志謂丘明爲魯太史。使非魯史。孔子何由見魯春秋。史書非史官無由見、孔子亦必得於
丘明、使非魯人未必能與孔子偕適周杜預謂左丘明受經於仲尼躬爲國史其言允
矣。班固云。孔子作春秋。左丘明論輯其本事而爲之傳。又纂異同爲國語。王充曰。國語左
氏之外傳也。左氏傳經。辭語尙略。故復撰國語之辭以實之。是國語亦丘明所撰也。傅玄
則云。國語非丘明所作。故有共說一事。而二文不同。劉炫舉左氏鄢陵之敗。苗賁皇之爲
楚語。云雍子之爲爲證。不知傳錄異辭。不害爲一人之作。如史記劉濞發兵。誅諸呂。澤傳
與悼惠王傳不同。酈生見高祖。酈傳與朱建傳不同。是也。陸淳曰。國語與左傳文體不倫。
定非一人所爲。不知其文。則史列國之史學有厚薄。才有淺深。故文不能一例。如史記夏
本紀之文體。與項羽本紀不同。是也。但左氏既撰本傳。又重出此本何爲。司馬光曰。先君
以爲丘明將修春秋。乃先采集衆史。因別分之。取其精英者爲春秋傳。而先所采集之稿。

因爲時人所傳。命曰國語。非丘明本志。按是說近似而未甚當。蓋周語起於穆王。而春秋則起於魯隱。以前嘉言善事。非無可存。卽在同時。亦有不能入於傳者。因撥擇而別存之。與本書相錯綜。內傳爲著作之書。外傳爲編錄之書。故文辭不能一致。其出於左氏。則一知其爲一人。則葉少蘊之誤自明矣。至稱左氏而不稱左丘者。朱彝尊云。應劭風俗通。丘姓。左丘明之後。是左丘爲複姓甚明。春秋止獲麟。傳乃詳書孔子卒。孔子旣卒。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爲弟子者諱其師名。故稱左傳而不稱左丘傳也。至書中後人增益。則古傳記多有之。公穀旣然。左傳固亦難免。王應麟云。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其田氏篡齊後之言乎。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其三家分晉後之言乎。其處者爲劉氏。其漢儒欲立左氏者所附益乎。其言似矣。然攷左氏所記後事。亦有不驗者。續書記云。三良殉死。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而至於孝公。天子致伯。至始皇遂並天下。季札聞齊風。以爲國未可量。乃不久而篡於陳氏。聞鄭風以爲其先亡乎。而鄭至三家分晉之後。始滅於韓。渾罕謂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而滕滅於宋王偃。在諸姬爲最後。僖三十一年。衛遷於帝丘。卜曰三百年。而衛至秦二世元年始廢。歷四百二十一年。不驗者真。則驗者亦未必盡僞。

以處者爲劉氏語爲增文。孔氏正義已言之。何焯云。使爲劉歆輩所附益。班固去歆不遠。肯著之高祖紀乎。案公羊家睦弘亦言漢家堯後不獨左傳爲然。其非增於歆決矣。漢志有左氏微二篇。不著撰人姓名。有鐸氏微三篇。虞氏微三篇。史記鐸椒爲楚威王傳。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劉向別錄云。虞卿作鈔撮九卷。授荀卿。是左傳在戰國時已大行。諸說紛紛無須置辨矣。

孝經鈞命訣云。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屬。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漢志。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及後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本注。公羊齊人。戴宏曰。子夏傳於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是公羊子夏之傳也。本注穀梁子魯人。應劭曰。穀梁子名赤。子夏弟子。顏師古曰。穀梁子受經於子夏。爲經作傳。傳孫卿。卿傳魯申公。申公傳瑕邱江公。是穀梁子夏之傳也。公羊隱十一年。引子沈子。注子沈子後師明說此意者。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按冠子者自子公羊子子沈子外。子沈子引凡三條、隱十

一年、莊四年、定元年、又有子女子。閔元年子司馬子。莊三年子北宮子。哀四年皆為公羊家本師。蓋其著

竹帛甚後。故本師甚衆也。其不冠者子有魯子。莊三年公扈子。昭三年漢表魯子公扈子均列

中中。郝經謂魯子為曾子之訛。公扈子語。見說苑建本篇。云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無

鑑、而自得者鮮矣、春秋繁露俞序篇。又有閔子子貢公肩子子石子池世子。公肩子即公

堅定。字子中。子石即公孫龍。均在七十子中。子池無攷。世子世碩。漢志有書二皆他師之流

也。穀梁所引亦有沈子。定元年而考仲子之宮。又並引穀梁子尸子。穀梁本師不冠子與公

羊異。而其傳非穀梁子自著。則無異也。鄭君云穀梁近孔子。公羊正當六國之亡。王制疏引

是以穀梁在公羊先。釋文序錄。則云公羊高受之於子夏。穀梁赤乃後代傳聞。是以以公

羊在穀梁先。陳澧云。宣十五年。公羊傳云。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此用

孟子語。公羊當六國之亡。此其證也。僖二十二年。穀梁傳云。故曰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

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此亦用孟子語。則不得先於公羊也。且穀

梁不但不在公羊之前。實在其後。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於邱。公羊云。邾婁之邑也。

曷為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耳。穀梁云。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

子病矣。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劉原父權衡云。此似晚見公羊之說。而附益之。禮案更有可證者。文十二年。子叔姬卒。公羊云。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穀梁云。其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此所謂其一傳。明是公羊傳矣。宣十五年。初稅畝。冬。螽生。穀梁云。螽非災也。其曰螽。非稅畝之災也。此穀梁駁公羊之說也。公羊以爲宣公稅畝。應是而有天災。穀梁以爲不然。故曰非災也。駁其以爲天災也。又曰。其曰螽非稅畝之災也。駁其以應稅畝而有此災也。是在公羊之後無疑。按陳氏以傳爲公穀自作。故有先後之分。若知其爲後師。附益則無此疑矣。至公羊高五傳而至胡毋生。穀梁三傳而至瑕丘江公。乃由傳授脫落之故。穀梁隱五年。引尸子與穀梁子相參。尸子當卽尸佼。爲商鞅師。麋信因疑穀梁爲秦孝公時人。夫引用學說。何必同時之人。甚哉其固也。陳漢章云。應劭風俗通作赤。論衡案書篇名真。阮孝緒七錄作名倣。字元始。穀梁傳疏引七錄作淑。顏師古注藝文志云喜。閩本漢書注又作名嘉。一人之名。不應若是之多。無亦如公羊平公羊地公羊敢之世相傳。而傳之者失。其次歟。至公羊穀梁。出自卜商。而不題卜氏傳者。徐彥云。子夏口授公羊。至胡毋生。乃著竹帛。胡毋生題親師。故曰公羊。不曰卜氏。穀梁亦是著竹帛者。題其親師。故曰穀梁也。按同出一師。而其說有異。則傳者題其分門之師。此與施孟梁丘之易。皆出田何。而不云。

田氏易等矣。又鄭清之云。稗官有紀公羊穀梁。並出一人者。其姓則姜。蓋四字反切。卽姜字也。羅璧曰。公羊穀梁。自高赤作傳外。更不見有此姓。萬見泰謂皆姜字切韻。疑皆姜姓假託。按周代姓氏。後不復見者。至夥。卽左丘亦然。且公羊高傳平地敢壽四世高赤二人並列。漢書人表四等。何謂無其人。若反切起於孫炎反切隱姓始於韓愈。軒轅彌明、或云軒轅爲韓字反切、卽愈、而謂周代卽有此滑稽之題。署殊爲不經。且公穀義多相違。若出一人。何自乖異。左傳與國語所異者事、因傳聞不同、可以互存、義則不宜有此、而周漢姜姓並無經儒無稽之談。君子弗取。漢志鄒氏有傳而未著其名。夾氏有錄無書。其微益甚。又公羊穀梁皆有外傳。錢大昕曰。其書不傳。大約似韓詩外傳。今人稱國語爲外傳。漢志却無此名目。沈欽韓曰。公羊外傳。其董仲舒玉林蕃露清明竹林之類歟。據此則外傳非周人所作也。

史記世家書傳禮記自孔氏禮疏云。禮記之作。出自孔氏。孔子沒後。七十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爲斯記。或錄變禮所由。或兼記禮履。或雜取得失。故編而錄之。以爲記也。王鳴盛曰。說文自敍。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壁中書。卽有禮記。河間獻王傳。敍王所得書中。又有禮記。是禮記之名。其來甚古。按漢志古經。較今經多三十九篇。謂之逸禮。其書不傳。王應麟

云。奔喪投壺。釋文引鄭氏云。實曲禮之正篇。此外若公冠。諸侯遷廟。諸侯燹廟。殆亦其類。此經之存於記者也。史記夏本紀云。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小正卽孔子所得之夏時。禮運孔子曰。吾得夏時焉。此古書之存於記者也。如武王踐阼帝繫等篇。亦古書。後人增益其文。亦其他多釋經之書。亦未著撰人姓名。舉其略可考者言之。儀禮喪服傳。疏本題卜子夏名。說者謂儀禮記中有孔子曰。是作記者在孔子後。而傳釋記文。疑非子夏撰。元敖繼公亦云。漢志言禮經一記。七之後。按文王世子。學記。引記是記前有記也。服問。引傳本傳亦引傳。子夏喪服傳中。是傳前有傳也。傳記之作。有在孔子前者。如太誓。故及墨子。所引傳。見上篇。有孔子自作者。禮記自孔子有門人述孔子之言。而作者。喪服之記。若非孔子所作。則在孔子之先。至傳則賈疏云。人皆言孔子弟子。子夏作師師相傳。必不虛也。邵懿辰云。大傳爲喪服之通論。而問傳則附論其餘。意疑皆子夏之徒爲之。孔子間居篇。殆亦其所錄也。胡致堂云。檀弓。曾子。門人。檀弓。作禮運。子游。作今按檀弓載襲裘而弔。是子游而非曾子。則似非曾子門人。邵懿辰云。子游特受禮運精微之說。其徒又爲檀弓上下篇。記行禮節目甚詳。檀弓。魯人。或卽子游之門人。禮運。自稱言偃。則全篇皆子游所記。仲尼燕居。疑亦子游之所記。又曲禮。玉藻。及禮器。郊特

牲亦疑子游之徒傳之大同者治之成也。不同者禮之別也。禮經通論沈德潛云。禮弓上下二

篇。當時公卿大夫士庶。凡議禮弗決者。必得子游之言以爲輕重。共一十有四。而不足於

人者。惟縣子汰哉叔氏一言。則其畢生之合禮可知矣。曾子之書。今存於記者。有曾子問

小戴曾子立事。大戴第四十九、以下九篇均冠曾子二字、皆屬大戴禮、本孝第五立孝第五大孝第十二事父母第十三制

言上第五制言中第五制言下第五疾病第五天圓第五十一篇。朱子謂大學一篇。蓋曾

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其體大思精。信非曾子不能作也。史記世家。子思作中庸。鄭目錄亦

云。中庸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漢志別有中庸說二篇。蓋釋中庸者也。舊

唐書載沈約之言云。中庸坊記表記緇衣。皆取子思子。黃以周曰。文選注引子思子。民以

君爲心。句及詩云。昔吾有先正四句。今皆見緇衣篇。且小戴輯記。以坊記次中庸前。表記

緇衣次中庸後。與大戴類聚曾子十篇正同。又坊記表記緇衣。皆以子言之發端。其文法

尤相類。微季雜著所謂子者。殆卽子思。孔子言稱子曰、不稱子云子言之又按困學紀聞云。坊記引論語曰。三年

無改於父之道。論語成於夫子之門人。則所記稱子云者。非夫子之言。休文所明。益信而

有徵矣。今人陳漢章云、意林引子思子云、君子不以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不能者愧人、今表記篇有其文、又引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今表記篇有其文、亦可以證休文之言、此

外有功於禮者。厥惟公孫尼子荀卿子王史氏。沈約謂樂記取公孫尼子劉瓛云。緇衣公孫尼子所作。胡致堂謂樂記子貢作。王葵園曰。初學記引公孫尼子論云。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意林引公孫尼子云。樂者先王所以飾喜也。語皆在今樂記中。沈約說是也。至緇衣子思作。而云公孫尼子者。蓋劉瓛誤樂記爲緇衣。孔疏不察也。謝墉曰。荀子生孟子後。最爲戰國老師。孟荀並稱久矣。小戴所傳三年間。全出禮論篇。樂記鄉飲酒義所引。俱出樂論篇。聘義子貢問費玉賤珉。亦與法行篇大同。大戴所傳禮三本篇。亦出禮論。勸學篇卽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末見大水一則附之。哀公問立義。出哀公篇之首。則知荀子所著。載於大小戴者。尙多。本書或反缺佚也。漢志禮類。有王史氏二十一篇。本注七十子後學者。劉向別錄云。六國時人。沈卿韓曰。廣韻王史複姓。隋史作王氏史氏誤。其名今不可考矣。月令之作。世多以爲呂不韋。杜君卿則謂出於管子。不韋篇爲十二紀之首。路史餘論云。君卿此說。蓋以管子有幼官四時之篇。不知周公已有周月時訓二篇。見於周書。此蔡邕所以謂爲周公之作。以今考之。孟冬祈來年。則建用子矣。是周正也。正歲合諸侯。若諸侯之所稅。非秦事也。此以月令爲周公作也。三禮論則周月令之書。或以爲周

公作。不過曰罷侯置守之世。豈有所謂諸侯。焚書坑儒之世。豈有所謂視學。慘吏赭衣之世。豈有所謂德惠。月令之所稱。皆周制也。不知太尉秦官也。而命贊桀俊。郡縣秦制也。而大合百縣之秩。芻。建亥之月。秦正月。而季秋爲來歲之朔日。不韋秦人也。月令爲不韋所造明矣。其所謂諸侯視學德惠者。安知非慕古制而言之也。此仍主不韋作也。戴埴云。月令蔡邕王肅以爲周公所作。先儒以贊桀俊。遂賢良出祿。非太尉之職。太尉秦官。決非周公之書。按尚書中候握河紀云。舜爲太尉。緯書不可信。余謂不然。太尉固秦官所命。冢宰司徒司空。與太史樂師樂正澤人虞人四監之類。皆周官也。余意不過改司馬爲太尉耳。蓋贊桀俊。遂賢良。與司爵出祿。雖非太尉之職。而設儀辨位。進賢與功。制畿內封。則大司馬之任也。大率周公增益夏小正。不韋曾益周公之書。是又以爲周公與不韋合作也。按月令之制。無論何王。均不可行。如天子春居青陽、衣青衣、食麥羊、夏又須居明堂、衣赤衣、食菽雞、其苦不亦甚乎。而其時亦非周。非秦。蓋孔子有用夏時之言。其後學者。遂參稽時訓。夏正附以典禮。自爲一家之制。呂不韋賓客少加點竄。以冠書首。不必以爲秦制。猶淮南子之時。則訓點竄。月令以成篇。不必其爲漢制也。王制一篇。盧植謂漢博士作。據漢書郊祀志。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項安

世曰。王制言爵祿取諸孟子。其言巡狩取於虞書。其言歲三田及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三官。則皆取於公羊氏。其言諸侯朝聘之節。則取諸左氏。其餘皆必有所受。王應麟云。西漢惟有五經博士。未有六經之名。郊祀志言刺六經。蓋班固生於後漢。追爲此論。而不計其實。況孟子公羊左氏。皆不在六經之列。謂爲刺六經亦誤。史記封禪書索隱引劉向七錄云。文帝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並無王制。何焯王鳴盛陳壽祺沈欽韓均據此以正盧植之誤。按王制之非周非漢。不可盡行。與月令同。亦七十子之徒。知周不可爲草具儀法。以待王者之起。所言皆封建時之制。知其在秦以前矣。許順之云。禮記或云是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正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中語。見文獻通考總之記中諸篇。有純有駁。有得有失。要皆爲七十子後學者所述。其不出於漢斷斷如也。

經典釋文敘錄引鄭康成云。論語仲弓子夏等所撰定。論語崇爵讖云。子夏等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傅子云。仲尼之徒。追論柳子厚云。孔子弟子曾參最少。是書記曾子之死。則非孔子弟子明甚。又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有子曾子不然。蓋曾子弟子樂正子春。子思之徒爲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蓋孔子之沒。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故

嘗有師之號矣。程子本其意而少變之。以爲有子曾子門人合撰。宋永亨云。孔子語及門弟子。皆斥其名。未有稱字者。獨子騫終此書無指名。意出於閔氏之徒。胡寅云。子思檀弓皆纂論語之人。檀弓亦曾氏門人。朱子集注。先進篇疑閔氏門人所記。憲問篇疑原憲所記。何異孫云。公冶長一篇。多論人物。恐是子貢門人所記。按公羊舊例。弟子稱其本師。姓上必冠以子。今但稱有子。曾子無以決其爲門人。且冉求曾被鳴鼓之攻。亦時稱冉子。子冉退是稱子不足。貴中庸爲子思所撰。而首稱仲尼是稱字不必賤。姚鼐云。檀弓最稱子游。似子游之徒所爲。而於子游稱字。曾子有子稱子。似聖門相沿稱皆如此。非必以子與字爲輕重。若以不稱名爲尊。閔子騫不言損。則論語多言丘。丘何爲是栖栖者歟。是魯孔丘之徒歟。豈得謂不尊孔子。耶。名論語之由。釋名云。論倫也。有論理語敘也。敘已所欲說。文心雕龍云。聖哲彞訓曰。經述經敘理曰論。羣論立名。始於論語。楊泉物理論云。論語聖人之至論。何異孫又謂論爲討論文義。以上所云。皆未暇備。漢志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此以論纂語言釋論語。以書爲受業於弟子之門人所撰。顧亭林云。親受業者謂之弟子。受業於弟子者謂之門人。而不言

其主名最爲允當。又論衡正說篇云。孔安國授魯人扶卿。始曰論語。按坊記引論語。則知門人論撰之後。卽定名論語。非後人所定名也。

孝經鈎命決云。孔子曰。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鄭玄六藝論云。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匯之。白虎通論五經篇云。孔子已作春秋。復作孝經。何欲專制正於孝經。夫孝者自天子下至庶人。上下通。劉炫述義云。孔子自作孝經。本非曾參請業而對也。士有百行。以孝爲本。本立而後道行。道行而後業就。夫子運偶陵遲。禮樂崩壞。名教將絕。時感聖心。因弟子有請問之道。故假曾子之言。以爲對揚之體。諸章以次演之。本經序疏云。經之創制。孔子所撰也。前賢以爲曾參雖有至孝之行。未達孝德之本。偶於閒居。因得侍坐。參起問於夫子。夫子隨而答參。是以集錄。因名爲孝經。尋繹再三。將未爲得。何者。夫子刊輯前史而修春秋。猶云筆則筆。削則削。四科一哲。莫敢措辭。何爲重其志而自筆削。輕其行而假他人乎。此以孝經爲孔子作也。史記弟子傳。孔子以曾參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漢書藝文志。孝經者。孔子爲曾參陳孝道也。此以經爲孔曾合作也。晁公武曰。首章云。仲尼居。曾子侍。非孔

子所著明矣。詳其文義。當是曾子弟子所爲書。胡寅曰。孝經非曾子所自爲也。曾子問孝於仲尼。退而與門弟子言之。門弟子受而成書。何異孫曰。論語是七十子門人所記。孝經止是曾子門人所記。淮椅曰。子思作中庸。追述其祖之語。乃稱字。是書當成於子思之手。是又以孝經爲曾氏門人所作也。陳澧云。四庫全書總目。謂孝經與禮記爲近。又稱魏文侯有孝經傳。王應麟曰。蔡邕明堂論。引魏文侯孝經傳曰。大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則孝經確爲七十子之遺書矣。仲尼居曾子侍。與仲尼閒居。子夏侍。仲尼燕居。子張子夏言游侍文法正同。自注大戴禮主言篇。孔子閒居曾子侍。文法亦同。其書言孝道乃天下之大本。中庸立天下之大本。鄭注大本孝經也。故自爲一經。此經是孔子之言。其筆之於書者。但可謂之述。不可謂之作。故鄭君以爲孔子作也。則是經。固門人所述。卽謂爲孔子作。亦無損矣。

郭璞爾雅序。爾雅者蓋興於中古。邢疏爾雅之作。經傳莫言其人。時世相傳云。周公作之。以教成王。所云相傳。莫知其所自始。西京雜記。郭威好讀書。以謂爾雅周公所制。而有張仲孝友。張仲宣王時人。非周公所制明矣。余以問楊子雲。子雲曰。孔子門徒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家君以爲外戚傳。稱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小學也。又記言孔子

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舊傳學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足耳。西京雜記、人多謂葛洪偽撰、不知洪誠有攙入之處、亦必有劉歆本文在其中、如此章稱見楊子雲、稱家君言、斷非洪所偽爲此劉向據舊傳。謂爲周公所撰。而揚雄則以爲孔子門徒也。鄭玄駁五經異義云。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劉勰云。爾雅者孔子門徒之所纂。學術之襟帶。賈公彥曰。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文。高承曰。爾雅大抵解詁詩人之旨。或云周公作。以其文攷之。如瑟兮憇兮。衛武公之詩也。猗嗟名兮。齊人刺魯莊公也。而文皆及之。則周公安得述。當出於孔子刪詩書之後。此皆從揚雄之說者也。宋歐陽修云。爾雅非聖人之書。不能無失。考其文理。乃是秦漢之間。學詩者纂集說詩博士解詁。葉夢得云。爾雅訓釋。最爲近古。其言多是詩類中語。而取毛氏說爲正。予意此但漢人所作耳。此又一說也。考魏博士張揖上廣雅表云。昔在周公。贊述唐虞。宗翼文武。尅定四海。勤相成王。六年制禮。以導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意義。傳於後嗣。歷載五百。墳典散落。惟爾雅恆存。三朝記哀公曰。寡人欲傳小辨。以觀於政。其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春秋元命苞。言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爲始。何是以知周公所造也。率斯以降。超絕六國。越踰秦楚。爰暨帝劉。魯人叔

孫通採置禮記。文不違古。今俗所傳三篇爾雅。或云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足。或云叔孫通所益。或云沛郡梁文所補。皆解家所說。既無正論。疑不能明。此雖未能確指所屬。而其始於周公孔子以後。遞有增益。則可推知矣。張懷瓘曰、周公相成王、申明禮樂、又造爾雅、宣尼卜商、增益潤色、釋言暢物、略盡訓詁、孫星衍云。張揖意蓋言古本爾雅。合釋詁以下爲一篇。後儒附以傳注。廣爲三篇云。三篇者。卽藝文志之三卷。是今十九篇中。皆有周公之說也。釋詁等十九篇。蓋後儒所分。陸德明乃以釋詁篇爲周公所作。釋言以下爲仲尼等所增。疑其誤會張揖一篇之義。陸氏釋文釋詁一篇、蓋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張揖論其詳矣、邢疏釋詁云、此篇相承以爲周公作、晁公武曰、世傳釋詁周公書也、餘篇仲尼子夏叔孫通增補之、皆爲所誤、自唐以來。無有信釋詁以下。皆有周公之說者。無有舍陸德明之言。而深求張揖之說者。星衍以爲爾雅所紀。皆周官之事也。釋詁釋言釋訓。則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及訓方氏掌誦四方之傳道也。釋親則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釋宮亦小宗伯掌辨宮室之禁也。釋器其縵器謂之九戩云云。則獸人掌畧田獸辨其名物。肉曰脫之云云。則內饗辨禮名肉物。黃金謂之盪云云。則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之戒令。辨其名物之數惡。金鏃翦羽謂之鏃云云。則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也。珪大尺二寸謂之

玠云云。則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一染謂之繅云云。則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也。釋樂則典同掌六律六呂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也。釋天則眡祿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又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辨其吉凶。又甸祝詛祝之所掌也。其旌旗則司常掌九旗之名物。巾車掌公車之政。辨其旗物而等敝之也。釋地釋丘釋山釋水。則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又山師川師原師之所掌也。釋草以下六篇。亦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山師川師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於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又土訓道地。憲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也。又倉人掌辨九穀之物。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皆在也。釋畜則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牲。辨其名物。其馬屬則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雞屬則雞人掌共雞牲。辨其名物也。昔哀公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孔子告之爾雅。其意。在是。是周公之著爾雅。爲在周禮前。周禮之名物。必以爾雅辨之也。邵氏晉涵云。周公作諡法解。其訓釋字義云。勤勞也。肇始也。怙恃也。典常也。庸虛也。惠愛也。綏安也。考

成也。懷思也。均與爾雅同義。是周公作爾雅之證也。孔子作十翼以贊周易。彖傳云。師衆也。比輔也。晉進也。遘遇也。震者動也。聖義闡敷。式昭雅訓。是孔子增修爾雅之證也。儀禮喪服傳。子夏所作。其親屬稱謂。與爾雅釋親同。又鄭公曉曰。爾雅蓋詩訓詁。子夏常傳詩。今所存者大小序。又非盡出子夏。然則爾雅卽子夏之詩傳。此子夏增益爾雅之證也。至於釋地。八陵云。雁門是也。釋獸。鼯鼠下云。秦人謂之寸驢。此則出於漢儒。張揖所云。叔孫通。梁文所補也。然亦罕矣。至其命名之意。張晏云。爾近也。雅正也。而取正也。劉熙曰。爾昵也。昵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爲主也。王充云。爾雅五經之訓。故張揖云。七經之檢度。學問之階路。郭璞云。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陸德明云。九流之通路。百氏之指南。蓋治學者。舍是無由以達矣。

史記本傳。孟軻騶人也。受業於子思之門人。道旣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是孟子爲子思再傳弟子。而其書爲自著也。後儒有謂孟子親受業於子思者。列女傳師事子思。遂成大儒。漢志風俗通。趙岐題

辭並同。漢志儒家孟子十一篇、本注名軻、鄒人、子思弟子、風俗通窮通篇、孟子受業於子思、題辭長師孔子之孫子思、而僞孔叢子且造思孟問答

之語。郝敬云。孟子言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予未得爲孔子徒。又言魯繆公時子

思爲臣。今按孔子生伯魚。伯魚生子思。而伯魚先孔子卒。則是子思猶及親事夫子。夫子

卒於魯哀公十六年。又十一年哀公卒。悼公立卅七年。元公立廿一年繆公乃立。上距孔

子沒時已七十一年矣。而子思爲繆公臣。計其時年已老。據此則史記云子思六十二歲誤、故告繆公語多

質直。蓋年高爲繆公所嚴事。故曰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孟子譜謂孟子

卒于周赧王二十有六年。則是魯文公之六年也。上距魯繆公元年。凡一百廿一年。去子

思時遠矣。然則謂親受業者誤也。有謂孟子書非自著者。吳姚信云。孟子之書。門人所記。

非自作也。故其志行多見。非惟教辭。韓昌黎云。軻之書非自著。旣沒其徒萬章公孫丑記

其言耳。林慎思晁說之均本昌黎說。而晁說尤詳。云書載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諡。如齊宣

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諡。軻著書時。所見諸侯不應

皆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孟子見惠王。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決不見

平公之卒也。故予以愈言爲然。林之奇亦謂孟子之書。乃公孫丑萬章諸人之所錄。其稱

萬子曰者。則又萬章門人所錄。蓋集衆人之聞見而後成也。按此等異說。起於後儒。漢時無有。論衡對作篇。楊墨之學。不亂傳義。則孟子之傳不造。風俗通窮通篇。孟子去齊之魯。臧倉沮之。又絕糧於鄒薛。困殆甚。退而與萬章之徒。作書十一篇。趙岐題辭云。孟子自知遭蒼姬之訖錄。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利。退不能信三代之遺風。是故垂憲章以貽後人。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諸家所論。並同史記。朱子云。孟子疑自著之書。故首尾文字一體。若是門弟子集。則其人亦甚高。不得謂軻死無傳。吳伯豐問韓子說與史記不同。先生謂史記近是。而滕文公首章道性善處。注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辭。又於第四章決汝漢處。注曰記者之誤。不知如何。答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所就也。論語便是記錄綴輯所爲。非一筆文字。郝敬謂論語章法簡短。故是後人記錄。孟子文章長展。非他人可代。蘇明允謂孟子之文。不爲巉刻嶄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斯爲知言。方中履謂諸侯之諛。安知非後人所加。閻若璩謂孟子道不行。歸而作書七篇。卒當赧王之世。卒後書爲門人所敘定。故加諛焉。陳澧云。孟子書諸弟子問而孟子答之。多客主之體。乃戰國文

體也。原注如下居漁父之類、如萬章謂今之諸侯猶禦。其持論之嚴如此。則其間不託諸侯不見諸侯。

爲客主之辭矣。李榕村語錄云。萬章好論古。大抵雜取一切野史而不知其人。至大禹伊

尹孔子。皆加疑惑。此不知孟子文禮故也。萬章篇所論唐虞三代之事。閒遠深博。非問答

之文。不能暢達之。讀書豈可不識文章之體乎。詳稽諸說。則雖門人或有記述。而必經孟

子自訂。至諸侯王之稱諡。則年譜謂孟子卒於赧王二十六年。魯平梁襄均已前卒。無須

門人加諡。若弟子之稱子。如公都子樂正子屋廬子。則孟子原與論語不同。論語弟子於師稱子。師於

弟子稱名。孟子則稱弟子爲子。如子來幾日矣子以爲有王者作之類。弟子稱師爲先生爲夫子。先生何爲出此言也。外人皆稱夫子

好辨。趙氏章句。固明云子爲通稱矣。又史記稱孟子七篇。漢志云十一篇。趙岐云有外書四

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正。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人依託而作

也。

韓非子顯學篇。孔子之卒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

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公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聖賢羣輔錄云。居環堵之室。華門

圭竇。褻牖繩樞。併日而食。以道自居者。子思氏之儒也。衣冠中。動作順。大讓如慢。小讓如

僞者。子張氏之所行也。顏氏傳詩。爲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爲疏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爲恭儉莊敬之儒。仲梁氏傳樂。爲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爲潔淨精微之儒。按八儒之別。今不可考。羣輔所云。尤乏旁證。七十子史記。有傳不具述。漢志儒五十三家。其屬於孔門者。約十二人。一曾子。十八篇。王應麟曰。今十篇。自修身至天圓。皆見大戴禮。晁氏曰。視漢亡八篇矣。一子思子。廿三篇。沈約謂禮記內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已見上、御覽四百三。引子思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卽表記語。三百八十六。引子思子曰。中行穆伯手捕虎。五百六十五。引子思子曰。繫於樂者。重於憂。厚於樂者。薄於行。君子同。則有樂。異。則有禮。初學記引子思子曰。東戶季子之時。道上雁行。而不拾遺。耕耨餘糧。宿諸畝首。孔叢雜訓篇。載孟軻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云云。此其佚文也。一漆雕子。十二篇。注漆雕啟後。王應麟曰。史記列傳作漆雕開字子開。蓋名葉德輝曰。說苑引孔子問漆雕馬人。論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之賢。家語好生篇。引作漆雕憑。疑名憑字馬人。漆雕啟之後。他無所見。或卽馬人。一宓子。十六篇。注名不賤。孔子弟子。師古曰。宓讀與伏同。葉德輝曰。韓非外儲呂覽新書淮南子韓詩外傳說苑論衡家語注引宓子賤。皆治單父時事。當在十六卷中。一景子。三篇。注說宓子語似其弟子。一世子。二十一篇。注名碩陳人也。七十子之弟子。王應麟曰。論衡本性篇。周

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惡性養而致之則惡長。如此則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春秋繁露命序篇。世子曰。功及子孫。光輝百世。聖世之德。莫大於世。故予言春秋。詳己而略人。則世子蓋治春秋者也。一魏文侯六篇。文侯子夏弟子。葉德輝曰、樂記引魏人文侯問子貢樂、魏策引魏文侯辭韓索兵、及疑樂羊烹子、命西門豹爲鄴令、與虞人期獵、呂覽期賢篇引魏文侯式段干木之閭、樂成篇引與田子方論收幼孤、自知篇引問任座君德、淮南人間訓、引魏文侯不賞解篇東封上計、韓詩外傳引魏文侯問狐卷子、說苑君道篇引魏文侯賦鼓琴、復思篇引樂羊攻中山、尊賢篇引下車趨田子方、及觴大夫於曲陽、善說篇引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反質篇引御廩災、文侯素服避正殿、新序雜事二、引魏文侯出遊、見路人負芻事、雜事四引與公季成議田子方、刺奢篇引見箕季問牆毀、其言皆近道、當在六篇中、

一李克七篇。注子夏弟子。爲魏文侯相。據釋文則子夏再傳弟子也。說詳下、王應麟曰、韓魏文侯問李克、文選魏都賦注引李克書、一公孫尼子二十八篇。注七十子之弟子。卽傳樂記者也。王應麟曰、似欽韓曰、荀子強國篇稱公孫子語、葉德輝曰、北堂書鈔引公孫尼子云、太古之人飲露食草木實、有聖人爲火食、號遂人、爲飲食以通血氣、文選沈修文三月三日詩注、引公孫尼子云、衆人役役以忘情、據此則其書唐時猶存、故稱引獨多也、一孟子十一篇。內書七篇。已列於經。一孫卿子三十三篇。注名况。趙人爲齊稷下祭酒。有列傳。史記本作荀卿。謝墉云。荀孫二字同音。語遂移易。如荆卿又爲慶卿也。顏師古曰、本日荀卿、避宣帝諱故曰孫、謝墉駁云、漢不諱嫌名、荀淑荀爽、俱用本字、左傳卿也。荀息以下、並不改字、何獨於荀卿改之、蓋荀孫二字同音、語遂移易、如荆卿又爲慶卿也、胡

元儀云、荀姓郇伯之後、以國爲氏、又稱孫者、蓋郇伯公孫之後、以孫爲氏也、潛夫論志姓氏篇、王孫氏公孫氏、國自有之、孫氏者或王孫之班、或孫之班也、是各國公孫之後、皆有孫氏、王先謙曰、荀書議兵篇、稱孫卿子、自著其氏也、汪中曰、荀卿之學、出於孔子、而尤有功於諸經、經典釋卿者尊美之稱、蓋若今人自稱甫矣、

文敘錄。毛詩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毛詩荀子之傳也。漢書楚元王傳。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同受詩於浮丘伯。伯者孫卿門人。鹽鐵論云。包丘子與李斯俱事荀卿。丘包即浮丘。劉向敘云。浮丘伯受業爲名儒。漢書儒林傳。申公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魯詩荀卿之傳也。韓詩之存者外傳而已。其引荀子以說詩者四十有四。韓詩荀卿之別子也。經典敘錄云。左左明作傳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卿名况。左氏春秋荀卿之傳也。儒林傳又云。申公以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穀梁春秋荀卿之傳也。荀卿所學本長於禮。儒林傳云。東海蘭陵孟卿善爲禮春秋。授后蒼疏廣。劉向敘云。蘭陵人多善爲學。蓋以荀卿也。長老至今稱之。蘭陵人喜字爲卿。蓋以法荀卿。又二戴並傳自孟卿。大戴禮曾子立事篇。載修身大略二篇文。小戴樂記三年間鄉飲酒義篇。載禮論樂論篇文。由是言之。曲

臺之禮。荀卿之支與餘裔也。按劉向又稱荀卿善為易。易者商瞿受於孔子而授於馯臂子弓。荀子非相非十二子儒效三篇。每以仲尼子弓並稱。楊倞以子弓為仲弓。云子者著其為師。按荀子與仲弓相距甚遠。不得為師。韓昌黎以為馯臂。蓋弟子尊其親師。故奉以次孔子也。卿於經信無所不通矣。一芋子十八篇。注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顏注芋音弭。王念孫曰。史記孟荀列傳。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索隱吁音芋。別錄作芋子。芋子是齊人。阿又屬齊。恐即吁子。音弭誤也。此外引於詩傳者有仲梁子。定之方中毛傳引、檀弓亦引之、鄭志答張逸云魯人、蓋即所謂仲良氏之儒、高子。周頌絲衣篇小雅小弁篇並引、孟子趙注云、齊人、孟仲子。孟子趙注云、孟引於記者檀弓有縣子瑣祭義有樂正子春。曾子弟子保傳篇有青史氏。漢志樂家有王禹。漢志王禹記二十四卷其散見於孟子者尤夥。雖純駁不一。要皆洙泗之羽翼也。

附論經數

莊子天運篇。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六經之目始見於此。漢亡其一。於是滅六為五。御覽六百八引白虎通論云。五經何謂也。易尚書詩禮春秋也。古以易書詩禮樂春

秋爲六經。至秦焚書。樂經亡。今以易書詩禮春秋爲五經。白虎通五經篇、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

詩信、有樂無春秋、蓋言古之五經、西京所立五經博士是也。其六經之目。或改爲六藝。周以禮樂射御書數爲六藝、史記孔子世家備王道、成六藝、弟子身通六伯夷列傳猶考信於六藝、滑稽傳孔子曰六藝

是也。亦或名爲六學。漢書儒林傳。六學者王教之典籍是也。史記六藝以此缺焉漢書作六學其稱六經者。或係述古。如司馬相如封禪書或以頌莽。王莽補作樂經、故揚雄劇不多見。春秋緯說題詞。

以詩書易禮孝經爲五經。始進孝經於經。因是有以論語孝經合五經而爲七經者。如

三國蜀志秦宓傳。稱文翁遺相如東受七經。後漢書趙典傳注。引謝承書。稱典學孔子

七經是也。晉傅咸爲七經詩、以易書詩周官左傳孝經論語爲七經、蓋此外有稱五經五緯爲

十經者。南史周續有以六經加六緯爲十二經者。莊子天道篇釋皆誕妄不足取。白虎通又

云。禮有儀禮周禮禮記曰三禮。春秋有左氏公羊穀梁曰三傳。與易書詩通數。亦謂之

九經。唐人因之爲九經科目。開成石經。於九經外並及孝經論語爾雅。後蜀亦然。是爲

十二經。迨宋補刻蜀石經孟子。又自刻石開封臨安。於是十三經之名立矣。又有加大戴

經者未行。

龔自珍曰。善夫劉向之為七略也。班固仍之。造藝文志。序六藝為九種。有經有傳有記。有羣書。後世以經之貳為經。龔云七十子尊論語而讀孝經、小學者又經之戶樞也、不敢以論語孝經夷於記、遠之羣書、非傳、於是三為經之貳、以傳為經。左氏公羊穀梁以記為經。大戴小戴以羣書為經。禮周子孟猶未快意。則以經之與儻為經。爾雅是也。按漢志明云。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自珍以今文自詭惡歆而欲去其名。豈漢書亦可改乎。孝經明名為經。何以非經。論語先於孝經。而次於春秋。何以獨不得為經。自珍乃謂論語可名經。則向早名之。且曰序八經。不曰序六藝矣。按向但言序六藝。不云序六經。謂論語。孝經。不名藝。可也。謂其非經。可乎。信如此言。二書既非記。非傳。非羣書。而又不得為經。則當屏諸七略之外矣。自珍既信漢志明云。周官經六篇。傳四篇。何以不得名經。而為羣書。謂經名為歆所增。則是班固所據者。歆之本。何云固仍向略。且羣書者。七略之總名。志云歆總羣書云云今以是奉於周官。將諸經。諸子。皆非書乎。禮經中有記。十七篇中惟五篇無記記中亦有經。見上禮記條禮記自孔氏固有。孔氏所修者。翼奉云。王者忌子卯。禮經避之。蓋本玉藻。子卯。稷食之言。安見記不得為經乎。傳不得為經。在訓詁之傳。則然。若春秋經。以明義。傳以敘事。義非事。不明。則經非傳。不立公穀。雖不能擬左氏。亦與

詰訓有別。且附經之傳。亦得稱經。易有先例。如易上下經爲經、十翼爲傳、而漢志稱易經十二篇者、非獨三傳然也。經訓爲常。匪有定體。如老子道德經其文經也。而其義不可爲常。則降而爲子論語。孝經其文子也。而其義不可易。則進爲經。明乎此。則孟子何不可經乎。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舍雅而言詩書禮。雖聖人不能爾雅者。實六學之通學也。今人謂名數學爲科學之科學、爾雅則爲國學各科之科學、其中有釋經者。亦有爲經所本者。孫星衍謂釋地四篇爲禹作意義、而後著作者有所本、古倉頡書亡、爾雅釋詁等篇、容有倉頡舊義在其中、固與經相依爲命。而謂爲經之興。臺尤見其不知量也。要之論語孝經爾雅孟子。漢文帝時已立博士。合以白虎通所稱九經。則十三經之目。不啻爲先漢所創。異議紛紛。可以不置辨矣。

漢儒傳授 凡一系相承者錄之、僅云治某家學者不錄、

戰國之時。九流並興。而顯者獨儒術。韓非子雖並稱儒墨爲顯學。然觀顯學篇云。孔子墨子俱道堯舜。淮南子主術訓。孔墨皆修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要略又言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則知墨學之所以顯者。正因其剽竊孔氏。摭拾六藝也。其他各家皆微。或

不久而絕。六藝之術。雖未行於上。固已盛行於下矣。及李斯以荀卿之學入秦。取顯仕而
其後。卒以燔經。則所謂蠹生於木而反以害木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四年。丞相李斯
曰。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
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
有學。本作有學法令、徐廣曰一無法令二字、按無者是、以吏爲師。制曰可。胡三省泥於非博士所職之文。謂秦之焚
書。焚天下人所藏之書。其博士所藏者。固在非也。秦時方伎術數。皆立博士。不獨六藝。王
維云、秦博士姓名可考者、博士僕射有周青臣、博士有淳於越、有伏生、有叔孫通、有羊子、有正先、有黃疵、其中蓋不盡經術之士、如黃公之書、七略列于法家、而秦始皇本紀云、使博士爲仙真人詩、又有占夢博士、殆諸子詩賦術數方技、皆立博士云、自下焚書之令。六藝博士當然廢除。儒林傳、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至二世時尚在職、按通傳、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則非經學博士、而其他固未盡廢。趙岐云、秦焚滅經術、孟子徒黨盡矣、本書號爲諸子、故篇籍得不泯滅、則百家語實未嘗焚、觀九流非有傳授、廢博士者、即非博士所職、固在焚燒之列矣。博士所職者皆法令所許可、非而皆存于漢可知、博士所職、猶言非法令所許可、
劉子駿曰。暴秦燔詩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
王遐遠。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他書。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
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至孝武皇

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掇拾灰燼之餘表章而訓釋之以存什一於千百。漢儒衛道之心烈矣。

漢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王葵園曰、王充論衡云、

按志既云、傳者不絕、是此書未缺、發屋得易之事、迺俗說也、易傳周氏二篇。字王服氏二篇。劉向別錄云號何蔡公

二篇。衛人事周王孫韓氏二篇。名嬰王氏二篇。名同丁氏八篇。名寬孟氏京房十一篇。又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

氏段嘉十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

秦禁學。易爲卜筮之書。傳者不絕。漢興田何子襄。史記以齊田徒杜陵號杜田生。田何以上

授東武王同子中。洛陽周王孫。梁丁寬子襄。齊服生。梁項生。田何周王孫授蔡公王同

授大中大夫淄川楊何叔元。城陽相齊卽墨成。姓卽墨太子門大夫廣川孟但。魯周霸。莒

衡胡。莒人姓齊相臨淄主父偃。丁寬復從周王孫受占義。授同郡碭田王孫。田何再傳楊何授太

史公司馬談。太中大夫京房。別一京房、非田王孫授博士沛施讐長卿。曲臺署長蘭陵孟

喜長卿。少府琅邪梁丘賀長翁。本從太中大夫京房受易、後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

施讐授安昌侯河內張禹子交。讐謙讓稱學廢不教授、梁丘賀爲少府事多、迺遺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讐問學、讐固辭不獲、會稽太守琅邪

魯伯。施讎一傳魯伯授常山太守太山毛莫如少路。琅邪郗丹曼容。張禹授大司空長平侯淮

陽彭宣子佩。少府沛戴崇子平。以上施讎再傳由是施家有張彭之學。

孟喜父號孟卿。善爲禮春秋。後見以禮經多。春秋煩雜。乃使喜從田王孫受易。喜好自稱譽。

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郟。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同門梁丘賀

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博士缺。衆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

喜。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兄讀曰況司隸校尉魏郡蓋寬饒次公。又蜀人趙賓、持論巧

名之、後賓死、喜不肯切、今不錄、由是有翟孟白之學。

梁丘賀傳其子黃門郎臨。臨授御史大夫琅邪王駿。少府代郡五鹿充宗君孟。梁丘賀再傳充

宗授光祿大夫給事中平陵士孫張仲方。真定太守沛鄧彭祖子夏。新莽講學大夫齊衡

咸長賓。以上梁丘賀三傳由是梁丘有士孫鄧衡之學。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延壽云嘗从孟喜問易。本傳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與相同、會喜死。房以爲延

壽易卽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房授東海殷嘉。殷一作段中郎河東姚平。中郎任良。

博士河南乘弘。乘或作桑吳郡周敞。由是易有京氏之學。

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治易爲郎。至單父令。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象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授琅邪王璜平中。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沈欽韓曰、隋志云直傳易其本皆古字、號古文易、

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傳至相。相傳子郎中康。及豫章都尉蘭陵母將永。由是易有高氏學。高費皆未嘗立於學宮。

別出者又有韓氏易。白氏易。韓氏名嬰。推易意而爲之傳。孫商爲博士。其後涿郡韓生以易徵待詔殿中。蓋寬饒嘗受之。白氏名子友。漢博士。授槐里令平陵朱雲字游。雲授泰山太守九江嚴望。博士九江嚴元仲能。長安惠莊。

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二十二卷、王葵園曰

十一篇。王鳴盛曰、以大傳繫經下者、尊伏生也、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

故二十九篇。沈欽韓曰、章句經師指括其文、敷暢其義以相教授、解故者管子刑法解墨子經說之類、解故不必盡人能爲、章句各師皆有、但繁簡不同、歐陽說義二

篇。議奏四十二篇。宣帝時石渠論

伏生名勝。字子賤。濟南人也。故秦博士。秦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

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於齊魯之間。授太子家令潁川晁錯。博士濟南張

生。千乘歐陽生和伯。伏生一傳晁錯授丹陽都尉汝陰何比干少卿。見何法盛中興書張生授都尉夏侯

氏。本傳云、魯周霸賈嘉、頗能言尙書、未著何人所授、歐陽和伯授御史大夫兒寬。伏生再傳兒寬授魯蘭卿。蘭音奸及歐陽

生子。伏生三傳

歐陽生子世傳其學。至曾孫高子陽爲博士。高孫地餘、官至少府、地餘少子政、爲莽講學大夫

歛授郎中平原禮仲威、新息高獲敬公、諫議大夫濟陰曹曾伯山、伯山授子河南尹祉、由是尙書有歐陽之學。歐陽高授太子太傅濟南

林尊長賓。林尊授丞相關內侯平陵平當子思。信都太傅梁陳翁生。歐陽高再傳由是歐陽有

平陳之學。翁生授博士琅邪殷崇石。扶風楚龔勝君賓。平當授博士九江朱普公文。司隸

勃海鮑宣子都。歐陽高再傳朱普授太常關內侯桓榮春卿。議郎彭閔作明。議郎吳郡皋弘奉

卿。歐陽高再傳桓榮傳子太常郁仲恩。又授明帝及虎賁中郎將南昌何湯仲弓。侍講九江胡

憲。九江鮑駿。汝南張輔孟侯。少府潁川丁鴻孝公。歐陽高再傳桓郁傳子大鴻臚陽平侯叔元。

又授太尉弘農楊震伯起。丁鴻授蕲長陳留陳弇叔明。太尉彭城劉愷。北海巴茂。太守九

江朱伉。歐陽高再傳桓焉授司空郿鄉侯江夏黃瓊世英。司空臨晉侯弘農楊賜伯獻。楊震傳

子太尉秉叔節。又授虞放陳翼。歐陽高七傳。桓焉又傳孫御史中丞關內侯典公雅。

夏侯都尉授族子昌邑王太傅始昌。始昌授同族長信少府勝長公。勝又事簡卿。是為大

夏侯之學。大夏侯授從兄子太子太傅建長卿。光祿勳齊周堪少卿。襄成君魯孔霸次孺。

丞相建武侯陽夏黃霸次公。大夏侯一傳。周堪授博士魯國牟卿。列卿長安許商長伯。孔霸授

漢元帝。又傳子丞相博山侯光子夏。光又事牟卿。大夏侯再傳。許商授列卿沛唐林子高。博士

平陵吳章偉君。列卿重泉王吉少音。博士齊煠欽幼卿。大夏侯三傳。煠音桂。吳章授御史大夫平陵

云敞幼孺。大夏侯四傳。

夏侯建傳勝學。又事歐陽高。是為小夏侯學。小夏侯傳少府平陵張山拊長賓。張山拊授

黃門侍郎平林李尋子長。關內侯光祿大夫領尚書事鄭寬中少君。廣陵太傅山陽張無

故子孺。城陽內史信都秦恭延君。膠東相陳留假倉子驕。小夏侯再傳。鄭寬中授御史大夫東

郡趙玄。水衡都尉扶風班伯。張無故授新太傅唐尊伯高。秦恭授博士魯馮賓。小夏侯三傳。

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家語後序、稱安國受書於伏生。逸書得十餘篇。獻之

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為諫大夫。授兒寬都尉朝。都尉姓。太史河內司馬遷子長。都尉

朝授膠東庸生譚。譚授博士。部刺史清河胡常少子。常授右扶風。馮徐敖。敖授王璜。平陵塗輝子真。輝授河南桑欽君長。

伏生二十九篇。孔疏云。堯典一。連慎徽以下、皋陶謨二。連帝曰來禹以下、禹貢三。甘誓四。湯誓五。盤庚

六。三篇同卷高宗彤日七。西伯戡黎八。微子九。太誓十。三篇同卷牧誓十一。洪範十二。金縢十三。

大誥十四。康誥十五。酒誥十六。梓材十七。召誥十八。洛誥十九。多士二十。無逸二十一。

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顧命二十五。連王出以下、二篇同卷、費誓二十六。呂刑二

十七。文侯之命二十八。秦誓二十九。鄭注於此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一篇。秦誓

二篇。爲三十四篇。王應麟曰。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後得秦誓一篇。齊召南曰。秦誓卽僞

秦誓。凡漢儒所引赤烏白魚皆是。王葵園曰。伏生二十九篇。非二十八篇。以本志及史

記儒林傳爲定。王氏經義述聞。謂二十九篇。今文有太誓。非宣帝時河內女子始得是

也。按僞秦誓。軼文與伏生所傳各篇全不相侔。其爲後出無疑。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明

云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使出。自伏生博士。其可欺乎。史漢均言二十九篇者。乃預

紀之以省繁文。應麟說是也。至古文多於今文之數。史漢儒林傳。統言十餘篇。藝文志

云十六篇。篇名及數目。鄭注書序。與梅賾所傳孔本不同。詳後孔傳定讞篇。

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魯故二十五卷。魯說二十八卷。齊后氏故二十卷。王葵園云后蒼齊

孫氏故二十七卷。齊后氏傳三十九卷。齊孫氏傳二十八卷。齊雜記十八卷。韓故三十六

卷。韓內傳四卷。韓外傳六卷。韓說四十一卷。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

齊人浮丘伯受詩於荀卿。見上篇授楚元王劉交字游。及交子夷王劉郢客。楚中大夫魯穆

生。楚中大夫魯白生。太中大夫魯申公培。申公以詩爲訓故。以教亡傳。疑者則闕勿傳。是

爲魯詩。授郎中令蘭陵王臧。御史大夫代趙綰。臨淮太守魯孔安國子國。膠西內史周霸。

城陽內史夏寬。東海太守碭魯賜。長安內史蘭陵繆生。膠西中尉徐偃。膠西內史鄒闕門

慶忌。瑕丘江公。魯許生。免中徐公。申公一傳大江公。即瑕邱江公、以別有博士江公、故稱大江許生授丞相扶陽侯鄒

韋賢長孺。申公再傳賢傳子丞相玄成。玄成及兒子車騎將軍賞。以詩授哀帝。由是魯詩有韋

氏學。許公徐生授博士東平王式翁思。申公再傳王式授淮陽中尉山陽張長安幼君。楚太傅

東平唐長賓。博士沛褚少孫。御史大夫沛薛廣德長卿。申公三傳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

薛廣德授光祿大夫楚龔勝君賓。太山太守楚龔舍君倩。張長安授兄子諫大夫游卿。申公

傳四 張游卿授元帝及泗水中尉琅邪王扶。王扶授博士陳留許晏偉君。由是張家有許氏學。

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是為齊詩。授夏侯始昌。始昌授少府郎后倉近君。固

再傳后倉授諫大夫下邳翼奉少君。前將軍領尚書事蘭陵蕭望之長倩。望之又事治齊詩之白奇。丞相

樂安侯東海匡衡稚圭。三傳匡衡授高密太傅琅邪伏理旃君。大司空琅邪師丹公仲。詹

事穎川滿昌君都。侍中光祿大夫扶風班伯。四傳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滿昌授九

江張邯瑯邪皮容。伏波將軍新息侯扶風馬援。五傳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韓生以易詩授。易傳不顯。見前推詩人之

意。作內外傳數萬言。是為韓詩。授淮南賁生。河內趙子。趙子授丞相陽平侯蔡誼。再傳蔡

誼授博士河內食子公。食音嗣昌邑中尉王吉。三傳子公授部刺史泰山栗豐。王吉授博士

淄川長孫順。韓嬰四傳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栗豐授山陽張就。長孫順授東海髮福。韓

傳五 皆至大官。徒衆尤盛。

河間大毛公享受詩於荀卿。是為毛詩。一云受於扁妙子、均見上篇授趙人小毛公。長為河間獻王博

士授趙國貫長卿。卿一作公長卿授阿武令解延年。解延年授徐敖。徐敖授九江陳俠。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俠授九江謝曼卿。曼卿授議郎東海衛宏敬仲。穎陰令賈徽元伯。

禮古經五十六卷。經十七篇。后氏戴氏、按漢志本作七十篇、今篇數止於十七、又志云、記百三

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曲臺后倉九

篇。樂家樂記二十三篇。論語家孔子三朝記七篇。又中庸說二篇、明堂陰陽說五篇、議奏三十八篇、

漢興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梁七錄云、待其生得十七篇、未審所本、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蕭奮授東

海孟卿。即孟喜之父、孟卿授魯閭丘卿。少府東海后倉近君。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

記。師古曰曲臺殿在未央宮、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著說、因以立名、授中山中尉沛聞人通漢子方。信都太傅梁戴德延君。九

江太守梁戴聖次君。東平太傅沛慶普孝公。鄭玄云。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及五傳弟

子戴德、戴聖、名世也。五傳者高堂生一、蕭奮二、孟卿三、后倉四、戴德聖五、據此則蕭奮即高堂生弟子、大戴德授郡守琅邪徐良旂

卿。小戴聖授大鴻臚梁橋仁季卿。琅邪太守梁楊榮子孫。師古曰子孫榮之字、慶普授族子豫章太

守咸。及魯夏侯敬。

魯徐生善爲頌。儒林傳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頌、後云而瑕丘蔥奮、以禮至淮陽太守、文法正同、鄭玄以奮爲高堂生弟子、則徐生恐亦高堂弟子、孝文時

以頌爲禮官大夫。授公戶滿意桓生。單次。公戶姓、滿意名、與桓生及單次凡三人、皆爲禮官大夫。徐生又傳子

至孫。孫延亦爲禮官大夫。襄官至廣陵內史。諸言禮爲頌者由徐氏。

古經之出。其說有三。後漢書儒林傳云。孔安國所獻。論衡佚文篇云。魯共王發孔子宅

得禮三百。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隋志。古經出於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

餘燼。得而獻之。按漢志云。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

篇。十七本作七十、今从劉敞說改、六藝論亦云。後得孔子壁中河間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是古文原

有二本。一出孔氏。卽共王所發。而安國所獻者。王充說共王上言武帝、非是一出淹中。卽獻王所上者。

五十六篇。去十七篇。恰得三十。有九。卽所謂逸禮也。王應麟曰。逸禮篇名。頗見於他書。

若學禮見賈誼傳。天子巡狩禮見周官內宰注。朝貢禮見聘禮注。朝事儀見覲禮注。禘

嘗禮見射人疏。中霽禮見月令注。及詩泉水疏。王居明堂禮。見月令禮器注。古大明堂

禮。昭穆篇。見蔡邕論。本命篇見通典。聘禮志見荀子。又有奔喪投壺遷廟釁廟曲禮少

儀內則弟子職諸篇。見大小戴記及管子。按西漢古文學。雖微。猶有傳授。惟逸禮絕無。

師承故存者甚寡。皆由后倉等因陋就簡。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不知於殘斷篇簡。求天子諸侯卿大夫之本制也。

記百三十一篇。有謂係合大小戴所傳而言者。清錢大昕云。小戴記四十九篇。曲禮檀弓雜記。皆以簡策重多。分爲上下。實止四十六篇。合大戴之八十五篇。正協百卅一篇。

之數。畢沅夏小正注序云。小戴有四十九篇。大戴有八十一篇。因八十二至八十五缺。遂謂止於八十一。合

之得百三十篇。較志祇少一篇。二說少異。而其旨則一。按敍錄引晉司空長史周禮論

序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隋志謂古記五種。合二百十四

篇。戴德刪其繁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是戴記由五記中錄出。非專出於百三十一

篇之記。小戴月令明堂位疏云。於別錄屬明堂陰陽樂記疏云。於別錄屬樂記。即樂類

而大戴千乘等七篇。千乘四代虞戴德語。志小辨用兵少間。實卽孔子三朝記。尤爲顯明。且二戴既同傳禮。

何故。小戴所取必爲大戴所棄。亦不可通。說文自序。魯共王得壁中書。有禮記。河間獻

王傳敍王所得書。又有禮記。是百卅一篇之記。實與禮經同出。非漢儒所綴緝也。小戴

之書。有謂係從大戴本刪出者。周禮論序上見戴聖刪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

隋志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漢末馬融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二說皆以小戴之書。取於大戴。大戴八十五篇。存者卅九。亡者四十六。而小戴有四十九篇。故隋志謂三篇為馬融所增。以符其數。戴震辨之曰。隋志說不知何本。今考後漢書橋元傳云。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仁卽班固所謂小戴。授梁人橋季卿者。成帝時嘗官大鴻臚。其時已稱四十九篇。無四十六篇之說。又孔疏四十九篇之首。皆引鄭目錄。鄭目錄之末。必曰此於劉向別錄屬某門。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皆劉向別錄所有。安得以為馬融所增。疏又引鄭六藝論云。戴德傳禮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鄭為馬融弟子。三篇果融所增。鄭不容不知。豈有以四十九篇屬戴聖之禮。愚按大戴篇目文辭。與小戴同者。有哀公問於孔子。與小戴哀公問同曾子大孝。小戴祭義文同諸侯釁廟。小戴雜記文同朝事。小戴聘義文同投壺。小戴投壺略同五篇。略同者有王言制略。同本命。後半篇與小戴喪服四制文同二篇。已缺而可考者。又有禮器。五經異義引祭法。皮日休文數補二篇。若小戴全取於大戴。何故猶有複篇。蓋二戴之書。皆採自古五記中。彼此各行。其是固不相謀。而小戴所採。尤為純粹。陳澧云。大戴記

有夏小正。此最古之書。而小戴不取者。以其記禮之語少也。不取曾子十書。蓋以爲子書之類也。不取千乘篇。則尤有識。此篇所云下無用則國家富。立有神則國家敬。兼而愛之。則民無怨心。以爲無命。則民不偷。此則墨氏之說矣。下無用者貴儉也。立有神者明鬼也。以爲無命者非命也。兼愛則尤顯然者也。不知墨氏之書。何以竄入孔子三朝記。小戴不取宜矣。考漢書郊祀志。王商等引禮記曰。燔柴於泰壇。瘞埋於太折。爲祭法文。王莽引禮記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徧爲曲禮文。又引禮記曰。天子藉田于畝。以事天地。爲祭義文。又行禮記祀典功施於民。則祀之。亦祭法文。又引禮記曰。唯祭宗廟社稷。爲越紼而行事。爲王制文。梅福傳引孔子曰。丘殷人也。爲檀弓文。劉歆引禮記王制天子七朝。又引禮記祀典曰。聖王制祀。今亦爲王制祭法文。韋玄成傳亦引禮記王制禮記祀典之文。皆在四十九篇之內。惟後漢書桓郁傳、竇憲引禮記云、天下之命、懸於天子云云、注云皆大戴禮之文、今保傳篇詳之、疑大戴至是始行、且劉向非習小戴者。而別錄亦四十九篇。後漢書曹褒傳。父充治慶氏之禮。褒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慶氏學遂行於世。則慶氏禮記亦四十九篇。蓋小戴最精。故諸家皆用之也。古記五種。合二百十五篇。記百三十一、明堂陰陽三十三、王氏三、樂記二十三、三朝記七、而劉向別錄云。古文記二

百四篇。少十一篇。隋志因增四為十四。尚少其一。則謂向少校一篇。考喪服四制孔疏云。別錄無此文。志言似矣。然向校小戴亦四十九篇。出一篇即入一篇。不能指為少校之證。陳壽祺疑樂記二十三篇。其十一篇已具百三十一篇內除之。故為二百四篇。孔子三朝記亦重出不餘者。以篇名不同之故。按樂記三朝記別自為書。非在百三十一篇之內。陳氏此言。蓋猶誤信錢畢二氏之說。以百三十一篇為合二戴本而成也。竊謂五種記文。其中必有重出之篇。劉向蓋取其全同者刊而去之。故少十一篇。其篇目則不可知矣。

周官經六篇。冬官亡、以考工記補之、合為六篇、周官傳四篇。

劉歆為王莽國師。始建立周官經。以為周禮。古名周禮、漢名周官、經、至是復名周禮、授緱氏杜子春。鄭樵通志、謂劉歆傳周

禮於杜子春及緱氏禮、又有緱氏要抄四卷、是以緱氏另為一人、今不取、大中大夫河南鄭興少贛、後漢書鄭興傳、晚善左氏春秋、將

敘錄杜子春受業於歆、還家以教門徒、好學之士、鄭興父子多往師之、又似以興為子春弟子、今仍從本傳、以興為歆弟子、穎陰令扶風賈徽元伯。賈逵傳、父

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興授子大司農衆仲師。徽授子侍中逵景伯。逵作周禮解詁、

禮記正義云。孝文時求得周官。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記補之。是周官出於

文帝時。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以景帝二年立。修學好古。所得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尙書禮禮記。釋文敘錄云。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是書得於景帝時。馬融云。孝武開獻書之路。周官出於山崖屋壁。禮記篇首正義論衡佚文篇云。魯恭王發孔子宅。得禮三百。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是又以爲得於武帝時。按藝文志。孝文時。魏文侯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司樂章。非得周官。烏從而知。是文帝時已列於秘府矣。志又云。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採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爲樂記。是獻王亦得其別本矣。史記封禪書云。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羣儒采封禪尙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是武帝議大典禮。必據周官。林孝存謂武帝知周官。爲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不辨而知其誣矣。考工記爲周時冬官所掌。前論已明。見宣聖訂修篇賈疏謂成帝時劉歆足成。固爲謬論。文帝時博士所作。亦祇有本制等篇。云補考工亦屬臆言。志又有周官傳四篇。王葵園謂周官既立博士。指王莽時當時志有傳說。故杜子春能通其讀。朱彝尊云。漢志儒家別有周政六篇。周法九篇。河間周制十八篇。注獻王所述。似與周官相表裏。不幸皆亡。說周禮者遂亦有文獻不足

之歎矣。

春秋古經十二篇。錢大昕曰、謂左氏經也、經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左氏傳三十卷。公羊傳十一卷。穀梁傳十

一卷。鄒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左氏微二篇。鐸氏微三篇。楚太傅鐸椒、張氏微十篇。曰、疑張

著、虞氏微傳二篇。趙相虞卿公羊外傳五十篇。穀梁外傳二十篇。公羊章句三十八篇。穀梁章

句三十三篇。公羊雜記八十三篇。公羊顏氏記十一篇。沈欽韓曰、顏安樂也、議奏三十九篇。石渠論、國

語二十一篇。左丘明著、

漢興北平侯武威張蒼受左傳於荀卿。荀卿以上見上篇、授梁太傅洛陽賈誼。同修者有京兆尹河

東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漢書儒林傳言張蒼與誼等同修、未言蒼授誼、今從釋文敘錄、誼授河間王博士趙貫公。又傳至

其孫嘉。釋文敘錄、言賈嘉授貫公、今從漢書、貫公授子蕩陰令長卿。賈誼再傳、又劉歆言有魯國桓公、未知所受、長卿授侍御史清

河張禹長子。賈誼三傳、此非帝師張禹、敘錄言長卿傳張敞、漢書但言敞修左傳、未言所受、今不取、禹授諫大夫尹更始。賈誼四傳更始傳子

大司農咸。又授胡常。及丞相高陵侯翟方進子威。賈誼五傳、胡常授郎中黎陽賈護。季君翟

方進授劉歆。歆亦事尹咸、賈誼六傳、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授賈徽。鄭興武都太守扶

風孔奮君魚。奮弟奇子異、亦習左氏、賈護授新厭難將軍蒼梧陳欽子佚。賈誼七傳賈徽授子侍中遠景

伯。孔奮傳子城門校尉嘉山甫。鄭衆傳子大司農衆仲。陳欽傳子博士元長孫。賈誼八傳鄭衆

傳子長樂未央。廐令安世。陳元授將作大匠扶風馬嚴威卿。賈誼九傳

漢興。齊人胡毋生子都。子都公羊壽弟子、授受見前篇、趙人董仲舒。竝治公羊春秋。子都當景帝時為博

士。年老歸教於齊。授丞相平津侯公孫弘。仲舒至武帝時。累官江都膠西相。授梁相蘭陵

褚大。諫大夫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丞相長史廣川呂步舒。鮑敞。惟嬴公不失師法。嬴公

授東海孟卿。符節令魯眭弘字孟。仲舒再傳孟卿授太子太傅蘭陵疏廣仲翁。眭弘授太子太

傅下邳嚴彭祖公子。齊郡太守丞薛顏安樂翁孫。御史大夫琅邪貢禹少翁。禹始事嬴公、仲舒三傳、

由是公羊春秋有嚴顏之學。疏廣授御史中丞琅邪筦路。嚴彭祖授少府琅邪王中。顏安

樂授菑川太守淮陽冷豐次君。少府菑川任翁。中壘校尉劉向。王彥。貢禹授潁川堂谿惠

仲舒四傳筦路授大司農鄆陵孫寶子嚴。王中授東平太傅琅邪公孫文。荊州刺史琅邪東門

雲。冷豐授大司徒東海馬宮游卿。郡守九卿琅邪左咸。堂谿惠授丞相史泰山冥都。仲舒五傳

筦路冥都。又事顏安樂。由是顏家有路冥之學。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申公浮丘伯弟子、浮丘伯荀卿弟子、荀卿為子夏五傳弟子、以上均傳詩、穀梁傳授無考、傳子至

孫爲博士。江公授魯榮廣王孫。皓星公。榮廣盡能傳其詩春秋。授諫大夫郎中戶將沛蔡

千秋少君。又事皓星公中山太傅丁姓子孫。師古曰、姓丁名姓、字子孫梁周慶幼君。江公再傳蔡千秋傳諫大夫長

樂戶將尹更始。丁姓傳長沙太傅楚申章昌曼君。江博士。江公之孫傳胡常。江公三傳尹更始傳子大

司農咸。又授翟方進。房鳳。胡常授新講學大夫蕭秉君房。江公四傳

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傳十九篇。齊說二十九篇。王葵園曰、下云傳齊論者惟王吉名家、吉傳云

王陽以說論語名、即此齊說也、魯夏侯說二十一篇。錢大昭曰、夏侯勝傳受詔撰論語說、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師古曰、張禹也、魯王

駿說二十篇。師古曰、王吉子、燕傳說三篇。議奏十八篇。石渠論

漢興傳論語者有三家。一魯論語。魯人所傳。即今所行篇次是也。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

府夏侯勝。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王駿。王吉子魯扶卿。鄭云扶先、或說先先生、太子少傅夏侯建。前將軍

蕭望之並傳之。各自名家。一齊論語。齊人所傳。別有問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二篇。其二十

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昌邑中尉王吉子陽。少府宋畸。御史大夫琅邪王卿。御史大夫貢

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譚並傳之。惟王吉名家。古論語者出孔氏壁中。凡二十一篇。

有兩子張。分堯曰篇後子張問何如斯可以從政以下爲篇、名曰從政、篇次不與齊魯論同。新論云、文異者四百餘字、孔安國爲之傳。安

世。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王吉庸生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而行於

齊論問王知道二篇。晁公武云。詳其名必是論內聖外王之道。未必非夫子之所留意者。王伯厚云。說文初學記等書。引逸論語言玉事。問王疑。即問玉。朱彜尊云。論語二十篇。皆即首章字義名篇。非有包括全篇之意。考之篆法。三畫正均者爲玉。中畫近上者

爲王。初無大異。因訛玉爲王耳。

說文引逸論語、璊下曰玉粲之璊分其璊猛也、玉篇引同、又曰璊玉色鮮白也、瓊赤玉也、瑩玉光也、璿瑾瑜美玉也、璫三采

玉也、璊充耳也、璊玉佩也、璊玉飾以水藻也、瑜瑋瑜瑋碧玉聲也、瑩下曰如玉之瑩、文選注初學記同、璠下云孔子曰美哉璠璠、遠而望之免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初學記亦引作逸論語、內聖外王之業。此傳會也。論衡正說篇。又云說論語者但知說文解語而已。不知論語本幾何篇。夫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勅記之時甚多。凡數十百篇。漢興

失亡。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廿一篇。齊魯河間九篇。凡三十篇。至昭帝女讀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尙稱書難曉。名之曰傳。後更隸寫以傳誦。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本。篇目或多或少。文讚或是或誤。九經考異謂河間論語。漢藝文志所不載。意必河間獻王所得。而王充曾見之者。今說文所引有逸論語。或其遺

文歟。論語正義駁之曰。魯論齊論。已見前志。不得別有齊魯合河間爲九篇。出於漢志之外。又合古論爲三十篇。古論久入孔氏。昭帝女何由得讀。既帝女能讀。何以宣帝時博士轉難曉。此皆無稽之談。不足與辨也。

孝經古孔氏一篇。孝經一篇。長孫氏說二篇。江氏說一篇。王葵園曰。儒林傳。博士江公。著孝經說。翼氏說一篇。后氏說一篇。雜傳四篇。安昌侯說一篇。五經雜議十八篇。

爾雅三卷二十篇。鄭氏六藝論云。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作孝經以總會之。駁五經異義又云。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以釋六藝之文。則二書同爲釋經總會之書。故漢志列爲一家。

秦時焚書。河間人顏芝。取孝經藏之。漢初芝子貞出之。本隋志凡十八章。是爲今文。漢志云。

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爲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古文之出。亦有二說。漢志云。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是出於武帝時。許冲上父說文云。古文孝經者。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議郎衛宏所校。與志不同。王應麟云。蓋出於武帝時。至昭帝時始獻之也。桓譚新論云。古孝經一千八百七十一字。今異者四百餘字。劉向云古文也。庶人章分爲二。曾子敢問章爲三。又多一章。凡二十

二章。見漢書注、劉炫古本、隋志云。劉向校經籍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煩惑以十八章爲定。有閨門章二十二字。是今文。又有別本。非顏芝之舊矣。

爾雅二十篇。今所傳者十九篇。經義叢鈔。陸堯春謂漢志或卽合序篇言。詩周南關雎傳正義引爾雅序篇云。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釋訓言形貌也。此序篇之僅存者。蓋序篇猶周易之序卦。尙書之百篇序。詩之大小序。此一說也。崔應榴曰。疇江翟氏謂祭名與講武旌旂三章。俱非天類。而繫於釋天。邢氏強爲之說。謂三者皆大事。祭名則天曰燔柴。講武則類於上帝。旌旂則日月爲常。義殊不了。古爾雅當更有釋禮一篇。與釋樂篇相次。此三章乃釋禮文之殘缺失次者耳。翟說可取。此又一說也。孫志祖則謂爾雅果有序篇。景純豈應刪而不注。廣雅篇第一依爾雅無釋禮篇。則疇江謂爾雅有釋禮篇亦誤。蓋釋詁分上下篇。故漢志云二十篇也。考諸書所引爾雅佚文。無云釋禮者。臧庸曰。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引禮親屬記。孟子帝館甥於貳室。趙岐注引禮記。皆爾雅釋親文。公羊宣十二年傳注引禮。乃釋水文。風俗通義聲音篇引禮樂記。乃釋樂文。此禮記中有爾雅之證。據此則爾雅多爲釋禮作。不必別有專篇。其佚一篇。

今無所考。姑從孫志祖之說可也。

建學設科

漢興鑿秦之弊。崇用儒術。表章六經。其可紀者至繁。而其要莫先於建大學。置博士。博士

之起。原於六國。史記循吏傳、公儀休魯博士也、褚先生補龜策傳、宋有博士衛平、漢書賈山傳、祖法

初、衛平在宋元王時、亦與孟子同時、疑當時未必置博士一官、史記所云博士

猶云儒生云爾、惟賈社為魏王博士弟子、則六國確有此官、與秦漢博士同矣、秦時多至七十人。漢

初因之。無專經。無常員。秦時方伎術數、皆立博士、不獨六藝、見上漢儒傳授篇、王國維曰、秦博士

雖七十人、特備員不用、漢無定員、百官公卿表、博士多至數十人、唐六典引漢官儀、文帝博士七十

人、又曰、高帝二年以叔孫通為博士、通非專經之士也、文帝時齊人公孫臣上書陳五德終始、帝召以

為博士、亦非專經、蓋猶秦制、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立博士。見趙岐孟子題辭武帝罷傳

記博士。獨置五經。儒林傳贊所謂書惟有歐陽高禮后蒼易楊何春秋公羊是也。王應麟

曰。後漢翟酺言文帝始置一經博士。今本一作五、王國維曰、北宋景祐本南宋嘉定本均作一、今本誤、考之漢史。文帝時申

公韓嬰皆以詩為博士。景帝以轅固生為博士。皆止於詩。餘經之立。自武帝建元五年始

贊言立五經。而獨舉其四。蓋詩已立於文帝時。今並詩為五也。今按晁錯張生為書博士。

董仲舒胡毋生爲公羊博士。皆在景帝時。是文、景時已立三經。武帝所立者僅易禮而已。禮博士后蒼又實昭帝時人。則禮或猶闕而未補也。宣帝時去楊何易立施孟梁丘三家。宣紀僅云、立梁丘、茲從林儒傳贊補、分蒼禮爲大小戴慶氏三家。儒林傳贊、僅云大小戴、茲據藝文志補、書自歐陽外別立大小夏侯。春秋自公羊外別立穀梁。合之齊魯韓詩爲博士者十四。是爲西漢十四博士。元帝增立京氏易。未幾而廢。平帝時王莽秉政立古文尙書毛詩逸禮樂經左氏春秋。增員至三十人。儒林傳贊、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尙書、王莽傳元始四年、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藝文志、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立博士、三輔黃圖、六經三十博士、王國維曰、計當時所立之學、不及三十家、蓋一家博士、不止一人也。光武中興以王莽之故遷怒古文博士名額。一依孝宣。易增京氏禮去慶氏。王國維曰、後漢初曾置慶氏禮、如曹充如曹褒如董鈞、皆傳慶氏禮者也、後慶氏學微、博士亦中廢、故司馬彪范曄均遺之也、書詩如故。儒林傳序毛、毛字當爲衍文春秋去穀梁。而分公羊爲嚴顏二家。是爲東漢十四博士。旋又立春秋左氏穀梁博士。未幾而罷。肅宗時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尙書毛詩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宮。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是又幾與立無以異矣。經典釋文序錄及左傳正義、並云和帝元興十一年、元興改元祇一年、鄭衆以建初八年卒、與之卒更在衆前、不及和帝之世、釋文及正義均誤、

王國維曰。武帝時論語孝經孟子爾雅。雖同時並罷。其罷之之意則不同。孟子以其爲

諸子而罷之也。至論語孝經則以受經與不受經者皆誦習之。不宜限於博士而罷之者也。七略六藝一百三家。於易書詩禮樂春秋之後。附以論語孝經。爾雅小學三日。六藝與此三者皆漢時學校誦習之書。以後世之制明之。小學諸書者。漢中學之科目。而六藝則大學之科目也。武帝罷傳記博士。專立五經。乃除中學校。目於大學之中。非遂廢中小學也。漢時教初學之所。名曰書館。其師名曰書師。其書用倉頡凡將急就元尙諸篇。其旨在使學僮識字習字。論衡省紀篇。充八歲出於書館。小僮百人以上。皆以過失袒謫。或以書醜得鞭。充書日進。又無過失。後漢書皇后紀。鄧皇后六歲能史書。十二通詩論語。梁皇后少善女工。好史書。九歲能誦論語。是漢人就學首學書法。其業成者得試爲吏。此一級也。其進則授爾雅孝經論語。有以一師專授者。亦有由經師兼授者。漢書平帝紀。元始三年立學官。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魏志邴原傳註。引原別傳。鄰有書舍。原遂就書。一冬之間。誦孝經論語。此由一師專授者也。平帝紀。元始四年。徵天下以一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此由經師兼受者也。且漢時有受論語孝經小學而不受一經者。無受一經而不先受論語孝經者。漢書昭帝紀曰。朕

通保傳。傳孝經論語尙書。後漢書范升傳。九歲通論語孝經。及長受梁丘易是也。共證十一條、茲漢人傳論語孝經者皆他經大師無以此二書專門名家者。如傳齊論有王氏吉駿父子貢禹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宋畸。宋畸無考。王吉則傳韓詩。王駿及五鹿充宗傳梁邱易。貢禹傳公羊春秋。庸生傳古文尙書。傳魯論者有夏侯勝韋賢蕭望之張禹朱雲龔奮魯扶卿。奮扶卿無考。夏侯勝則傳尙書。韋賢傳魯詩。蕭望之傳齊詩。張禹傳施氏易。朱雲傳孟氏易。傳孝經者有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長孫氏無考。江翁則傳魯詩與穀梁春秋。后蒼翼奉傳齊詩。蒼又傳禮。蓋經師授經亦兼授孝經論語。猶今日大學之或有預備科矣。愚按趙岐云。訖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呂東萊云。博文者課試之作也。王應麟云。歟哉。漢之尊經乎。儒五十三家。莫非賢傳也。而孟子首立博士。九流百八十九家。莫非諸子也。而通義得述孟子。翟氏灝考異云。孟子尊立最久。時論語孝經通謂之傳。而孟子亦謂之傳。如論衡對作篇曰。楊墨不亂傳義。則孟子之傳不造。劉向傳引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名世者。後漢書梁龔傳引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說文解字引傳曰。簞食壺漿。詩邶風正義引傳曰。外無

曠夫內無怨女。中論壽夭篇引傳曰。所好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又法象篇曰。傳稱大人正己而物自正。皆爲孟子中文。然則漢時論語孝經爾雅之傳。實廣於六經。孟子雖號諸子。而實次於論語。固不以博士之廢置爲盛衰也。

博士秩初四百石。宣帝增爲六百石。固微員也。然其得之也。則甚難。舉博士狀云。生事愛敬。喪沒如禮。通易尙書詩禮春秋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師事某官。見授門徒。五十人以上。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痍痼疾。三十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後漢書朱浮傳注及通典引漢官儀其任之也。又甚重。國有大政。則

參與議席。如文帝後元年。詔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武帝元朔元年。詔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是有大事。則奉使出巡。如武帝元狩六年。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元帝建昭四年。遣諫大夫博士賞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是其擢之也。又甚速。內則遷中二千石二千石。如叔孫通拜爲奉常。公孫弘一歲中。至左內史。是外則爲郡國守相。如董仲舒遷江都相。蕭望之爲平原太守。是蓋清要之任。固非同級之官。所敢望也。既有博士。必有弟子。弟子之置。自六國秦已然。賈祛魏博士弟子見上。史記叔孫通傳。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於公何如。博士諸生三十人。

對曰云云、是秦有弟子、漢書循吏傳、文翁爲蜀郡守、選張叔等十四人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是漢初亦有弟子、武帝元朔四年、因舊制、爲博士官、置

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長相丞。上所屬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昭帝時。增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時。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爲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平帝時。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爲員。後漢本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及六百石。悉遣子就學。自是游學增盛。至三萬餘生。養士之多。至是極矣。

既置弟子。必有登進之途。叔孫通作漢儀。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然後喟然興於學。高后文景。均不任儒。博士具官而已。迨武帝時。田蚡爲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爲丞相封侯。天下學士。始靡然向風。弘爲學官。見以文學禮義爲官者。遷常留滯。言於上。太常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太常藉奏。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平帝時、王莽秉政、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

補文學掌故、即本此制而變通之、其在外者、掌故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

行卒史。師古曰、左右內史後為左馮翊右扶風、而大行後為大鴻臚也、劉敍曰、吏乃以百石用者、以其曉事優之也、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

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自此以

後、公卿大夫多彬彬文學之士、以儒術至三公者、有蔡誼、韋賢、韋玄成、黃霸、匡衡、張禹、翟

方、進師丹、孔光、平當、彭宣、王嘉、何武、馬宮、官御史大夫者、有趙綰、兒寬、王卿、貢禹、蕭望之

薛、廣德、趙玄、云、敞、王駿、仕至九卿者、尤夥、逮至東漢、公卿幾無不通經術而桓榮、伏湛、袁

安、楊震、尤以經世其家、累葉貂蟬、濟濟踰踰、亦稽古之盛事也。

博士弟子講肄之所、是為太學、西京初無太學、公孫弘曰、請因舊官而興焉、其肄習之地

則太常也、武帝元朔三年始建太學、據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三輔黃圖云、漢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

玉海去城七里、東為常滿倉、倉之北為市、三輔舊事云、漢太學中有市有獄、關中記云、在安門之東、杜門之西、見困學紀聞卷十六世祖建武五

年起太學於東都、中元元年起辟雍、洛陽記、太學在洛陽城故開陽門外、去宮八里、講堂

長十丈、廣三丈、引見漢世祖紀建武五年注、述征記在國子學東二百步、漢官儀、辟雍去明堂二百步

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學舍頽敝、鞠為園蔬、牧童樵豎、至於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

永建六年九月。詔修太學。用工徒十一萬二千人。陽嘉元年作畢。凡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並立碑以紀其事云。

今古爭議

古無所謂今古文之分。如左氏穀梁春秋魯毛詩。皆出於荀卿。韓詩亦荀卿別子是也。及見述篇。漢初立學。亦不專今文。如左氏先師賈誼。文帝召以爲博士。誼弟子貫公。又與毛公同爲河間獻王博士是也。今文古文。卽今字古字。班志所謂古文者。指古字本言。今文者。卽用漢代之通行文字也。五經博士立經文。均用隸書。以便誦習。而古籀經本內則藏於秘府。外則私行於民間。校讐者欲取區別。於是。有今文古文之名。以學宮皆今文。私授民間者用古文。於是。今文古文移爲官學私學之代名詞。利祿之途。旣開。則內競之事。日甚。恐優者增立而劣者無以自存。於是。專己守殘之念。生而黨同妬真之謀。固官學欲共排私學。使不得立。遂由文字而牽及於學說。後遂有所謂古學今學矣。武帝時。穀梁家江公與公羊家董生並論。江公吶於口。而董生善屬文。丞相公孫弘本爲公羊學。比輯其議。

卒用董生。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由是公羊大興。太子又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宣帝卽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宜興。時江公再傳弟子蔡千秋爲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擢千秋爲諫大夫。千秋死。又徵江公孫爲博士。汝南尹更始。諫大夫劉向。並傳其學。江博士卒。又徵江公再傳弟子周慶丁姓。待詔保宮。甘露元年。迺詔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是非。時公羊博士顏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許廣。與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中郎王亥並論。各家五人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大盛。慶姓皆爲博士。斯行也。以天子之力。蓄之十餘年。而始發。汝諸儒不能與爭。上既令通五經之劉向、受穀梁以爲助、又令丁姓等授徒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始令合議、期在必勝、然其怒固未息。後元帝立京氏。易不久卽廢。蓋有由也。詩齊魯韓三家、已立於文景時、尙書大小何、同出於田何、禮大小戴慶氏、悉本於后蒼、故增立無問題、若穀梁則原與公羊異師、故公羊家極力排擠之、以宣帝篤好穀梁、計不得逞、京氏出於焦延壽、本非孟易、其暫立卽廢、想亦諸博士鑒於往事、排而去之、哀帝時。劉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尙書。皆列于學官。上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鑒於往事。深閉固拒。不肯置對。以尙書爲備。謂左氏不傳。

春秋。華陽國志、博士胥君安、以左氏不祖聖人相駁、欲以不誦絕之。歆因移書太常。加以責讓。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光祿大夫龔勝。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大司空師丹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帝雖謂歆無罪。然議遂不行。此西漢今古文之爭也。光武時。尙書令韓歆上疏。欲爲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議。范升言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太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辨難於雲臺。日中乃罷。升又奏言。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旣立。費氏怨望。春秋左氏。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不可錄三十一事。詔以下博士。陳元聞之。乃詣闕上疏。言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媒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爲巨謬。遺脫纖微。指爲大尤。抉瑕摘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辨破言。小言破道也。書奏。詔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辨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爲第一。帝以元忿爭。乃用其次司隸

從事李封。會封病卒。左氏復廢。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尙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賈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條奏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皆君臣之正誼。父子之紀綱。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絕。固已甚遠。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訓話。藏之秘書。建平中。哀帝年也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哀帝重違衆心。故出歆爲河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爲重讐。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二家。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致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又五經家皆無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爲火德。左氏以爲少昊代黃帝。卽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爲火。則漢不得爲赤。其所發明。補益甚多。帝嘉之。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逵又數爲帝言古文尙書。與經傳爾雅訓詁相應。八年。乃招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尙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時有李育者。少

習公羊。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爲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後拜博士。建初四年。詔與諸儒通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後何休作公羊解詁。覃思十有七年。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又與其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玄非之。於是作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服虔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餘條。而馬融亦有答北地太守劉瓌書。與玄答何休。皆義據宏深。由是古學遂明。此東漢今古文之爭也。陳澧云。鄭注周禮。與先鄭不同者。則云玄謂。尙書大傳注。以大傳爲非者。則云玄或疑焉。駁五經異義。每條云玄之聞也。蓋說經。不可以不辨。是非。然辨先儒之說。其辭氣當謙恭。不可鬻爭求勝也。其箴膏肓三書。則不然。有云鄉曲之學。誠可忿疾者。蓋以何劭公三書有害於經學風氣。不得不忿疾也。又云、讀鄭君周禮序、所謂如入宗廟、但見禮樂器、讀何劭公公羊序、則如入觀武庫、但睹矛戟也、鄭學非何所及、可於此見之、

讖緯流行

緯候之書。雖起于哀平。然實遠根於上古之巫教。近衍於周末之陰陽家。其所由來者漸矣。史記趙世家云。秦讖於是出。秦本紀云。亡秦者胡也。明年祖龍死。實爲讖之濫觴。漢初伏生傳五行。齊詩明五際。公羊春秋。多言災異。孟喜易好候陰陽。中惟孟喜東海人。餘皆齊學。所以然者。齊地濱海。有蜃樓海市之異。俗狃於迂怪。而稷下談天者。又爲五德終始之言。有以導之也。稍後申五行傳之學者。有兩夏侯。夏侯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柏梁臺災。至期果災。夏侯勝諫昌邑王。言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而果有霍光廢主之事。爲公羊之學者。董仲舒所著春秋繁露。前半多爲巫襍小數。再傳至眭孟。因昭帝時石柳自立。謂有匹夫起爲天子者。而其後應在宣帝。爲齊詩者。有翼奉。以正辰加邪時。知平昌侯爲邪人。以極陰生陽。預知白鶴館災。自稱孟喜之學者。有焦延壽。及其弟子京房。延壽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言災異未嘗不中。哀平時有李尋。亦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始以六緯與五經並稱。尋云六緯五經。尊顯術士。迨王莽以符命篡漢。而光武又以圖讖興漢。自是大政多取決於讖緯。而有內學之稱矣。

鄭康成注三禮。凡引緯候俱謂之說。如易說書說樂說春秋說禮家說孝經說是也。鄭志張逸問禮注曰。書說何書也。答曰。尚書緯也。當爲注時。時在文網中。嫌引祕書。故諸所牽圖讖。皆謂之說。後漢張衡注。引衡集上事云。河洛五九五九四。六藝四九四九三。隋經籍志。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授。本文又三十篇。云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七經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作。合爲八十一篇。其名見於後漢樊英傳注者。易六。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書五。璇璣鈴。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詩三。推度災。汜歷樞。汜一作記。含神霧。禮三。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樂三。動聲儀。稽曜嘉。汁圖徵。孝經二。援神契。鈎命訣。春秋十三。演孔圖。元命苞。文耀鈎。連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凡三十五篇。缺一篇。其散見於他書者。河圖有叶光圖。括地象。錄運法。赤伏符。挺佐輔。帝覽嬉。握矩起。稽命曜。會昌符。記命符。說徵示。帝視萌。期運授。帝紀通。皇參持。闔苞受。考曜文。內元經。龍魚河圖。龍文。八文。提劉真鈎。一作真紀鈎。著命。天靈。絳象。一作緯象。玉版。合古。秘微。始開。要元。洛書。則甄曜度。靈準聽。寶號命。錄運期。稽命曜。摘六辟。尚書有帝驗期。洛罪級。禮有記默房。稽命曜。瑞命。

記。樂有五鳥圖。春秋有孔錄法。考曜文。命曆序。玉版讖。論語有摘輔象。摘衰聖。素王受命。識。陰嬉讖。紀滑讖。崇爵讖。比考讖。撰考讖。孝經有威嬉拒。古祕圖。左右握。雌雄圖。別有尙書中候。其中有考河命。勅省圖。摘洛戒。握河紀。準纖哲。洛予命。題期立象。契握。連衡。稷起。我應儀明等篇。以上見經義考誕妄錯亂。不可端倪。沛獻集緯以通經。曹褒撰讖以定禮。謬亦甚矣。起而排之者。東漢之初。有桓譚尹敏。後有張衡荀悅。然不能禁。魏晉以後。信者漸稀。秦苻堅北魏孝文隋煬帝。先後焚燬三次。諸緯盡亡。惟易緯存。永樂大典、所存易緯八種、一宋二卷、三稽覽圖二卷、四辨終備一卷、五通卦驗二卷、六乾元序制記一卷、七是類謀一卷、八坤靈圖一卷緯書中亦時有精理名論。可資考鏡者。考靈曜云。天如彈丸。圍圓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此渾天儀之法也。地有四遊。冬至地上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其中矣。地常動不止。譬如人在舟中而坐。舟行而人不覺。此地動說之始也。含文嘉云。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此名教之源也。元命苞云。黃帝受圖立五始。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者之政。諸侯不上奉王之正。則不得即位。正不由王出。不

得爲正。王不承於天以制號令。則無法。天不得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大一統之正義也。鈞命訣云。性者生之質。木性則仁。金性則義。火性則禮。水性則智。土性則信。情者既有知。故有喜怒哀樂。性理之精言也。援神契云。蒼頡文字者。總而爲言。包意以明事也。分而爲義。則文者祖父。字者子孫。得之自然。備其文理。象形之屬。則謂之文。因而滋蔓。母子相生。形聲會意之屬。則謂之字。字者言孳乳浸多也。題之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舒也。著也。記也。此文字學之要旨也。其他如論明堂靈臺之制。臨雍養老之規。援神契日躔月行之度。放靈三垣列宿之次。運斗樞名器錫予之典。含文嘉樂律節奏之宜。動聲儀有裨於故實者。甚繁。蓋皆出自古書。作緯者。掇拾而輯述之。瑕不揜瑜。瑜不揜瑕。擇善而取可矣。此外若羲農軒皞之源。山瀆鐘律之要。白魚赤鳥之符。黃金紫玉之瑞。則又劉勰所謂事豐奇偉。辭富膏腴。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者也。

古學大著

漢立學宮。雖主今文。而學子之所趨。實由今文。而漸於古文。由今古文。而進於通學。斯亦

栽培。傾覆之公例也。皮鹿門云。前漢重師法。後漢重家法。先有師法而後能成一家之言。師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師法家法所以分者。如易有施孟梁丘之學。是師法。施家有張彭之學。孟有翟孟白之學。梁丘有士孫鄧衡之學。是家法。家法從師法分出。而施孟梁丘之師法。又從田王孫一師分出。施孟梁丘已不必分。況張彭翟白以下乎。後漢儒林傳云。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宦者蔡倫傳云。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校讐家法。是博士各守家法也。質帝紀云。命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是明經必守家法也。左雄傳云。雄上言郡國所舉孝廉。請皆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注曰。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法。是孝廉必守家法也。徐防傳防上疏云。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姦路。臣以爲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所伐。皆正以爲非。當時不修家法之戒。蓋極嚴矣。然師法別出家法。而家法又各分顯家。如幹旣分枝。枝又分枝。枝葉繁滋。浸失其本。是末師而非往古。用後說而舍先傳。微言大義之乖。

卽自源遠末分始矣。按皮氏爲今文專家而其言如此。皮氏又云、諸家中惟齊魯韓詩、本不同師。田王孫、大小夏侯同出張生、張生與歐陽生同師伏生、夏侯勝夏侯建又同出夏侯始昌、戴德戴聖同師。后蒼、嚴彭祖顏安樂同師。陸孟、皆以同師共學、而各顯門教授、不知如何分門、是皆分所不必分、則分家之失顯然。此其一也。分家之後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心。微獨未立學之古文家在所必斥卽同門之內亦互相排擠至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而既專已守殘則所知甚狹故國家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又幽冥而莫知其原甚至一郊祀歌之微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詞必集會五經家與共講習膚淺孤陋己不爲時所重此又其一也。饒饒之學既各習其師而欲張大其學以震駭世俗則非徒爲之華藻又從而繡其聲悅桓譚新論云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誼至十餘萬言但說若稽古三萬言。近君卽秦恭、後漢書作延君、儒林傳贊云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于餘人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而所言者又皆便辭巧說破壞形體碎義逃難無裨實用此又其一也。惟其然也故天下以儒爲詬病今文替而古文興自此基矣。

班史言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于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

浸盛。枝葉蕃滋。蓋祿利之路然也。惟古文大師則異。於是獨抱遺經。藏之名山。雖傳授幾絕。而終不肯逢時。以苟合如魯國桓公膠東庸生趙國貫長卿之徒。皆沒齒無聞。以道自重。孤心苦詣。守先待後。劉歆之欲立之。乃陳發祕藏。識其歸趣。知足以羽翼大道。非諸儒有求於歆也。然至東漢之後。終以大明建武中韓歆陳元鄭衆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爲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而古文易興矣。杜林得漆書於西州。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而古文尙書行矣。按此非孔氏尙書。又徐州刺史蓋豫。以有尹敏孫期丁鴻劉祐張楷孔喬周盤等。均非孔氏古文尙書。衛宏從謝曼卿受毛詩。謝以上見漢儒傳授篇。因作毛詩序。鄭衆賈逵均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申明毛義以難三家。而毛詩行矣。杜子春受周官於劉歆。能通其讀。後鄭興父子賈逵衛宏並有解詁。張衡有訓詁。馬融鄭玄均有注。而周官行矣。賈徽受左氏傳於劉歆。歆以上見漢儒傳授篇。作左氏條例。賈逵作左氏傳解詁。又受詔列公羊穀梁不如左氏者四十事。奏之名曰左氏長義。此據經典釋文。與後漢賈逵傳。稍有異同。逵傳見今古爭議篇。陳元作左氏同異。鄭興作春秋條例章句訓詁。鄭衆作春秋難記條例。又作長義十九條。專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後漢馬融著三傳異同說。服虔作春秋左氏傳解三十卷。穎容著左氏條

例五萬餘言。延篤作左氏傳注。謝該作左氏傳解釋。而左氏春秋大行矣。始知真理之在天壤間。決不磨滅。興微繼絕。端賴賢儒絕者。可以復存。微者。可以復著。不以時主之好惡爲興替也。

古文之所以勝於今文者。雖不一端。而有一通例。卽精小學是也。王國維曰。後漢書盧植傳。植上疏言古文科斗。近於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爲立學官。循子幹疏意。古文科斗。實目下毛詩左氏周禮三家。皆經而當時抑之於小學。是後漢之未視古文家與小學家爲一。然此事自先漢已然。觀兩漢小學家。皆出古學家。中蓋可識矣。原古學家之所以兼小學家者。當緣所傳經本多用古文。其解經須多得小學之助。其異字亦足供小學之資。故小學家多出其中。比而輯之一張敞。張敞修左氏春秋。而藝文志言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詁。又郊祀志言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張敞好古文字。按鼎銘勒而上議曰。今鼎出於郊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柁邑。賜爾旗鸞。黼黻瑠戈。尸臣拜手稽

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臣愚不足以跡古文。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刻銘其功。臧之於宮廟者也云云。是敝不獨通蒼頡篇。且能讀宗周古文矣。一桑欽。欽傳古文尙書。漢書地理志。六引桑欽說。說文水部。三引桑欽說。皆其說禹貢之語。而說文金部銛下云。甬屬。從金舌聲。讀若棧。桑欽讀若鎌。尙書無銛字。則此條非欽尙書說。當又有說小學之書矣。一杜林。漢書杜鄴傳。鄴母張敞女。鄴壯從敞子吉學問。吉子諫。又幼孤。從鄴學問。亦著於世。尤長小學。鄴子林清靜好古。亦有雅材。其正文字過於鄴。竦。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藝文志有杜林蒼頡訓纂一篇。杜林蒼頡故一篇。後漢書林本傳。林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常寶愛之。以示衛宏。徐巡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於是古文遂行。是林本小學家。又古文尙書家也。說文引杜林說十六條。皆蒼頡訓纂蒼頡故二書中語。水部渭下。又引杜林說。夏書以爲出鳥鼠山。可以知其所學矣。一衛宏。宏從謝曼卿受毛詩。從杜林受古文尙書。許沖上說文解字表。又云宏校古文孝經。是宏既傳古學。又通知古文。說文用部。用可施行也。從卜中。衛宏說。又滂部。鬮衰文山龍華蟲。鬮畫粉也。從滂分聲。衛宏說。前條無考。後條乃其說。

尙書語也。又云、隋書經籍志小學類、古文官書一卷、後漢衛敬仲撰、唐書藝文志、有衛宏詔定古文書一卷、尙書正義藝文類聚引之、謂之衛宏書古文奇字、然則宏亦小學家也、一

徐巡說文解字引徐巡說二條。鹵部稟下云。籒古文稟。從西。從二。稟。徐巡說。木至西方戰栗也。又自部隍下曰。徐巡以爲隍凶也。此二條。一說堯典寬而栗。一說秦誓邦之既隍。皆說古文尙書語。然如籒字由字形以說其義。與漢人詁經家法不同。蓋巡受學於林宏。故以小學說經也。至賈逵許慎。尤無待言。蓋發疑正讀。端賴小學。而此唯古文家能之。此其所以軼出今文也。

後漢經學盛於前漢者有三事。前漢大師雖衆。而著錄弟子。皆不甚繁。後漢則楊倫杜撫張元皆千餘人。姜肱曹曾各三千人。宋登魏應丁恭著錄皆數千人。張興且萬人。牟長著錄前後萬人。蔡玄至萬六千人。大率多由高足弟子傳授、如鄭君在馬季長門下、三年不得見、其盛於前一也。前漢多專一經。罕能兼通。經學初興。藏書未出。且有或爲雅。或爲頌。不能盡一經者。若申公兼通詩春秋。韓嬰通詩易。孟卿兼通禮春秋。已爲難能可貴。夏侯始昌通五經。劉向撰五經通義。及要義。則更爲僅有矣。後漢則尹敏習歐陽尙書。兼善毛詩穀梁春秋。景鸞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又撰禮內外說。趙典學孔子七經。及河洛圖緯。鄭興好古學。尤明左氏

周官。長於歷數。鄭衆從父受左氏春秋。明三統曆。兼通易詩。賈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惲。學毛詩於謝曼卿。賈逵誦左氏傳及經本文。以大夏侯書教授。雖為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蔡玄通五經。何休精研六經。其見於時人之語者。曰五經無雙許叔重。解經不窮戴侍中。戴侍中。戴德。字叔重。京兆長陵人。博學無不窮究。天下德弘劉仲承。少明五經。天下稽古劉伯祖。伯祖。魯不叔陵。兼通五經。關西孔子楊伯起。楊震伯起。經明。博學無不窮究。天下德弘劉仲承。少明五經。天下稽古劉伯祖。伯祖。學嚴氏春秋小戴禮古文尚書。天下忠貞魏少英。魏朗少英。詣太學受五經。五經縱橫周宣光。周舉宣光。博學洽聞。海內所稱劉景升。劉表景升。撰定五經章句。皆以博洽聞。而劉輔撰五經通論。曹褒張遐。均著五經要義。許慎作五經異義。則尤非淹貫者不能。蓋前漢弟子。祇習一經。後漢多兼受五經。後漢建初殘墓碑。十五入七受。十八受易。十九受春秋。其盛于前二也。前漢篤守遺經。罕有撰述。章句略備。文采未彰。藝文志所載者。說各止一二篇。惟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最夥。董子春秋繁露。志不載。韓嬰作內外傳數萬言。今存外傳。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今無傳者。後漢則周防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景鸞作易說及詩解。又撰禮略及月令章句。著述五十餘萬言。程曾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賈逵受詔撰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

集爲三卷。又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並作周官解。故馬融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盧植作尙書章句。三禮解詁。京兆趙岐。邠卿。多所述。作孟子章句。本傳作要子。今依劉攽正說改。三輔決錄。行於時。多能博觀。提要成一家言。其盛於前三也。所以然者。官學之師。國家所命。不必皆精於學。而其教用一定之成式。不足以資造就。來學者多爲干祿計。潛修之士。不至故著錄不多。而門戶日分。拘牽益甚。亦不足語夫博雅。東漢大儒一豁此弊。兼綜並貫。著作自宏。而又有教無類。因材而施。故弟子亦輪運輻集於門牆之下。蓋私學盛。則官學自衰。而家法亦由是而進於通學矣。

通學代興

漢書楚元王傳贊曰。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惟孟軻孫况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劉氏洪範傳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略判判藝文。總百家之緒。三統曆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乎其推本之也。所謂劉氏者。卽兼指向歆而言。向雖博覽五經。然雜

而不醇。所著說苑新序。隸事多誤。五行傳歲月錯亂。前後倒置。歆少從父治易。據本傳、歆

易、不言何家、父子皆喜言災祥、恐係京氏易、蓋習今文。及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從尹咸及翟方

進質問大義。又學奇字於揚雄。故能通古文尙書及周官之讀。至其銓敍羣書。考正曆統。

上泝太古。下準百世。向行醇而學雜。歆品劣而學醇。前人固早有定論矣。弟子鄭興賈徽。

承其學以授鄭衆賈逵。發疑正讀。考詁摭逸。行乎數百年中。遂爲諸儒宗。二語係鄭賈傳贊馬融嘗

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歎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且博。吾何

加焉。則其學術固與鄭賈一致。而有得於劉歆者。賈逵傳。淡長召陵許慎叔重馬融傳。司

農高密鄭玄。遂結漢學之局。歆上受於向雄。而演於許鄭。信源遠而流長矣。故論集儒學

之成者。前則以劉歆爲備。後則以許鄭爲宗。言訓故者。莫之能外也。

昔倉頡作六書。周官保氏教國子以六書。當時必有專書。今不可考。存於漢者。以史籀十

五篇爲最古。本注、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張懷瓘書斷云、以史官制之、用以教授、故謂之史書、凡九千字、秦丞相李斯作倉頡六

章。車府令趙高作爰歷七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七章。時稱三倉。漢閭里書師合爲倉

頡篇。藝文志倉頡一篇、王葵園曰、閭里書師所合并也、斷六十字爲一章。凡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武帝時。司馬相

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倉頡中正字。惟元尚頗有所出。至元始中。徵天下言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順續倉頡三十四章。合韻書五十五章。爲八十九章。說文序所謂倉頡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是也。每章六十字、八十九章、故五千三百四十字就元尚七篇、餘不可攷、段玉裁云、不數急就元尚者、皆倉頡中正字也、不數凡將者、雖間有所出、亦必括於訓纂中也、東漢時班固續之。凡十三章、一本和帝永元中。郎中賈魴又續訓纂作滂喜三十四章。訓纂終於滂喜二字、賈魴即取而終於彥均二字、復以之合於倉頡訓纂亦稱三倉。此倉頡篇、即閭章之內、固所續十三章、不得與於三倉之列者、以字皆在滂喜中也、後又有崔瑗飛龍篇、蔡邕聖皇篇、皇初篇、吳章篇、蔡琰女史篇、其字蓋皆在三倉內、以上各篇皆綴糾散文去其重複。申以義訓。許書引史篇凡三、爽下云此燕召公名、史篇名醜、甸下云史篇讀與侑同、姚下云史篇以爲姚易、是史籍亦有解說、以下各書同、又章帝時王育作史篇解說、漢志又有蒼頡傳蒼頡故等書、則說文解字繫傳之流也、洵爲有裨。學林然其編次之法。不依部類。徒便諷誦。無當分理。許君有作。始創宏規。其建首也。立一爲崑。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同條牽屬。共理相貫。雜而不越。據形系聯。引而申之。以究萬原。其善一也。三倉諸字。率改隸書。說文序、諸生稱秦之父子相傳、何得改易、蓋蒼頡篇已改用隸書、故迷惑至是、不能考見源流。於是有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之說。自賈逵

修杜林之學。以授許君。許君又博考山川鼎彝。辨其同異。首敍篆文。合以古籀形體。既具訓解。亦明使字之本義。昭然可溯。其善二也。敍明六書之定例。以明制字之源。依例釋文。如綽貫珠。驅天下文字。盡歸六書。其善三也。既釋形體。兼著聲讀。不獨轉注假借之理。按圖可索。卽音均。訓詁之法。亦釐然有歸。其善四也。博問通人。考之賈逵六藝羣書之詁。皆訓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蟲雜物奇怪。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其善五也。於三蒼之外。復增二千餘文。許序所列自訓纂止。班在許先。賈勗與許同時。許不舉者或未見班買書。然其字必在說文中。爲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遵修舊文。囊括萬有。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直承蒼史。非籀斯以降所得擬也。

鄭君始造太學。師事京兆第五元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尙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使高第弟子授之學。踰三年。乃得召見。從質諸疑義而歸。鄭君自云。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捧手有所授受。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睹秘書緯術之奧。此其學業之博也。鄭君所注者。於經類有周易。尙書。毛

詩儀禮禮記論語隋志又有孝經以上均周官本傳漏春秋左氏傳未成、以授服虔論語釋義

唐志孟子隋志爾雅周禮賈疏、引爾雅北極謂之北辰鄭注、馬融喪服紀唐志戴禮喪服譜隋志戴德喪服變除唐志於羣

書有尙書大傳中候乾象歷本傳漢律晉書刑法志河圖初學記九引靈準聽鄭注易緯尙書緯禮記默房隋志

詩緯唐志樂緯太平御覽卷一、引鄭注動聲儀、卷六引鄭注叶圖徵、春秋緯後漢書李雲傳注、引汁運樞鄭注、孝經緯路史引鈞命日月交

會圖九宮經九宮行基經隋志所著者有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

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箴膏肓起廢疾發墨守本傳尙書音儀禮音禮記音隋志毛詩音

周官音唐志春秋左傳音賈昌朝羣經音辨足部三禮目錄三禮圖春秋左傳分野春秋十二公

名駁何氏漢議論語孔子弟子目錄隋志喪服變除議九旗飛變唐志五宗圖通典七十二、引薛綜述鄭氏五宗圖一

條、答甄子然書鄭志目錄爲門人所編錄者有鄭志鄭記鄭司農集又有錄一此其箸記之博也

鄭君弟子著者如中尉清河崔琰季圭太僕樂安國淵子尼黃門侍郎權安任嘏昭先河

內趙商子聲均見本傳、又本傳首郗慮、次王基、盧非人、茲從陳澧說削去、汪中王基碑跋云、基卒之年、在景元二年、年七十二、上距建安五年康成之卒、凡六十二年、其時基甫

十歲、恐非親炙、魏尙書清河王經彥偉太平御覽三百八十七、引三齊略記、鄭司農尙書左丞

北海張逸鄭志、又英雄記、劉虞見殺、椽張逸忠風誼卓然其次如田瓊劉琰劉德冷剛孫顯

吳摸。王贊。崇精。崇翺。焦喬。陳鏗。陳鏢。桓翺。汜閣。鮑遺。任厥。王權。均見鄭志、諸人有直問鄭君者、有互相問答者、大抵皆其門

徒。均詩譜序云、我先師北海鄭司農、公孫方。三國志、崔琰傳云、結公孫方、從鄭玄學、程秉。劉熙。程秉傳、逮事鄭玄、與劉熙攷論文義、許慈傳、師事劉熙、

善鄭氏學。熙與康成同縣、必其弟子、韓益。孫乾。胡元儀北海三攷云、二人似鄭君弟子、本傳云。經傳洽熟。稱爲醇儒。齊魯間宗之。

又云。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人。則固風行天下。非獨齊魯。此其傳授之廣也。

本傳贊云。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

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致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

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囊括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

知所歸。按鄭君所習。京。易。韓。詩。公羊。春秋。爲今文。周官。左氏。春秋。古文。尙書。爲古文。是鄭

君固兼通今古文者。其注經也。亦兼用今古文。尙書用古文。而多異。馬融或馬從今。而鄭

從古。或馬從古。而鄭從今。箋詩以毛爲主。而間下己意。所謂己意。卽採自三家者。注儀禮

並存。今古文。從今文。則注內疊出古文。從古文。則注內疊出今文。注論語就魯論篇章考

之。齊古爲之注。注易用費氏、今古文易、與鄭俱亡、其兼採今文與否、不可得知、注孝經多用今文、周禮無今文、禮記無今古文之分、不在此例、兼收並畜擇善

而從。諸生不待更考別家。而可以貫徹經傳。於是鄭易注行。而施孟梁丘之易不行矣。鄭

書。注。行。而。歐。陽。大。小。夏。侯。之。書。不。行。矣。鄭。詩。箋。行。而。魯。齊。韓。之。詩。不。行。矣。鄭。禮。注。行。而。大。小。戴。之。禮。不。行。矣。鄭。論。語。注。行。而。齊。魯。論。語。不。行。矣。王。粲。云。世。稱。伊。維。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闕。鄭。氏。道。備。誠。不。虛。也。

承制定經

自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孔教已定於一尊。至宣帝時而學制益備。二主雖內好刑名。誠有如蓋寬饒所謂以法律爲詩書者。然其外表固斐然成章也。元成以後。刑名漸廢。上無異教。下無異學。皇帝詔書。羣臣奏議。莫不援經義以爲據。依國有大疑。輒引經爲斷。正不獨禹貢治河。春秋決獄以三百五篇當諫書也。其時公卿大夫士吏亦罔不通一藝。一時循吏多能推明經意。以移風化。號爲以經術飾吏治。此漢治所以爲近古也。東漢君臣尤身體力行。光武未及下車。先訪儒。推採取闕文。補綴漏逸。武臣鄧禹賈復等亦亟剴甲兵敦儒學。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於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卽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

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生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洋洋。極千古之盛矣。茲將制定通義。刊正石經諸事。分述於下。

宣帝甘露中。詔會五經諸儒於石渠閣。三輔故事、石渠閣在未央殿北、以藏祕書、雜論五經同異。羣儒姓名可

考者。蕭望之。韋玄成。施讐。梁丘臨。歐陽地餘。林尊。周堪。孔霸。張山拊。張生。薛廣德。假倉。戴

聖。聞人通漢。劉向。凡十有五人。徐天麟西漢會要、有戴德而無假倉、朱彝尊云、假倉以小夏侯學為謁者論石渠、而徐氏失載、又大戴未聞議石渠、意誤讀孟卿傳也、今從朱說改正、其論見於漢志者。書議奏四十二篇。禮議奏卅八篇。沈欽韓曰、石渠禮議、唐時尙存、春秋議奏

卅九篇。論語議奏十八篇。又五經雜議十八篇。通計一百五十五篇章帝建初中。楊終言宣帝博徵羣

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

故事。永為後世則。於是詔丁鴻與廣平王羨魯恭李育樓望成封桓郁賈逵班固楊終等

論定五經。異同於北宮白虎觀。使五官中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侍中淳于恭奏上。帝親

稱制臨決。令班固撰為通義。一名白虎議奏、一名白虎通德論、或直名白虎通、自爵號至嫁娶。凡四十三篇。皮鹿門

稱制臨決。令班固撰為通義。一名白虎議奏、一名白虎通德論、或直名白虎通、自爵號至嫁娶。凡四十三篇。皮鹿門

云。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制度考文。皆以經爲本。後世右文之主。不過與其臣宴飲賦詩。追卷阿。矢音之盛事。未有能講經議禮者。惟漢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章帝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爲曠世一見之典。石渠議奏。今亡。僅略見於杜佑通典。白虎通義猶存四卷。集今學之大成。十四博士所傳。賴此一書稍窺崖略。治今學者當奉爲瓊寶矣。

皆今學大師也。

又云章帝已詔高才生受古文。而白虎通義。采古文說絕少。以諸儒楊終魯恭李育魏應。

靈帝時。宦者汝陽李巡。以爲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白之帝。宦者傳時議郎蔡邕。亦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鳳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帝許之。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立於太學門外。碑凡四十六枚。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四面闌障。開門於南。始立時。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後儒晚學。咸取正焉。

漢碑立纔三十年。兵火繼遭。碑亦損缺。魏正始中。又別立石經。同在一地。後魏之末。齊

神武執政。移洛陽漢魏石經於鄴都。行至河陽。值岸崩。遂沒於水。其得至鄴者。殆不及半。周大象中。詔徙鄴城石經於洛。時爲軍人破毀。至有竊載還鄴者。船壞沒溺。不勝其衆。其後得者。盡破爲橋基。隋開皇六年。自鄴城載入長安。置於秘書省。議欲補緝。立於國學。會亂遂廢。營造之司。用爲柱礎。貞觀初。魏徵始收聚之。十不一存。以上董道廣川書跋而傳拓之本。猶存秘府。當時一字石經。猶數十卷。三字石經。止數卷而已。後又闕佚。其見於宋洪氏隸釋者。止一千九百餘字。往時論者。於漢碑魏碑。多不能分。而經數石數。亦有異說。分述於次。

漢碑魏碑。有一字三字之異。自後漢書儒林傳。言諸儒正定五經。爲古文篆隸三體。以相參檢。楊銜之洛陽伽藍記。北史劉芳傳。因之。隋志旣先一字而後三字。而又以一字爲魏立。自相牴牾。唐寶蒙宋郭忠恕蘇望方。甸歐陽棐董道姚寬等。均仍其誤。獨張紱。謂邕以三體參檢其文。而書丹於碑。定爲八分。非兼書三體。最爲有識。朱彝尊云。衛恆及江式傳。酈道元水經注。皆以一字爲漢經。迨趙明誠金石錄。洪适隸釋隸續。辨之甚詳。足以徵信。其載一字石經遺文。後列堂谿典馬日磾等姓名。使一字石經出於魏。當

更列正始、中正、諸臣姓名。亦何取仍列典、日、禪諸人於經文之後哉。又史家體例。以時爲先後。隋經籍志列一字石經於前。次魏文帝典論。然後敝三字石經於後。是一字爲漢。而三字屬魏。不待辭說始明。其曰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蓋雕本相沿。偶譌三字爲一爾。今漢石經遺字。猶有榻本存者。余嘗見宛平孫氏所藏。雖經文無多。而八分古雅。定爲漢隸無疑也。鄭樵云、史稱邕自書丹、使工鐫刻、今所存諸文字之多、恐非一人可辨、史云、邕與堂谿日碑張訓韓說單颺等、正定諸體、今公羊論語之後、惟堂谿日碑二人姓名尙存、別有趙陲劉宏張文蘇陵傅楨左立孫表數人、意皆同時揮毫者也、王國維曰。漢石經經數。據後漢書靈帝紀。盧植傳。儒林傳。敝宦者傳。皆云。五經。隋書經籍志云。七經。其目則洛陽記。舉尙書周易公羊傳禮記論語五種。洛陽迦藍記。舉周易書公羊禮記四種。隋志則有周易尙書魯詩儀禮春秋公羊傳論語七種。據拓本宋時存詩書儀禮公羊傳論語五種。據殘石此先儒所謂五六七經之不同。不可得而詳者也。其數則西征記云。四十枚。洛陽記云。四十六枚。洛陽迦藍記云。四十八碑。北齊書文宣帝紀云。五十二枚。此亦先儒所謂不可得而詳者也。余謂欲知漢石經之經數石數。當以二者參伍定之。今以此法互相參校。則經數莫確于隋志。石數莫確於洛陽記。記云。大

學在洛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四十六枚。西行尙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毀。其記碑之方位存毀頗詳。惟所記經數不無錯誤。於西行二十八碑中。失記魯詩及春秋二經。又南行十五碑之禮記實指儀禮。言皆得以諸經字數證之。漢石經據傳世宋拓本。尙書論語大率每行七十三四字。因古本今本字數不同。故不能決其每行若干字。他經當準之。又據洛陽記載朱超石與兄書。石經高丈許。廣四尺。則縱得七十五字者。橫當得三十餘字。今以一碑三十五行。每行七十五字計之。則碑得二千六百二十五字。又漢魏石經皆表裏刻字。則每碑得五千二百五十字。二十八碑當得十有四萬七千字。而洛陽記謂西行尙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似此二十八碑。止書三經。今據唐石經字數。則周易二萬四千四百三十七字。尙書二萬七千一百三十四字。而漢石經無僞古文二十五篇。並孔安國序。僅得一萬八千六百五十字。又唐石經公羊傳四萬四千七百四十八字。三經共七萬六百七十字。則十四碑已足容之。無須二十八碑。惟加以詩四萬八千四十八字。據唐石經毛詩字數。魯詩字數。未必與毛同。然當不甚相遠。他經放此。春秋經一萬六千五百七十二字。據宋李灝春秋

古經後序 所計、後序 共十有二萬八千又九十字。約需二十五碑。而據隸釋所載漢石經殘字。則

魯詩每章之首。與公羊傳每年之首。皆空一格。又經後各有校記題名。恐正需二十八

碑。此西行二十八碑。於易、書、公羊傳外。當有詩、春秋、二經之證也。記又云南行禮記十

五碑。魏晉以前。亦以今之儀禮爲禮記。鄭君詩采繁箋引少字饋食禮、郭璞爾雅釋詁注、引士

記、非指今小戴之四十九篇。以經字證之。禮記九萬八千九百九十九字。據唐非漢石

十五碑所能容。以漢石經每碑字數計、須十有九碑、惟儀禮五萬七千一百一十一字。則須十一碑。其餘

當爲校記題名。此南行十五碑之禮記。實爲儀禮之證也。其所云東行論語三碑。原作

、顧氏石經攷改爲三碑、以都數計之、改是、則與論語字數正合。然則以碑數與經文字數互校。漢石經經數

當爲易、書、詩、儀禮、春秋、五經。並公羊論語二傳。故漢時謂之五經。或謂之六經。隋志謂

之七經。除論語爲專經者所兼習。不特置博士外。其餘皆當時博士之所教授也。其石

數當爲四十六碑。而洛陽迦藍記所舉之禮記。後魏時專謂四十九篇者爲禮記、隋志注之鄭氏尙書注

八卷。毛詩二卷。既非博士所業。又增此三種。則與石經數不能相符。此皆可決其必無

矣。

皮鹿門曰。後漢取士。必經明行修。蓋非專重其文。而必深考其行。前漢匡張孔馬。皆以經師居相位。而無所匡救。光武有鑒於此。故舉逸民。賓處士。褒崇節義。尊經必尊其能實行經義之人。後漢三公。如袁安楊震李固陳蕃諸人。守正不阿。視前漢匡張孔馬。大有薰蕕之別。儒林傳中所載。如戴憑孫期宋登楊倫伏恭等。立身皆有可觀。范蔚宗論之。以爲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啓。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強之臣。息其窺盜之謀。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議者。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勢也。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其非學之效乎。顧亭林以范氏爲知言。謂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尙於東京者。然則國家尊經重學。非直肅清風化。抑可支持衰微。無識者以爲經學無益而欲去之。觀於後漢之時。當不至如秦王謂儒無益人國矣。

石經自漢以後。又有七種。一魏正始三字石經。爲邯鄲淳所書。見晉衛恆傳。及後魏江式傳。王國維曰。魏所刊經數。據西征記洛陽迦藍記。爲尙書春秋二部。據唐志。又有三字石經。左傳古篆書十三卷。是於尙書春秋二經外。又有左氏傳。隸續錄洛陽蘇望所

刊魏石經遺字。除尙書春秋外。亦有左氏桓七年傳九字。桓十七年傳廿六字。然以古書所記魏石經石數參證之。則疑竇不一而足。據水經注穀水篇。則四十八碑。據西征記。則三十五碑。據洛陽迦藍記。則二十五碑。余就黃縣丁氏所藏魏石經殘石。以經文排比之。則每行得六十字。水經注云。石長八尺。廣四尺。八尺之長。除上下餘地。得六十字。則四尺之廣。不止容三十字。當得三十四五字。今以每碑三十五行。行六十字計之。則每碑得二千一百字。加以表裏刻字。則得四千二百字。計尙書春秋左傳三經字數。須一百五十五石。乃能容之。此不獨與古書所記石數無一相合。亦恐非正始中數年所能辦。疑當時所刊左傳實未得全書。十之二三。案左傳隱桓二公傳。共九千三百三十九字。加以尙書一萬八千六百五十字。春秋一萬六千五百七十二字。共四萬四千五百六十一字。每字三體。得十三萬三千六百八十三字。今依西征記三十五碑字數計之。得十有四萬七千字。蓋所刊左氏傳當至莊公中葉而止。若如洛陽迦藍記所云二十五碑。則尙不容尙書春秋二經字數。而水經注之四十八碑。實爲漢石經石數。故魏石經石數當以西征記爲最確也。二晉石經裴頌傳。轉國子祭酒。奏修國學。刻石

寫經。萬季野云。據是晉亦有石經矣。然後人從無言及者。豈有其議而未竣厥事耶。北

魏會議修補石經未果、或據孝文紀有觀石經之文謂後魏亦有石經、非是、三唐國子學石經。所列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

左傳公羊傳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凡十二經。一百六十卷。唐書言進石壁九經、不數論語孝經爾雅、時唐文

宗好文章。宰臣判國子監祭酒鄭覃。長於經學。稽古守正。從容言經籍譌謬。請召宿儒

核定。帝從之。覃奏起居郎周墀。水部員外郎崔球。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孔溫

業等。校定九經文字。進呈。上又令翰林勒字官唐玄度復校。開成二年。上石。三後。蜀石

經。經數卷數與唐同。唐之衰。侯王怙亂。崩裂區宇。盪滌典法。惟孟氏踵有蜀漢。以文爲

事。其相母丘儉。按雍都舊本。令諸儒更寫之。經注悉備。楊鈞孫逢吉寫周易。周德貞寫

尚書。張紹文寫毛詩儀禮禮記。孫朋吉寫周禮。張德昭寫論語爾雅。昭一作釗、讀書志作德鈞、字皆

精謹。春秋經傳公羊穀梁。不載寫官名氏。廣政十四年。勒石。公羊穀梁未畢。至宋皇祐

中。田况知益州。補成之。據呂陶言儀禮公穀未成、趙希弁又云三傳未畢、晁公武曰、國史錢文志云、僞蜀刻五經備傳注、爲世所稱、不應無公穀、豈初有之後散毀耶、

至宣和中。席升獻又刻孟子參焉。五宋國子監石經。嘉祐中。楊南仲章友直張次立胡

恢趙克繼等。書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孝經爲篆隸二體。仁宗命刻石兩楹。萬斯同曰。

宋代石經。不大彰于世。或疑其未必成書。然考趙克維謝泌章友直諸傳。明載其事。而
藝文志又言楊南仲石經七十五卷。則此書業已告竣。何當時稱述者寥寥也。觀金史
劉彥宗傳。彥宗說二帥載石經以歸之語。則意者石經果爲金人攜去耶。然金人亦鮮
有言及者。則此刻遭汴京之覆。竟毀壞無餘矣。六南、宋、高、宗、御、書、石、經、紹、興、二、年、高、宗
示御書易書詩春秋左傳論語孝經孟子及禮記內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刻
石太學。淳熙中。孝宗建閣藏之。元初。西僧楊漣真伽造塔於行宮故址。欲取碑石壘塔。
杭州路官申屠致遠力爭得止。以後累經遷徙。殘缺甚多。朱彝尊言清初嵌入杭州府
學壁中者。尙有八十七碑云。又明一統志、金國子學碑二、在舊燕城南、于雍正曰碑刻春秋禮記、今磨滅不完、七清國子監、石經、金
壇蔣衡書。衡初名振生。字湘帆。博學工書。與王虛舟澍友善。嘗寫法華經以示虛舟。虛
舟曰。君儒生。曷寫十三經乎。湘帆題之。涓吉張筵。從事寫經。先寫春秋左傳。五年畢事。
繼禮記二年畢。繼羣經五年畢。時乾隆三年戊午也。楊州馬氏以白金二千爲之裝潢。
共成三百冊。以庚申年進呈。賜蔣國子監學正。擬付武英殿校刊。會有尼之者不果。越
四年癸亥。湘帆卒。後四十九年辛亥。爲乾隆五十六年。奉勅刊石。立於太學。派和珅等

十四人充總裁校勘等官。訂正僞舛。次第上石。越歲刊竣。凡立石一百八十有九。嘉慶八年。復詳勘磨改。今尙全存。

魏晉改制

鄭君之學。在漢季爲極盛。乃不數十年。忌之者。日衆。反鄭者。紛然而起。於蜀。有李譔。譔著古文尙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玄指歸。皆依準賈馬。異於康成。於吳。有虞翻。翻上易注。謂荀謂顛倒反逆。馬融復不及。謂鄭玄宋忠。皆未得其門。又奏鄭玄解尙書違失四事。又言玄所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竊恥之。百六十七事。今不傳。尙書四事。江良庭尙書集注音疏。謂翻所駁皆誣罔。西莊尙書後案。謂翻言無一可信。在魏尤衆。王粲疑鄭尙書注二篇。見新唐書元行沖傳釋疑。蔣濟難鄭祭法注。三國志蔣濟傳注。鍾會論易無互體。荀爽雖用費易。亦多與鄭不同。王弼注易。笑鄭康成爲老奴。見干寶搜神記。而甚者。厥爲王肅。肅初爲鄭學。此王肅語。見周禮媒氏疏。旋棄之。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尙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又增益家語及孔叢子二書。取郊廟大典禮。兩漢今古文家所

聚訟不決者。盡託於孔子之言。以爲定論。其徒孔衍爲之證。所注家語。如五帝七廟郊丘之類。皆牽引攻鄭之語。其序家語云。鄭氏學行數十載矣。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蓋欲取鄭而代之也。又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劉知幾謂王肅注書。好發鄭短。凡有小失。皆在聖證是也。肅女適司馬昭生炎。是爲晉武帝。武帝張其外祖之學。郊廟之禮。皆用肅說。肅所注。定諸經。尙書詩三禮論語春秋左傳解及周易傳皆立於學官。鄭學自此中衰矣。

魏董昭上疏陳末流之弊云。伏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事。更以交遊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爲首。乃以趨勢游利爲先。杜恕上疏云。今之學者。師商韓而尙法術。競以儒家爲迂闊。不周世用。此言風俗之壞也。魏略儒宗序云。魏志王朗傳注引太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至

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請太學。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麤疏。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無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正始中有詔議園丘。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而應書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嗟乎。學業沈隕。乃至於此。此言學術之衰也。夫以東漢風俗之美。經術之盛。罕與比倫。不五十年而零落至此。甚矣。

文明之不足恃也。今舉其著言之。魏略以李遇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祥七人爲儒宗。其言曰。所貴乎數公者。各處荒亂之際。而能守志彌敦也。至博而通者。尤推樂安孫炎叔然。炎授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爲秘書監。不就。王肅集聖證論。譏鄭君炎駁而釋之。又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又著書十餘篇。蓋與王肅爲勁敵矣。傅子稱管寧在遼東。講詩書。陳俎豆。習威儀。明禮讓。非學者無見。管寧傳注則亦儒者也。在蜀若周羣來敏尹默胡潛杜瓊許慈譙周。在吳若張昭張紘嚴峻程秉闕澤薛瑩陸績賀劭韋昭華覈。皆以通經名。晉書有儒林傳。不具述。其著述垂於國胄者。魏有山陽王弼輔嗣。易注。繫詞傳以下晉韓康伯續南陽何晏平叔論語集解。晉有杜陵杜預元凱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及釋例。長歷。順陽范寧。武子穀梁集解。河東郭璞。景純爾雅注。元帝時。豫章內史汝南梅賾。仲真。奏上孔氏古文尚書。孔傳。始行於世。按晉書荀崧傳。武帝立博士。尚書有孔氏。是晉初已立學。殆永嘉之亂亡失。東晉時梅賾復獻之。歟。是書議者甚繁。詳孔傳定讞篇。

西漢治經。罕能明禮者。惟劉歆議毀廟一疏。爲博而篤。後漢注周禮及儀禮喪服者。惟馬

融注禮記者惟虛植。蓋難之也。獨鄭君盡注三禮。發揮旁通。成爲一家之學。孔冲遠于月
令明堂位雜記疏中。三云禮是鄭學。微斯人禮其殆矣。以後治者漸衆。王肅反鄭。亦徧注
三禮。今其遺注。間見於史記樂書注。及通典禮中。亦有可以抹鄭之失者。未可全棄也。漢
人議政。多據春秋。至晉始能徵禮文。如賀循言宗廟迭毀之次。傅咸辨大社王社之文。徐
邈奏園丘郊祀之儀。陳遠申太子終服之義。摯虞說喪服變除。及明堂配祀諸大典。秦秀
陳壽議二妻並立之變制。荀組庾蔚之定二親生離之行喪。皆援据經文。準酌情理。蔡謨
范汪皇甫謐王澎之孔愉紀瞻虞溥虞預。偶有獻替。悉準典章。皆鄭學之效也。其注禮成
爲專書者。周禮有傅玄陳邵虞喜干寶伊說。儀禮有袁準孔倫。通論三禮者有范寧。禮論
問何承天、禮論三百卷、禮釋疑、吳商雜記、徐廣禮論答、范隆凶宗記董景道通論劉獻之。三禮而以喪
服名家者尤繁。漢馬融鄭玄均另有喪服經傳、以後劉表蔣琬王肅射慈杜預袁準衛
穉劉達崔游賀循孔倫蔡倫環濟孔衍葛洪陳銓劉德明等咸有專書。雷次宗崔靈恩
之學。有自來矣。自王弼何晏倡正始之風。棄經典而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七賢八達
之流。旁衍其緒。優游竹林。虛浮相煽。宋齊以降。浮屠因之。妄啓三途。謬張六道。而天彝人
紀。不盡隨以澌滅者。則諸君子維持禮教之功。不可沒也。楊氏云。六朝風氣。有不可及者。

數事曰尊嚴家諱也。矜上門地也。慎重婚姻也。區別流品也。主持清議也。故雖處偏安之區。當陸沈之後。而人心國勢。猶有與立。愚則謂此數者皆生於禮。禮之可以爲國也。與天地並。信非虛言也。

漢室所立十四博士。皆今文也。終漢之世。古文未立。至三國。則大變。蜀志許慈傳。慈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尙書三禮毛詩論語。先主定蜀。慈爲博士。尹默傳。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遠遊荊州。就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精于左氏春秋。子宗傳其業。爲博士。晉書儒林傳。文立蜀時遊太學。專毛詩三禮。是蜀用古學通學也。吳虞翻奏鄭注之失云。宜命學官。定此三事。又云行乎學校。是時吳尙未立學。蓋指民間學言。吳孫休始立五經博士。而通學之章昭三國志避晉諱。曾爲博士祭酒。改昭爲曜。是吳亦不用今文也。魏志文帝紀。黃初五年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未言餘經。魏略儒宗傳。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未言實數。晉書職官志。晉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及咸寧四年。武帝初立國子學。定置國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未言所掌經名。然大抵爲古文學通學。王國維云。東漢中葉以後。博士之選。不如西漢之嚴。故周防以

治古文尙書爲博士。盧植兼通今古學。亦爲博士。又中平五年。所徵博士十四人。若荀爽。鄭玄。若陳紀。亦古學家。爽等雖徵而未至。若周防。盧植。固嘗任職矣。而當時實未嘗立古文學。蓋以古文家爲今文博士。猶孔安國。雖傳古文尙書。而實爲今文尙書博士。胡常。翟方進。雖兼傳左氏。而實爲穀梁博士也。古文學之立於學官。蓋在黃初之際。自董卓之亂。京洛爲墟。獻帝託命曹氏。未遑庠序之事。博士失其官守。垂三十年。今學日微。而民間古文學之學。乃日興。月盛。逮魏初。復立太學。博士已無復昔人其所傳授課試者。亦絕。非曩時之學。蓋不必有廢置明文。而漢家四百年官學。今文之統。已爲古文家取而代之矣。試取魏時諸博士考之。邯鄲淳。傳古文尙書者也。樂詳。周生烈。傳左氏春秋者也。宋均。田瓊。皆親受業於鄭玄。張融。馬照。亦私淑鄭氏者也。蘇林。張揖。通古今字指。則亦古文學家也。餘如高堂隆。上書述古文尙書。周官左氏春秋。趙怡。淳于峻。庾峻等。亦稱述鄭學。其可考者如此。則無考者可知。又以高貴鄉公幸太學。問答考之。所問之易。則鄭注也。所講之書。則賈逵。馬融。鄭玄。王肅之注也。所問之禮。則小戴記。蓋亦鄭玄。王肅注也。王肅傳明言其所注諸經。皆列於學官。則鄭注五經。亦列於學官可知。然則魏時所立諸經。亦非漢代之今

學而爲賈馬鄭王之古學矣。晉書荀崧傳。崧上疏言晉初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宋書百官志。以爲魏博士員數亦與之同。其說雖未可盡信。然大略不甚相遠。今以荀崧所舉家數。與沈約所紀魏博士員數差次之。魏時除左傳杜注未成。尙書孔傳未出外。自注荀崧言晉初章句傳注有孔氏。蓋謂安國書傳。晉初已立孔傳與否。雖不可考。然魏時確未立孔傳。何以證之。孔傳釋堯典曰。若稽古。爲順考古道。與賈馬王肅同。而庾峻對高貴鄉公問。僅言賈馬及肅。皆以爲順考古道。不及孔安國。是魏時未立尙書孔傳之證也。易有鄭氏王氏。書有賈馬鄭王氏。詩及三禮鄭氏王氏。春秋左傳服氏王氏。公羊顏氏何氏。穀梁尹氏。適得十九家。與博士十九人之說相當。沈約之說。雖他無所徵。蓋略近之矣。此十九博士中。惟禮記公穀三家爲今學。餘皆古學。學術變遷之在上者。莫劇於三國之時矣。按王云魏所立十九家。雖無確證。而數亦相合。晉初蓋猶仍其舊。至武帝改助教十五人。蓋始入杜預左傳。孔氏尙書。其所罷黜之經家。則不可考。逮永嘉之亂。易亡梁丘施氏高氏。書亡大小夏侯歐陽齊詩在魏已亡。魯詩不過江東慶氏曲臺久亡。孟京費易及韓詩大戴禮均無傳人。公穀春秋亦微。今文匪獨不立學宮。而傳本亦漸絕矣。江左初滅爲九人。太常荀崧請增置鄭易儀禮春秋公羊穀梁各一人。詔穀梁膚淺不足立餘

如議卒之鄭易亦不果立。僅增儀禮公羊各一人。合爲十一人。荀崧傳云、遭王敦之難不果行。羊博士、與傳不同、今從志、職官志云、元帝末增儀禮公後又增爲十六人。不復分掌五經。而謂之太常博士。孝武太元十年、又損國子助教員爲十人、至是分經教授之法。又一變矣。

兼授諸經之法。已萌芽於魏。魏志高堂隆傳。景初中。帝以蘇林秦靜等並老。恐無能傳業者。乃認郎吏高材解經義者三十人。從光祿大夫隆。散騎常侍林。博士靜。分受四經三禮。主者具爲設課試之法。以三人分授七經。是一人所授非一經。但偶一爲之。未爲定制也。又魏時課試之法。亦與漢異。通典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太學於洛陽。時慕者始請入太學爲門人。滿二歲。試通一經者。稱弟子。不通一經者。罷遣。弟子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通者。聽須後輩試。試通二經。亦得補掌故。掌故滿二歲。試通三經者。擢高第爲太子舍人。不第者。隨後輩試。試通亦爲太子舍人。舍人滿二歲。試通四經者。擢其高第爲郎中。不通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爲郎中。郎中滿二歲。能通五經者。擢高第。隨才敘用。不通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敘用。則課試亦以兼通五經爲尙矣。魏略儒林傳、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學多偏狹、又不熟習、略不親教、備員而已、是魏博士有名無實、蓋僅有課試而無教授云、

南北異學

自漢以逮魏晉。傳注略備。於是、有、仲、釋、傳、注、以、翼、經。開唐人七經正義之淵泉者。則南北朝、講、疏、之、學、是、也。五胡之亂極矣。然儒者尙相傳不絕。以十六國春秋考之。如范隆善春秋三傳。撰三禮吉凶宗紀。董景道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氏尙書及韓詩。皆精究大義。三禮專宗鄭氏。著禮通論。而崔游且授劉淵以尙書毛詩。苻秦廣修學宮。親考太學諸生經義。以蘇通爲禮記祭酒。居東庠。劉庠爲儀禮祭酒。居西庠。周官經未有師。聞韋逞母宋氏實傳周官音義。遂爵宋氏爲宣文君。就其家設講室。置生員百二十人。隔幔受業。後秦時姜龕郭高淳于岐。皆者儒明經。教授長安。諸生萬數千人。姚興引龕等講論道藝。胡辨講授洛陽。與勅關尉。勿稽關中諸生出入。涼有宋纖注論語。江瓊明訓詁。北涼劉昞以經授徒。沮渠蒙遜禮爲三老。談論經傳。牧犍尊昞爲國師。索敞盡傳昞業。撰喪服要記。又有闕駟注王朗易傳。蒙遜給文吏三十人。典校經籍。又遣使詣宋求周易。西涼宋繇博通經籍。蒙遜平酒泉。曰。不喜克李氏。喜得宋繇耳。牧犍復擢程駿爲東官侍講。以茹血、飡腥之異。

類而能崇重經術。誠所謂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矣。魏道武初定中原。始建都邑。卽立太學。以梁越通經。由博士遷上大夫。太武徵用盧玄高允張偉。爵廬醜以濟陰公。孝文尤好墳籍。劉芳李彪王肅均以經術進。齊文宣雖極暴伉。亦知重李鉉邢峙。周孝武旣平齊亂。益敦儒術。徵沈重於南荆。待熊安生以殊禮。備文物法。駕養三老五更。一時稱盛焉。南朝當晉之將亡。釋慧遠講喪服於廬山。從之遊者有宗炳少文。周續之道祖。雷次宗仲倫。續之幼從范寧受業。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宋武帝踐阼。召之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後以病移居鍾山。注公羊傳行於世。次宗篤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宋元嘉十五年。徵至都。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時國子學未立。上留意藝文。使丹陽尹何尙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數至次宗館。資給甚厚。久之還廬山。後又徵至都。爲築室于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爲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蕭齊之初。亦任何佟之爲國子助教。爲諸王講喪服。要之宋齊國學。雖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能十年。徒取文具。未嘗有尊儒重道之心也。梁武創業。深懲其弊。天監四年。乃詔開五館。建立國學。置五經博士各一人。於是以平原明山賓。吳郡陸璣。吳興沈峻。

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又選學生遣就會稽雲門山受業。於何胤。懷經負笈者雲會焉。陳武襲尊。時經喪亂。衣冠殄瘁。天嘉以後。稍置學官。雖延生徒。成業蓋寡。以南北史儒林傳稽之。北四十六人。南僅十九人。視北爲遜矣。

北史儒林傳序云。南北所爲章句。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尙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尙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宗於鄭氏。以史考之。北方大儒無過於華陰徐遵明。始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尙書禮記。一年便辭聰游燕趙。事張吾貴。以其講說不恆。數月去之。就范陽孫賈德受業。一年復去之。詣平原唐遷。居於蠶舍。讀孝經論語毛詩尙書三禮。不出門院。凡六年。知陽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末永嘉舊寫。乃往讀之。是後教授門徒。兼傳鄭氏易書三禮及服氏左傳之學。其傳易弟子爲盧景裕及清河崔慶。遵明一傳景裕傳權會郭茂。遵明再傳傳書者爲浮陽李周仁。勃海張文敬李鉉。河間權會。傳三禮者爲李鉉。祖儁。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呂黃龍。夏懷敬。遵明一傳李鉉傳刁柔張買奴鮑季詳邢峙劉晝熊安生。遵明再傳安生傳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遵明三傳傳春秋者爲張買奴馬敬德邢峙張恩伯張奉禮張彫劉晝鮑長宣王元則並得服

氏之精微。又有衛覬。陳達。潘叔虔。雖不傳徐氏之門。亦能持服義。蓋遵明之學。恪守鄭氏。世說新語云。鄭君左傳未成。以與子慎。是鄭服本一家之學。宗服氏亦以宗鄭氏。鄭玄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徐氏因曲爲之解。雖爲識者所譏。然微瑕不足以損白璧也。其次爲劉獻之。獻之傳毛詩於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劉敬和。張恩伯。劉軌思。其後言詩者多出二劉之門。南方諸儒。雖亦有傳授。固未能如是之源遠而流長也。乃義疏之作。則南又勝於北。南人易有蕭子政。褚仲都。賀瑒。周弘正。張譏。書有蔡大寶。巢猗。費昺。詩有何胤。顧越。舒玄。張譏。全緩。左傳有沈文阿。蘇寬。禮記有賀循。賀瑒。皇甫侃。其入北者。有沈重。兼疏三禮。毛詩。北人疏詩有劉軌思。劉醜。疏禮記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生。儀禮。黃慶。李孟。哲有章疏。春秋。徐遵明有義章。殆亦講疏之流。其入南者。崔靈恩有禮記疏。所著三禮義宗。尤爲時所重。周易。尙書。北方均無疏。未能如南儒之諸經皆備也。自沈崔而外。南人入北者。又有王肅。蕭該。何妥。北人入南者。又有盧廣。孫祥。蔣顯。若司馬筠。師沛。國劉熾。則南人而學于北者也。闕駟集王肅易傳。姚文安秦道靜。初學服氏。後講杜元凱。儒林傳序言河南及青齊之間。儒生多講王輔嗣易。又云王肅易。

亦間行河北。又云晉世杜預注左氏。預玄孫坦。坦弟驥。于宋朝並爲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則北方而爲南學者也。崔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乃改說杜義。每文句中。嘗伸服以難杜。則又歸南之後。貌爲南學。而實爲北學者也。儒林傳序又言何休公羊傳大行于河北。皮鹿門云。儒林傳載習公羊春秋者。止有梁祚一人。而劉蘭且排毀公羊。此謂公羊大行。恐非實錄。疏公羊解詁之徐彥。近人王鳴盛謂卽徐遵明。據北史遵明傳。鄭易尙書三禮服氏春秋。不云傳何氏公羊。其弟子亦無傳公羊學者。且遵明專修鄭學。而鄭與何休爲敵。亦決不至傳其學也。四庫提要定彥爲唐人是儒林傳序。南人約簡。得其精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支道林曰。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視日。南北之學。各有所偏。亦各有所得。固未易強爲軒輊矣。而王船山氏獨揚北而抑南。其言曰。儒者之統。與帝王之統。並行於天下。而互爲興替。其合也。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及其衰而帝王之統絕。儒者猶保其道。以孤行而無所待。以人存道。而道不可亡。魏晉以降。玄學興而天下無道。五胡入而天下無君。上無道。下無學。是二統者。皆將斬於天下。乃永嘉之亂。能守先王之訓典者。皆全身以去。西依張氏於河西。若

其隨瑯琊而東遷者則固多得之於玄虛之徒滅裂君子之教者也河西之儒雖文行相輔爲天下後世所宗主者亦鮮而矩矱不失傳習不廢自以爲道崇而不隨其國以榮落故張天錫降於苻秦而人士未有隨張氏而求榮於羗氏者呂光叛河西割爲數國禿髮沮渠乞伏蠡動喙息之酋長耳殺人生人榮人辱人惟其意而無有殘害於諸儒者且尊之也非草竊一隅之夷能尊道也儒者自立其綱維而莫能亂也至於沮渠氏滅河西無復孤立之勢提拔燾禮聘殷勤而諸儒始東闕駟劉昞索敞師表人倫爲北方所矜式然而勢屈時違祇依之以自修其教未嘗有乘此以求榮于提拔取大官執大政者嗚呼亦偉矣哉江左爲衣冠文物之區而雷次宗何胤出入佛老以害道北方之儒較純正焉流風所被施於上下提拔氏乃革面而襲先王之文物宇文氏承之而隋以一天下蘇綽李諤定隋之治具關朗王通開唐之文教皆自此昉也一隅耳而可以存天下之廢緒端居耳而可以消百戰之凶危賤士耳而可以折嗜殺橫行之黨類其書雖不傳其行誼雖不著然其養道以自珍無所求於物物或求之而不屈則與姚樞許衡標榜自鬻於蒙古之廷者相去遠矣是故儒者之統孤行而無待者也天下自無統而儒者有統道存夫人而

人。不。可。以。多。得。有。心。者。所。重。悲。也。雖。然。斯。道。巨。天。垂。地。而。不。可。亡。者。也。勿。憂。也。按。宋。儒。有。道。統。之。說。頗。麗。於。虛。船。山。氏。申。儒。統。之。重。足。與。帝。王。之。統。代。興。實。有。當。於。素。王。之。義。孔。廣。森。亦。云。北。方。戎。馬。不。能。屏。視。月。之。儒。南。國。浮。屠。不。能。廢。經。天。之。業。儒。之。生。於。亂。世。而。欲。以。修。道。明。教。自。任。者。聞。兩。君。子。之。言。足。以。自。壯。矣。

音學大明

中國文字。下行衍形。與旁行文之衍聲者殊趨。然亦非離形而爲聲也。蒼頡作書。首製象形指事。因形事而生會意。三者既定。正其音讀。以生形聲轉注。而孳乳遂繁。形事意三文者。定其形而命之聲。以爲一切文字之聲母者也。形聲轉注者。以形儷聲。卽聲母以爲聲而不能別自爲聲者也。以說文徵之。爲聲母者千有餘名。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聲母凡一千一百三十餘名。由聲母得聲者八千餘名。意自黃帝以訖於周。其教學子也。於聲母必正其讀。於諸字必正其形。俾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周官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九歲屬論書名聽聲音。所以求讀之正也。中庸書同文。班志亦言古者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所以求形之

正也。由形以求聲。而天下無不正之聲。本聲以繫韻。而天下無不齊之韻。故上自明良。喜起之歌。逮於三百篇。下至屈荀之賦。李斯之碑。地之相去也。或數千里。世之相隔也。垂二千年。而音均無不密合。由所以訓習而整齊之者。詳也。周道既衰。諸侯力政。不統於王。論書聽聲之事。漸廢。分爲七國。遂至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兼天下。李斯雖奏同之。而程邈之隸書。又作。漢興。以之施于學官。而古文由此絕矣。隸書之形。與古文殊。則所從之字。多不可知。聲讀既淆於前。而字形復訛於後。侏儻駢舌。闕於一堂。各自爲音。不相統攝。故兩漢詩賦之均。乖舛違戾。殆不可理。漢志云。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蓋並李斯之書。亦不能諷矣。宣帝時。召齊人通蒼頡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詁。賈逵與林同郡。蓋傳其學。後漢書言杜林得漆書。同郡賈逵爲作訓詁。則達與林學實相通。以授許慎。慎作說文。遂遠泝六書。以審形定聲。以子從母。於字之難識。及音已遷變者。又兼著其讀。一還倉史之舊。三代元音。於斯復見矣。惜言聲而未及韻。無以觀其會歸。爾後變說文之綴形爲綴聲。成爲專著者。李登有聲類。呂靜有韻集。夏侯該陽休之均有韻略。周思言有音韻。李季節有音譜。杜臺卿有韻略。各有舛互。難資取正。至隋臨潼陸慈。法言之切韻。出而後集韻學之大成。隨書陸爽傳子法言敏

學、釋褐承奉郎、唐藝文志小學類、陸慈切韻

五卷、翁元圻困學紀聞注云、慈蓋法言之名、隋開皇初、有儀同三司沛國劉臻、外史瑯邪顏

之推、著作郎鉅鹿魏淵

魏淵無考、隨書有魏澹、蓋本名淵、史避唐高祖諱改爲澹

、武陽太守范陽盧思道、散騎常侍頓丘

李若、國子博士蘭陵蕭該、蜀王諮議參軍隴西辛德淵、吏部侍郎河東薛道衡、同詣法言

門宿、夜永酒闌、論及音韻、以今聲調既自有別、諸家取捨亦復不同、吳楚則時傷輕、淺燕

趙、斯多傷重、濁秦隴、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又支脂魚虞共爲一韻、先仙尤侯俱

論、是切、欲廣文路、自可清濁皆通、若賞知心、卽須輕重有異、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

更摺選精切、除削疏緩、蕭顏多所決定、魏淵謂法言曰、向來論難、疑處悉盡、何不隨口記

之、我輩數人、定則定矣、法言卽燭下握筆、略記綱紀、博問英辨、又得精華、閱十餘年、屏居

山野、遂取諸家音韻、古今字書、以前所記者定之、爲切韻五卷、剖析毫釐、分別黍累、尋其

類、例有數善焉、中國古昔、原有合音、如沈括所云、不可爲叵、何不爲盍、如是爲爾、而已爲

耳、之乎爲諸、鄭樵謂慢聲爲者焉、急聲爲旃、慢聲爲者歟、急聲爲諸、慢聲爲之矣、急聲爲

只、皆合二字、爲一字、有類西人、拼音之法、然用之、爲辭語、而非持以審音、均逮鄭玄注六

經、高誘解呂覽淮南、許慎造說文、劉熙制釋名、始有譬况假借、以證字音、而古今語別、難

以通曉。加以外言內言急言徐言讀若讀如之類。展轉迷離。殆同射覆。至孫叔然注爾雅。始覩反切。後漢如應劭漢書地理志注、已用反切、但未大著、以後釋音者承之。至切韻而條理益密。上字與所切之字雙聲。下字與所切之字疊韻。上字定其清濁。下字定其平上去入。若加以助紐。即可得合音。視譬況假借之疎。不啻天壤。其善一也。古無四聲之說。平上去爲一類。三聲通叶。入聲爲一類。不與平上去叶。公羊傳二十八年。伐者爲客。伐者爲主。何休於客下注云。讀伐長言之。於主下注云。讀伐短言之。長言之卽平上去也。短言之卽入也。漢人作詩。於平仄不相混。蓋已變周之舊。而定分四聲。實自沈約四聲譜始。夫入聲所有之韻。與平上去不。同等而列之。未爲允當。切韻之審音也。一紐復分清濁。判四聲而爲八音。析類至精。其列韻也。平上去韻目相通。而入聲自爲一類。不但入聲與三聲之界限。犁然而三聲之陰類陽類亦秩然不亂。其善二也。古音有開合而無齊撮。故舌無舌上。唇無輕音。後世語音變異。於是古紐之外。別有變紐。友人曾運乾氏、定古紐十九、變紐三十二、切韻切語字。清聲濁聲。雖有四百五十二字。而按其統系以聯貫之。則仍爲五十一紐。古紐變紐。有條不紊。有一韻獨收一類。以存古法者。如臻韻獨收齒聲。痕韻欣韻獨收喉牙聲。是有一韻全收古紐。或變紐。以爲紐。

準者如唐韻全收古紐陽韻全收變紐是既以盡知今古之紐又可以察語音離合之漸其善三也紐有變異音韻亦然如江韻古讀若東鍾今讀若陽唐庚韻古讀若陽唐今讀若青清從乎古則戾乎今順乎今則違乎古切韻則皆特自爲部於同者辨其異於合者著其分其善四也說文以形爲主故多存異形切韻以音爲主亦多存異音且有一字而三四韻并收者蓋音之變異多由義訓不同於此即可徵音義假借之法亦可得故訓相通之理故讀說文不必能辨五聲之殊五聲謂喉舌唇牙齒而讀切韻可周知六書之略其善五也倉聖雖遙而叔慎翊於左法言輔於右如車之貫兩輪舟之駕雙楫學者緣是以求左史之遺文則不啻立於雨粟潛龍之朝端拜而議矣

封演聞見記言李登撰聲類十卷凡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以五聲命字不立諸部隋陸法言與顏魏諸公定南北北音撰爲切韻凡一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是切韻字數增於聲類無幾也爾後郭知玄拾遺緒正更以朱箋三百字關亮薛响王仁煦祝尙丘孫涵嚴寶文裴務齊陳道固等遞有增加其中著者惟孫勔唐韻而李舟亦有切韻頗行於時宋真宗時陳彭年丘繼因法言本爲廣韻五卷凡二百有六韻二萬六千一百九

十四字。視陸書不啻倍之矣。切韻唐韻均亡。其部目亦不著。據孫愐上唐韻表云。陸生切韻盛行於世。然隋珠尙類。虹玉仍瑕。注有差錯。文復漏誤。若無刊正。何以討論。是愐不過正其誤。注補其漏。文其部目固未變也。丁度集韻敘略云。隋陸法言唐李舟孫愐各加裒集。以裨其闕。先帝令陳彭年丘繼。因法言韻就爲刊益。是廣韻所據爲法言本。又廣韻書首云。陸法言撰本。長孫訥言箋注。次列劉臻等八人名。次列郭知玄關亮等名。後云更有諸家增字。及義理解訓。悉纂略備卷中。是其所補者不過增字及義訓。於部目無更易。宋李燾周必大王應麟明顧炎武清戴震均以廣韻部目爲切韻部目。絕無異論。清末敦煌石室發見切韻殘卷。部目次第與廣韻稍殊。遂有疑廣韻所本爲李舟切韻而非陸法言本者。友人曾運乾氏已劇論其謬矣。

法義畫一

北史儒林傳序。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訓紛綸。無所取正。隋文統一寰宇。振天綱以掩之。於是四海九州。強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從師。不遠千里。講

誦之聲。道路不絕。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帝暮年。不悅儒術。專尙刑名。暨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惟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卽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于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相與講論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焉。旣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方領矩步之徒。亦轉死溝壑。凡有經籍。從此湮沒於煨燼矣。按開皇之初。前代宿儒存者。南惟何妥。蕭該。北惟包愷。房暉。遠馬光餘。若張仲讓。孔籠。竇仕榮。張買。奴。張祖仁等。均無足道。未幾而二劉興。一爲昌亭。劉焯。士元。一爲景城。劉炫。光伯。二人同受詩於劉軌思。受左傳於郭懋。問禮於熊安生。眩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強記默識。莫與爲儔。左畫圓。右畫方。口誦目數耳聽。五事並舉。無所遺失。吏部尙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自爲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尙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故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曆。窮覈微妙。在朝知名之士十餘人。均保炫所明不謬。焯著五經述議。炫著五經正名。及尙書毛詩春秋論語孝經各述議。又別有春秋攻昧。詩序注。時人並稱爲二劉。以爲數百年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時又有吳郡褚暉。高明。精三禮學。撰疏一百卷。杭顧彪。仲

文撰古文尙書義疏。餘杭魯世達撰毛詩章句義疏。吳郡張冲叔玄撰春秋孝經論語喪服各義。亦其次也。南北異學。惟易尙書左傳三注。隋志於易云。梁陳鄭玄王弼二注。列於國學。齊代惟傳鄭義。至隋王注盛行。鄭學浸微。今殆絕矣。於書云。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惟傳鄭義。至隋孔鄭并行。而鄭氏甚微。於春秋云。穀梁范寧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預注。俱立國學。然公羊穀梁。但試讀文而不能通其義。後學三傳通講。而左氏惟傳服義。至隋杜氏盛行。服氏及公羊穀梁浸微。今殆無師說。是孔王杜之盛行。鄭服之浸微。皆在隋時。天下統一。南並於北。而經學統一。北反並於南。亦一異事也。皮鹿門推言其故。曰。南朝衣冠禮樂。文采風流。北人常稱羨之。高歡謂江南蕭衍老公。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是當時北人稱羨南朝之證。經本樸學。非專家莫能解。俗目見之初。無可悅。北人篤守漢學。本近質樸。而南人善談名理。增飾華辭。表裏可觀。雅俗共賞。故雖以亡國之餘。足以轉移風氣。使北人舍舊而從之。正如王褒入關。貴游並學。褒書趙文深之書。遂被遐棄。文深知好尙難返。亦改習褒書。庾信歸周。羣公碑誌。多出其手。信有韓陵一片石。可共語。餘皆驢鳴犬吠之言。此皆北人重南。南人輕北之證。北方經學折

入於南亦猶是也。按皮氏所明固誠有之。然其興替主因。要不在是。康成畢生之力。盡於三禮。其次詩譜。所箋毛詩。已不饜人望。至易書二者。尤非擅長。古聖作易。誠有資於象。而其意實在於明理。非象不能得理。而得理則象可棄。譬之蹄以取兔。筌以取魚。魚兔既得。筌蹄可捐。如造屋必用斧斤、成宅之後、則止當注意於屋之住法、不必專意於斧斤等項、康成專求卦象。已失易旨。而爻辰納音之說。徒滋支離。王弼雖頗以老莊說易。未能純澈作意。然掃孟喜京房之曲說。實有摧陷廓清之功。其以象象傳解易。實費直古文之遺。程子謂學易先看王弼。以其不論互體卦變。王應麟曾摘出其格言。困學紀聞卷一下蓋有協於學易寡過之旨也。學易與作易不同、作易必用象、學易只求理、孔子象象傳文言大象繫辭專言理、即學易之法也、鄭氏尙書用杜林本。較孔氏少二十五篇。已屬缺漏。其注如以旅葵爲酋長。訓稽古爲同天。謂舜之殛鯀。在禹治水成功之後。謂金縢罪人斯得。爲成王收周公官屬。皆不可通。孔傳訓詁精確。義理敷暢。與毛公詩訓異曲同工。非後儒所能及。服訓左傳誠不亞杜氏。但地志世族譜長曆。恐未若釋例之精。當時黜服用杜。必有所以。今未可臆測也。

生南北朝之季。名於隋而著於唐者。有二儒焉。北曰衡水孔穎達。沖遠。南曰吳縣陸德明。

元朗。唐太宗平洛。授穎達文學館學士。遷國子博士。貞觀初。除國子司業。太宗以儒術多門。章句繁雜。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訓。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經正義。易用王弼。韓康伯。書用孔安國。傳詩用毛傳。鄭箋。禮記用鄭注。春秋用左傳。杜注。其序易云。江左義疏。十有餘家。皆辭尙虛玄。義多浮誕。既背其本。又違於注。今以輔嗣爲本。去其華。而取其實。欲使信而有徵。序書云。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趣。多或因循。帖釋注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爲詳雅。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爲險。無義而更生義。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要。又好改張前義。義更大略。辭又過華。雖爲文筆之善。乃非開獎之路。今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繁。而增其簡。序詩云。近代爲義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恩。劉醜。劉焯。劉炫等。焯炫並聰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于一時。逞絕轡於千里。然焯炫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今則削其所繁。而增其所簡。惟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愛憎。序禮記云。爲義疏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崔靈恩。沈重。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生等。其見於世者。惟皇

熊二家而已。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急而去愈遠矣。又欲釋經文，惟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遵鄭氏，乃時乖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本，狐死不首其丘，然以熊比皇，皇氏勝矣。今據皇氏爲本，其有不備，以熊氏補焉。序春秋左傳云：爲義疏者有沈文阿、蘇寬、劉炫，然沈氏於義例粗可於經傳，極疎，蘇氏則全不體本文，惟旁攻賈服，劉炫於數君之內，實爲翹楚。然聰慧辨博，固亦罕儔，而探蹟鉤深，未能致遠，又意在矜伐，性好非毀，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習杜義而攻杜氏，猶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非其理也。雖規杜過，義又淺近，所謂捕鳴蟬於前，不知黃雀在其後也。然比諸義疏，猶有可觀。今據以爲本，其有疏漏，以沈氏補焉。若兩義俱違，則特申短見，此其採掇諸家也。列名者，易有馬嘉運、趙乾叶及蘇德融等，書有王德韶、李子雲及朱長才、蘇德融、隨德素、王士雅等。詩有王德韶、齊威及趙乾叶、賈晉曜等。禮記有朱子奢、李善信、賈公彥、柳士宣、范義頽、張權及周宣達、趙君贊、王士雄等。春秋左傳有谷那律、楊士勛、朱長及馬嘉運、王德韶、蘇德融、隨德素等。言及者係十六年加入審定之人、而勅使趙弘智受其成。五經序均云對來使趙弘智、覆更詳審、此其同修及審定諸臣也。穎達既卒，博士馬嘉運等

駁其所定義疏之失。有詔更定未就。高宗永徽二年。詔中書門下國子三館考正之。於是于志寧張行成高季輔等。就加增損。四年頒行天下。自唐至宋。明經取士。皆遵此本。皮鹿門曰。漢帝稱制。臨決尙未定。爲全書博士分門授徒。亦非止一家數。以經學論。未有統一。若此之大且久者也。

議孔疏之失者。曰棄經用記。曰不用鄭氏易書。服氏左傳。曰曲徇注文。雜用讖緯。彼此互異。要之皆未足以難孔氏也。以禮言之。儀禮爲經。禮記爲傳。斯誠然矣。然記云。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義可陳也。其數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儀禮所陳者數。所謂籩豆之事也。記所明者義。先王之所據以制禮也。義爲本而數爲末。數可隨時更易。而義不可移。是義重於數。理有固然。且曲禮內則禮之根基。禮運樂記道之至論。大學中庸內聖外王之宗傳。孔氏取記以代經。未爲無識也。鄭與孔王之優劣。服與杜之得失。姑勿深論。但南北朝諸儒。皆疏孔書。王易及杜氏左傳。服鄭之微。自隋已然。孔氏名爲新義。實襲舊文。固不負去取之責也。注不駁經。疏不駁注。曲徇注文。奚足爲病。詩禮從鄭。則以讖緯爲是。書不從鄭。則又以爲非。是非在注與疏。無

與其餘互異。由此推。毛傳鄭箋。兩義不同。悉爲疏釋。一經如此。何況別經。凡此諸疑。皆未知疏家之例者也。至論五疏高下。朱子云。周禮最好。按周禮不在五經正義中。詩禮記次之。書易爲下。王應麟云。考之隋志。王弼易。孔安國書。至齊梁始列國學。故諸儒之說。不若詩禮之詳實。簡明書目云。考孔穎達正義。皆原原本本。引據詳明。惟周易簡略。蓋所疏者。王韓之注。而王韓皆掃舊聞。自標新解。故不能以漢儒古義。與之證明。非考訂之疏也。書正義名物典制。終爲考訂所取資。不似易疏之敷衍。則疏卽有不善。亦不能以咎孔氏矣。自五經正義而外。疏周禮儀禮者。爲太學博士。永年賈公彥。疏穀梁傳集解者。爲四門博士。楊士勛。公彥與修禮記正義。其爲周禮疏。據陳邵異同評。及沈重義。加以整理。儀禮則據黃慶李孟。孟孟二疏。與四門博士李玄植共爲之。取精用宏。名在穎達之次。士勛與修左傳正義。於孔賈爲同寮。公羊解詁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稱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彥。董氏廣川藏書志。亦稱世傳徐彥。不知時代。意其在貞元長慶之後。四庫提要云。考疏中郊之戰一條。猶及見孫炎爾雅注完本。知在宋以前。又葬桓王一條。全襲用楊士勛穀梁疏。知在貞觀以後。中多自設問答。文繁語複。與邱光庭兼明書相近。亦唐末之文禮。今從董道。